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強納森·海德特的道德基礎理論與心理學之研究

Research on Jonathan Haidt's Moral Foundations Theory
and Moral Psychology

葉佩宜

Pei-Yi Yeh

指導教授：陳顯武 博士

Advisor: Hsien-Wu Chen, Ph.D.

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Oct 2019



誌謝



人生總是一連串的意想不到。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繼續念研究所碩士班，更沒想過自己需要念這麼久才畢業。但終究論文還是完成了。很開心自己沒有半途而廢，交出論文、拿到畢業證書原本就是預定目標，而這一刻，我做到了。

我想感謝我自己，即便寫作的生活窮極無聊枯燥，我還是能每個週末乖乖帶著一杯拿鐵在圖書館認真待上一整天，每天下班不回家，硬是要叫個 uber eats 繼續待在辦公室咬牙研究。很多時候我會寫到懷疑自己、懷疑人生，別人都在遊玩、追劇、打小孩，為什麼我要苦命寫論文？每當負面情緒湧現，我就開始去跑操場，然後隔天繼續我的論文旅程。

論文的完成決非一己之力，這段旅程中來自週遭師友的關心與幫助，我都深表感謝。首先，我很感謝我的指導教授陳顯武老師，願意加簽我為指導學生，並且在我對題目、撰寫方式感到茫然的時候，老師總是適時地提供建議與方向。我最難忘跟老師每一次的紅酒餐敘 meeting 時光，老師的博學經常在酒酣笑談中展現，每每都令我耳目一新、增廣見聞。其次，我要感謝我的兩位口試委員老師，邱榮舉老師參與了我從國發所入學到畢業的重要階段過程，也是在邱老師的鼓勵之下，我才有論文寫作的決心；而陳思賢老師更是我撰寫論文的信心來源，兩次的口試，老師不吝給予讚美與肯定，讓我覺得自己的努力沒有白費，自己的價值好像有被看見。最後，我要感謝班上同學們的鼓勵與協助，特別感謝郭宏榮大哥，在我念研究所以及論文寫作的過程中，亦師亦友地提供學業與工作上的意見指導與鼓勵，我只能說有你在真好；我也感謝立法院的同事與長官們對我研究所學業的關心與支持，大家最常問的問題就是：「你什麼時候畢業？」現在，我終於可以告訴他們：我畢業了。

在國發所學習的這幾年，生命經歷了一些事情，有開心、有難過，然而，不變的是，我一直在人生旅程的每個階段努力前進著。我的生命還在持續，也期待未來。



摘要



道德是人類生活與行為規範的指引，扮演促進人類和諧生活的角色。然而，實際的生活卻發現，我們經常自詡為正義的化身去批判他人的道德，在當前的網路時代稱之為「正義魔人」，使得社會衝突更加劇烈。美國社會心理學家 Jonathan Haidt 長期研究道德心理學，探討人類道德判斷的情緒與直覺機制，並提出道德基礎理論具以測量道德，同時他也研究跨文化的道德衝突現象，提倡道德社群化解社會衝突對立。

本文以 Haidt 的道德基礎理論與道德心理學研究為主，重述其思想淵源、道德基礎理論的發展脈絡以及理論的實證研究，具以挖掘其理論特色與實用價值；其次，本文以道德基礎理論解讀台灣近期的政治社會議題，探討衝突的根源與可能的化解之道；最後綜整 Haidt 的道德研究的當代意義與反思檢討。

本研究發現，Haidt 的道德情緒與直覺的研究，將道德推向生物學、神經科學的研究領域，而其分析美國政治自由派與保守派的道德差異及選舉策略，更是當前方興未艾的政治神經科學的先驅研究。在台灣近期的政治社會議題應用上，本文分析包含 2018 年九合一大選綁公投導致民進黨的失敗、同性婚姻議題引起的社會爭議、以及韓粉現象與庶民政治的凝聚力量，發現道德基礎理論都能提供深入的另類觀點解讀。

本文認為，Haidt 的道德情緒與直覺的研究有助於啟發提供更多情境與感官體驗的道德教育改良，而他從道德基礎理論分析政治文化，更提醒我們應當關注未來新興的政治神經學領域的相關研究，本文最後反思了在未來科技的世界，人工智慧的道德心靈以及網路虛擬社群所帶來的道德衝擊的想像，提供後繼的研究者一些省思方向。

關鍵詞：道德基礎理論、道德直覺模型、道德心理學、政治心理學、道德情緒、道德教育

Abstract

Morality is a guide to human life and behavioral norms and plays a key role in promoting a harmonious life for mankind. However, the actual life has found that we often criticize the of others' morality from out point of view of justice and bring out social conflicts. American social psychologist Jonathan Haidt has long studied moral psychology. He explores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moral judgment and propose Moral Foundations Theory to measure morality. His researches on cross-cultural moral differences provide some insights of social conflicts.

Based on Haidt's Moral Foundations Theory and his moral psychology research, this thesis mainly consist of three part: first, introducing Haidt's profile and his ideological orig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Moral Foundations Theory and the empirical research. Secondl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pply Moral Foundations Theory to some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issues happened recently in Taiwan, exploring the reasons of conflicts and possible resolutions. Finally, reviewing the contemporary meanings of Haidt's moral research, expecting to inspire moral humble and construction of moral communities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article.

I find that the characteristic of Haidt's Moral Foundations Theory is the study of moral emotions and intuition, which pushes morality into the field of biology and neuroscience, and has successfully analyzes the moral differences and electoral strategies of American political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It is also a pioneering study of the current political neuroscience. In the application of recent political and social issues in Taiwa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failure of the DPP in the 2018 election, the social controversy caused by the same-sex marriage issue, and the cohesive force of the fan group of Han, Kuo-Yu, and find that Moral Foundations Theory can provide an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This article finally reflects on the the moral min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moral impact of the online virtual community, providing follow-up researchers with some thoughts.

Key words : moral foundations theory, social intuition model, social psychology, moral emotion, moral education





目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誌謝	ii
摘要	iv
Abstract	v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	1
壹、研究動機	1
貳、問題意識	4
參、研究目的	7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8
壹、道德心理機制：情緒、直覺、推理	8
貳、道德哲學與正義觀	11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14
壹、研究方法	14
貳、研究架構	15
第四節 章節安排說明	17
第二章 Haidt 的生平、思想與主要著作	19
第一節 生平簡介	19
壹、成長學習與思想特色	19
貳、研究經歷與主要事蹟	22
第二節 思想淵源	29
壹、Lawrence Kohlberg－對道德心理學主流觀點之質疑	29
貳、David Hume－理性是熱情的僕人	33

參、Émile Durkheim—社會團結與脫序	36
第三節 主要著作.....	40
壹、《象與騎象人》（The Happiness Hypothesis）.....	40
貳、《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 （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	42
參、《美國心靈的焦慮：何以好的意圖與壞的想法會造就一 個世代的失敗》（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How Good Intentions and Bad Ideas Are Setting Up a Generation for Failure）	44
第三章 Haidt 的道德之心與道德基礎理論構作	47
第一節 道德判斷的心理機制	47
壹、認知 vs. 情緒	47
貳、多元 vs. 單一	50
參、直覺 vs. 推理	53
第二節 道德基礎理論.....	55
壹、道德基礎是天生的	55
貳、道德母體是文化形塑	57
參、道德判斷是直覺先行	59
肆、道德直覺是多元的	62
第三節 理論的實證研究	67
第四節 理論的批判.....	70
第五節 小結	72
第四章 Haidt 的社群分析與正義觀.....	73
第一節 道德使自私的人類變得團結	73

壹、 人是自私的卻又相互合作	73
貳、 團體感與集體意識	76
參、 宗教信仰與道德社群	78
第二節 多元道德社群帶來對立與衝突	81
壹、 主觀偏見與團體正義感	81
貳、 團體正義感的多元衝突	83
參、 美國政治自由派與保守派對立	85
第三節 Haidt 的正義觀	92
第四節 小結	96
第五章 Haidt 道德基礎理論對台灣政治及社會議題的啟示、理論當代意義及反思	97
第一節 對台灣政治及社會議題的啟示	97
壹、 解讀 2018 年九合一選舉	97
貳、 國內同性婚姻議題爭議	99
參、 韓粉現象與庶民凝聚的力量	101
第二節 當代意義	103
壹、 對道德教育、人工智慧心靈的啟示	103
貳、 將政治心理學推向新興的政治神經科學	105
第三節 反思檢討	106
第六章 結論與後續研究	109
參考文獻	111
壹、 中文	111
貳、 英文	115

圖目錄

圖 1	研究架構圖.....	16
圖 2	Haidt 歷年發表學術文章數（1992~2017）	24
圖 3	Haidt 歷年學術文章被引用次數（1994~2019）	24
圖 4	道德判斷的社群直覺模式	59
圖 5	極端自由派與保守派的道德基礎傾向與相關性分析	86
圖 6	道德基礎與政治認同傾向的相關性分析	87
圖 7	道德基礎贊同程度與政治認同傾向的相關性分析	88
圖 8	違反道德禁忌的代價與政治認同傾向的相關性	89

表目錄

表 1	Haidt 學術文章最多人引用前十名	25
表 2	Haidt 於 TED TALKS 演講內容	26
表 3	修正後的六大大道德基礎	65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

壹、研究動機

道德，是人生哲學的內涵之一。哲學家常將道德視為「善」，是人生的目的，也是行為規範，更是社會秩序的維繫所在。人類活動大體沿著道德開展形形色色的人際關係與互動，然而，隨著網際網路的興起帶來了社群媒體與新的社群互動模式，人際關係透過科技解構又重構，分際無法捉摸，也帶來許多社會對立與衝突，因此本文的目的希望能透過深入探討 Jonathan Haidt 的道德基礎理論與心理學研究，探究道德與社群生活的關係。

人都有正義之心，然而，我們總是自詡為正義的化身去批判別人的道德缺失¹，Haidt 在其著作《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一書中，點出了關於正義問題的盲點。Haidt（1963~）是美國教授也是著名的社會文化心理學家，多年來致力於道德道德情緒與直覺的研究，他認為人們常常以正義的一方自居，去批評別人，他形容這種「論斷主義」來自於對正義的過度著迷，使人侷限在自己的道德觀，並藉此區分我群與他群，加深彼此的隔閡與對立²。

Haidt 從心理學以及人類學的觀點探討道德與社群生活的關係，他發現人類的道德有共通性也有跨文化差異，他綜合運用多學科領域的研究成果，逐步建構出一套「道德基礎理論（Moral Foundations Theory）」，他主張人的道德具有共同的先天性基礎，而此基礎透過後天的文化學習而成道德觀，依此指引人類的道德生活與人際互動。Haidt 突破傳統認為「道德源於理性認知發展」的觀念，從另一感官面向探討「道德情緒與直覺」，提出相應的理論並應用在政治分析與社會衝突，

¹ Haidt, J.（著），姚怡平（譯）（2015），《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13，臺北：大塊文化。

² Haidt, J.，《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13。

使其理論深具亮點，亦獲得廣泛關注。

他觀察道德對指引人類的生活行為有重要作用，也發現在不同文化的發展過程當中，有不同的道德價值與意義，而這些分歧常常是造成人類衝突的原因。因此他分析美國政治文化立場，自由派與保守派因為倚重不同的道德基礎，使得選舉訴求及政策立場各異，也影響選舉結果及預測；此外，Haidt 也觀察到，科技和居住型態的改變，使得每個人都能把自己隔離在想法類似的小圈圈裡³，而網路的出現，幫助每個人更容易地找到了支持自己觀點的證據資料，反而加劇了政治分歧的程度⁴。Haidt 的道德心理學與道德基礎理論有助於剖析當前的社會生活型態以及網路輿論現象。

筆者在閱讀 Haidt 的道德心理學與道德基礎理論之前，原想研究台灣轉型正義的主題，然而，在搜集閱讀資料的過程中發現，台灣的轉型正義問題歷經多年的解嚴與民主化的政治發展歷程之後，相關爭議與社會歧見仍未見縮小，專家學者持續多年的研究卻無法為正義找到最佳解，每當討論到二二八、去蔣化的議題時，反而更加深不同立場支持者之間的衝突。然而，Haidt 的道德基礎理論及其對美國政治文化差異的解讀，對照台灣政治意識形態的對立以及轉型正義的衝突，其理論似乎有適用之處。

Haidt 的描述印證了當前的台灣社會現象，例如「政治網紅」的興起，如柯文哲與韓國瑜現象，在網路上形成所謂「柯粉」／「柯黑」與「韓粉」／「韓黑」等壁壘分明的粉絲族群，「網路同溫層」的相互取暖作用有效凝聚了我群的向心力，也使得網路言論更朝向極端化，擴大對非我陣營的敵對感。正如同 Haidt 對正義之心的描述，道德既凝聚了人心，卻也使人眼盲而無法同理別人。

Haidt 的道德基礎理論理論涵蓋心理機制的探討以及道德的社會性目的研究，作為一分析工具，此理論在西方世界受到廣泛關注，理論的代表性著作《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一書，不僅登上 2012 年《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在《科學》、《華爾街日報》、《環球郵報》等報刊亦有眾多報

³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455。

導，國際上道德教育的權威學術期刊《道德教育》更為此理論另闢專刊進行專題討論⁵，理論雖然仍在發展修正階段，亦不減損其實用性與價值。相較於國內以及中文世界，探討此一理論的文章數量不多，本文認為有必要針對 Haidt 的道德基礎理論與道德心理學加以全面性探討，以期對理論深入了解，或許可從道德視角切入當前的台灣社會問題，以增進彼此的了解，降低社會衝突。

⁴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310-312。

⁵ 劉志（2018），〈道德發展理論的新突破：道德基礎理論解析〉，《外國教育研究》，第 45 卷，總第 335 期，頁 68-69。

貳、問題意識

Haidt 的道德研究從探討「道德是否有別於其他思考方式？」⁶此一問題而展開，故而深入道德心理學領域尋找答案。普遍認為，90 年代的道德心理學領域以 Jean Piaget 以及 Lawrence Kohlberg 為首的「認知發展理論」為主流，專注探討兒童如何了解公平與傷害的規則，強調個體的理性能力的逐漸成熟以致全面了解正義，然而，此一「理性論」的觀點並無法滿足 Haidt 對社會道德現象的觀察。Haidt 發現，理性論強調道德兩難問題的解決，這種把道德限縮在特定情境的研究方法，窄化了道德的內涵⁷；而理性及推理並非人類行為的單一決策因素，他發現在缺乏情緒的輔助之下，理性產出的行為往往事後證明是糟糕的決策⁸。

Haidt 認為哲學界從 Plato 乃至啟蒙思潮以來，對理性至高無上的終極目標與單一普遍法則的追求，例如道德哲學最典型的義務論與效益論的爭辯⁹，雖指出了道德心理的應然法則，但卻無法全然解釋社會現象，Haidt 認為更重要的應該是要找出道德之心的實際運作方式¹⁰，理論才能更切合實際需要。因此，相較於主流道德心理學理性論探討道德的優劣與終極價值，Haidt 更重視道德在社會文化與社群互動過程中的功能與作用。

Haidt 從功能主義的角度切入，為道德下了一個定義：

「道德體系是由價值觀、德行、規範、習俗、認同感、體制、技術，以及演化出來的心理機制環環相扣而成，用於抑制或控制自我利益，讓合作的社會能夠成真」。¹¹

⁶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24。

⁷ Haidt, J. (著)，李靜瑤 (譯) (2007)，《象與騎象人》，頁 263，臺北：網路與書出版。

⁸ Haidt, J., 《象與騎象人》，頁 32-33。

⁹ 以邊沁為首的效益論將道德等同追求整體社會福利最大化，而以 Kant 為首的義務論則認為人的先驗理性能指引道德的最終價值，兩者的共同點都是追求第一原則，在 Haidt 看來是精簡立論卻也抽離了道德的發展脈絡。轉引自 Haidt, J., 《象與騎象人》，頁 261-262。

¹⁰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189。

¹¹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398。

Haidt 的定義包含道德體系的組成以及道德之於社群生活的功能。本文認為，若要深入理解 Haidt 的理論構作，有必要從其對道德的定義著手。

首先是道德體系的組成，有別於其他道德心理學學者專注探討心理機制，Haidt 認為心理機制某種程度是由外在事實所建構，道德的心智判斷與社會事實有關，例如：價值觀、德行、習俗、認同等社群共享的意義網絡，那麼，究竟心理機制與社會事實兩者之間如何交互運作？他將心理機制概括劃分為理性與情緒、直覺與推理等二元模式的探討，那麼究竟這二元模式又是如何相互作用與影響人的道德判斷？另外，他關注外在社會事實與道德的關係，強調道德制度與社會文化共享意義網絡有關，道德若由文化與習俗建構，則不同的社會習俗產生不同的道德觀，是否代表道德的價值是相對而非絕對？是多元而非一元？如此，則道德是否還有普遍法則可以依循？然而，在某些面向上，人類的道德判斷似乎又有共通性，例如不管什麼樣文化的人都會贊同「傷害」或「公平」是道德議題，或某些情緒（例如：噁心、憤怒）都會激發我們的道德感，而這些共通性又是從何而來？

其次，Haidt 認為道德的社會目的在於透過抑制私慾的方式促進團體生活，他更發現道德卻也是團體衝突的根源。我們要問的是，人類既是自私的動物又如何進入團體生活？團體生活的好處為何？道德如何促進團體合作？又如何導致團體衝突？團體競逐的多元正義價值為何？團體之間的和諧如何可能？

Haidt 的道德情緒研究為道德心理學開闢另一條新綜合研究路徑，讓感官經驗與情緒重新獲得重視，運用生物學、腦神經科學、演化心理學、人類學以及社會文化心理學來建構其理論，使得理論在應用範圍上廣泛擴充，特別是他將理論應用在解讀美國政治文化自由派與保守派之間的對立衝突，這種全新的政治分析觀點獲得高度注目。他的理論優缺點、實用性以及評價如何？運用在台灣政治或社會議題上是否也可以帶來全新的觀點？理論在未來的發展性如何？亦是本文關注的重點。

整體而言，綜整本文的研究問題包含如下：

一、Haidt 的成長背景與學思涵養為何？



二、Haidt 的道德體系觀點

1. 個體道德心理機制如何運作？

- (1) 道德判斷是基於理性推理或是情緒直覺？
- (2) 道德是天生的或是透過文化學習？
- (3) 道德價值是一元或是多元？

2. 道德如何在群體生活發揮作用？

- (1) 人既是自私的？或是有合作的可能？
- (2) 道德如何使人團結？團結有何好處？
- (3) 道德又如何使群體分裂而相互競爭？

3. 正義觀點為何？社會共識如何可能？

三、道德基礎理論對於台灣社會與政治思想界的啟示、當代意義與檢討批判。



參、研究目的

Haidt 的道德研究及其提出的道德基礎理論以情緒與直覺為主，顛覆以往道德心理學主流派的認知發展理性論，在西方世界興起一股探討，其理論成功地應用在美國政治文化分析與社群生活與社會衝突亦頗受讚賞，然而與此理論相關的中文研究資料並不多，本文認為其理論價值與實用性頗值得一書，因此以 Haidt 的道德研究與道德基礎理論為主要內容，從 Haidt 的研究起點，探討包含作者本人的學思歷程、理論建構的過程及應用、其他學者的評價等，從中了解理論的優缺、特色與應用方法，並認識道德心理學與社群生活的互動關係，以增進個體道德實踐並發掘社群和諧生活的可行性。

本文將以道德基礎理論為主，延伸到理論前期有關道德判斷的社會直覺模式以及理論應用於社群生活的描繪以及相關批判及修正。首先闡述 Haidt 的生平與學術背景、思想淵源、道德基礎理論的建構過程與理論內涵，其次探討 Haidt 將道德基礎理論應用於政治與文化的相關研究，從中理解個體與群體、道德與正義的關係，特別是 Haidt 在分析美國政治文化時，深刻體認到正義的主觀評價是社會對立的根源，因此本文將深入比較政治哲學上所謂自由主義正義與社群主義正義的差異，然後再從 Haidt 對美國政治自由派與保守派的評價進行對比，以此凸顯 Haidt 的正義觀，最後再綜整其他學者對理論的多元應用、檢討與批判，回歸到評述理論的實用性與價值，並期能在研究最後提出本文的看法與見解，以呈現本文對此主題的最終理解及評價。基此，本研究企圖達成下列研究目的：

一、從 Haidt 的背景與學思經歷探索其理論思想淵源。

二、理解 Haidt 道德體系的組成與目的、正義觀的探討：

1. 道德體系組成：道德的個體心理機制運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
2. 道德體系目的：道德用以增進社群生活與團體合作。
3. 正義觀的探討

三、道德基礎理論在台灣社會議題分析語與思想界啟示並反思其理論價值。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壹、道德心理機制：情緒、直覺、推理

Haidt 在進入道德心理學研究領域之初，主要是想探究道德思考與一般思考的差異。在道德心理學領域，道德思考在 90 年代之前主要是承襲自 Plato 及啟蒙後的理性論，Piaget 和 Kohlberg 藉由研究兒童理解公平與正義的認知過程，提出「道德發展階段論」，成為整個道德心理學的典範理論。他們認為個體的道德發展規律，來自一系列的邏輯推理的過程，如同科學家一般透過嚴謹的推理、檢驗、衡量相關資訊後，最終做出最正確的道德判斷¹²。傳統認知心理學家普遍認為，道德判斷是屬於意識的心理活動，並非突然頓悟或直覺等立即反應的活動，即便有情緒的參與，也不佔主要地位¹³。

然而，隨著道德心理學的研究發展，這類主流觀點已備受挑戰。許多學者認為認知發展理論有其盲點與侷限性：過度重視理性推理的邏輯思考，忽略其他情緒因素，使得道德判斷缺乏規律性；而道德推理雖然產生道德知識，卻未能落實在道德行為上；道德兩難問題著重在公平與正義，忽略文化多樣性，未能充分描繪不同文化的道德觀¹⁴。因此有關道德心理的研究開始加入了情緒、認知、行為動機等其他因素。

90 年代以後有關道德情緒的研究日漸蓬勃，隨著情感革命、腦神經科學以及認知神經科學的興起，藉由新近的腦顯影技術的發展，提供了證據說明情緒對於道德判斷的重要性。認知神經科學的證據發現，情緒會佔用認知資源，影響決策過程，而大腦中的「腹內側前額葉皮質（vmPFC，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¹² 徐平、遲毓凱（2007），〈道德判斷的社會直覺模型評述〉，《心理科學》，2007 年第 2 期，頁 403。

¹³ 葉勝超、嚴建雯（2014），〈雙加工理論下道德判斷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寧波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第 36 卷第 3 期，頁 14。

¹⁴ 張夢圓、苑明亮、寇彧（2016），〈論西方道德心理研究的新綜合取向：道德基礎理論〉，《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53 期，頁 50。

區域與情緒體察有關，則是認知神經科學研究的一大重點¹⁵。早期 Antonio Damasio 研究腹內側前額葉皮質區域受損傷的病人，發現其推理能力並未受到影響，解決道德兩難問題的成績與常人無異，但在面對真實情景時的行為決策卻表現得很糟糕¹⁶；Moll 等人以功能性磁共振造影（fMRI,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偵測腦部活動的研究發現，受試者在觀察有關道德感的圖片或是回答不同的道德判斷問題時，均能明顯活化其腹內側前額葉皮質區域；Kliemann 和 Young 等人的研究顯示情緒因素會直接驅動道德判斷。¹⁷ 上述研究提供了證據說明情緒影響認知及道德判斷，情緒區受損會產生不道德行為。

另一方面，認知科學區分人類的大腦認知有兩種資訊處理系統：「系統一」與「系統二」，系統一的處理特徵是自動、非意識、快速、聯想式和語言或邏輯能力無關的，系統二則是可控制、意識、速度較慢的、遵循規則與語言或邏輯能力有關。許多學者認為大腦決策上包括「直覺」與「推理」兩種過程，Kahneman 和 Damasio 發現，人類的日常決策大部分是仰賴系統一的快速直覺反應，Robbert Zajonc 也強調認知過程中「直覺優先」的特性¹⁸。

Haidt 認為道德判斷也是一種認知過程，他將道德思考結合認知科學的發現，開始轉往系統一的「情緒」與「直覺」探討道德。他進一步區分情緒與直覺的作用之後，提出道德判斷的「社會直覺模式（social Intuitionist model）」認為道德判斷是直覺先行作用，情緒資訊參與其中，而推理則是道德判斷之後的合理化藉口，此一模式顛覆了道德心理學的主流觀點理性觀點，道德心理學開始邁向生理感官的研究領域。

同樣關於道德情緒的研究，另一位學者 Joshua Greene 則有不同看法，他提出雙重程序模型（the dual processing model），認為道德判斷的過程有兩種不同的獨

¹⁵ 謝熹瑤、羅躍嘉（2002），〈道德判斷中的情緒因素：從認知神經科學的角度進行探討〉，《心理學進展》，第 17 卷第 6 期，頁 1251-1252。

¹⁶ Haidt, J., 《象與騎象人》，頁 32-33。

¹⁷ 葉勝超、嚴建雯，《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4，頁 16。。

¹⁸ 洪子偉（2016），〈化解社會對立？海特的認知模型及其批判〉，《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 58 期，頁 134-135。

立程序，其一個是來自抽象道德原則的認知推理過程，其二是與社會適應相關聯的內隱的情緒動機過程，兩種程序同時對道德判斷起作用，有時方向一致，有時則是衝突¹⁹，Greene 後續更指出，道德情緒是道德判斷的「自動模式」，而道德推理則是「手動模式」²⁰，視情況決定兩種模式的出場方式。道德判斷的自動模式一方面也使得 Haidt 有關「道德直覺先行」的假設得到證實。

Haidt 道德判斷有關「理性與情緒」的辯證轉往認知過程中「推理與直覺」，直覺與推理的交互運作是如何進行？直覺從何而來？又如何影響道德判斷？Haidt 進一步提出了道德基礎理論深入探討這些問題。道德基礎理論集結了 Haidt 在道德心理學研究的重要成果並且在學術上有廣泛應用，本文後續將詳述理論的發展與建構過程。

¹⁹ 葉勝超、嚴建雯，《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4，頁 14-19。。

²⁰ 洪子偉，《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9，頁 144。



貳、道德哲學與正義觀

道德作為一種促進人類團體生活、社群合作的基本生活規範與共識。哲學上有關道德的討論與發展，在 Aristotle 時代，道德被視為一種共善 (common good)，亦即同一個政治社群都同意的善，表現在外即為美德，人類依循著自身的天賦與才能在各自領域發揮到極致成為 Art，即為有德行之人，也是受整體社會榮耀與尊敬的人，而一個社會由各式各樣的人組成，美德亦隨著多元開展。

然而，在啟蒙之後，強調個人平等、自由與理性，在掙脫傳統束縛而發揮到極致之後，追求終極的普遍價值與單一原則成為顯學，在道德的領域，即有 Immanuel Kant 的義務論與 Jeremy Bentham 的效益論作為道德的終極價值之爭。義務論主張人的善意志 (good will) 是判斷行為道德與否的標準，而效益論則主張若行為能達到全體人類的最大幸福則可稱為道德。兩種理論提供道德判斷的基準，並且用以解決道德兩難的問題，至此道德成為一種問題解決導向的工具。

道德心理學理性論的研究方法重視道德兩難問題的解決，將道德從傳統個人美德轉變成調解社群生活的工具，某種程度道德從品味變成生活價值的選擇。

在 Aristotle 時代，道德即是目的本身，根據人類天賦適才適所的發展，因應社會的多元需求，因此道德是多元而不相互衝突。然而啟蒙之後，社會契約追求共識與普遍原則，使得多元的道德因為相互競逐正義的終極價值而產生衝突。

Haidt 從傳統社會及部落的研究發現道德形式是多元的，然而這些多元道德放在現代文明社會來看，則是充滿衝突，因為當前社會追求普遍正義原則，而每個人因為不同的道德價值選擇形成不同的正義觀，形成我們的「正義之心」(The Righteous Mind)。

他認為正義 (Righteousness) 一詞，隱含了論斷主義 (judgmentalism) 的意思，也與自以為是 (self-righteous) 相關，self-righteous 通常指的是「對自己心中的正義深信不疑，尤其是跟別人的行為和信念背道而馳者，站在狹隘的立場講道德卻

不寬容己見」²¹。他曾在 Ted Talks 的演講提及：Can we be not “for or against” anything?, 其中“for or against”即是正義之心的作用，共享相同的價值觀與道德觀的人容易形成團體，一旦進入團體的心理，原本開放的思想就會阻塞，將我們和其他團體隔離，讓我們無視於真理²²。Haidt 認為著迷於正義是一種很自然的人類現況，是人類演化得來的特質，不是某種毛病或錯誤悄悄潛入了客觀理性的心智裡²³。

本文認為 Haidt 基於上述的觀點主要傳達兩個重點：其一，正義來自於對多元道德基礎的贊同與反對，是主觀而多元的；其二，過去以理性論的觀點去尋找正義的客觀終極價值所帶來的衝突是無謂且不必要的。對於正義，Haidt 關注的並非正義的內涵，而是啟蒙以來的理性觀點使得人們著迷於正義（對正義終極價值的追逐）的結果，帶來了人類群體合作及衝突。

正義是否真如 Haidt 所說不存在理性客觀的終極價值？啟蒙理性的觀點又是如何看待正義？當代政治哲學的正義觀點，主要以 1971 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John Rawls 發表的《正義論》為主體，展開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辯證。

啟蒙時代以來，西方最重視的政治價值為自由與平等，在 Rawls 以前的政治哲學家所思考的問題主要是自由，如 John Locke 以及 John Stuart Mill，他們解決了自由的問題，卻沒有解決平等的問題。Rawls 把正義視為當代政治哲學的主題，正義就是平等。Rawls 主張，當代社會價值分配不平等，有違正義的理想，因此透過「差別原則」解決不平等，尤其應關注社會中最弱勢者的平等問題。Rawls 屬於自由主義，同屬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家包含 Robert Nozick 主張「自由高於平等，權利高於一切」，反對以「差別原則」來干預或剝奪他人的權利。Ronald Dworkin 相較於 Rawls 更重視平等勝於自由，否定 Rawls 假設的契約論以及批評 Rawls 不

²¹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13。

²² Haidt's speech on TED TALKS (2008)，網址：
https://www.ted.com/talks/jonathan_haidt_on_the_moral_mind，檢索日期：2019/4/16。

²³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13。

關心個人努力對財富分配的影響。²⁴

另有一派社群主義哲學家挑戰 Rawls 的正義論，其中的代表人物以 Michael Sandel、Alasdair MacIntyre、以及 Michael Walzer 等。社群主義的批判圍繞著「自由高於平等」這個命題，Sandel 認為 Rawls 所論述的人是離群索居、處於真空狀態下的，去掉歷史環境脈絡，個人既不能建構環境也不能選擇環境，因此應該從共同社群的概念去理解正義。MacIntyre 則從歷史發展看待正義，認為正義的政治價值具有多元性。Walzer 認為應由「社會意義」（social meaning）與社群「共享的理解」去理解正義的內涵，相較於自由主義的普遍主義，Walzer 認為正義具有相對意義及當代社群的特殊性。²⁵

探討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正義觀點，有助於我們深入理解美國左右兩派政治認同的歧見根源。

整體而言，Haidt 的道德理論建構過程中，即隱含著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自我辯證邏輯。從個體心智模式到人類學的群體觀察、從理性一元論到感性多元論、從演化論天擇說（利己基因）到群擇說（利他利群），Haidt 關注個體的道德的內在養成，也關注集體中的個體在道德上如何變化以及對集體的影響。Haidt 將道德基礎理論作了兩派的區分，本文希望透過參照當代對正義的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辯證，回過頭檢視其與道德基礎理論內涵的異同。

²⁴ 姚大志（2008），〈何謂正義：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和其他〉，《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 48 卷第 1 期，頁 46-48。

²⁵ 姚大志，〈何謂正義：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和其他〉，頁 48-49。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壹、研究方法

Haidt 的理論綜合不同學科的研究證據，包含認知心理學、演化心理學、人類學、生物科學、腦神經科學、文化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等，屬於新綜合科學領域，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討 Haidt 的思想、學術研究及其所建立的道德理論及應用，因此將以 Haidt 的理論建構脈絡為主，採用文獻分析法，蒐集 Haidt 發表過有關道德心理學以及道德基礎理論的相關研究論文、書籍、網站資料，以第一手資料為主著手了解 Haidt 的人與著作，同時輔以蒐集其他學者對 Haidt 理論的研究評析與應用建議等文獻，歸納其理論特色與優缺。

本文特別關注 Haidt 的正義思想以及其社會問題尤其是社會衝突與對立的看法，Haidt 研究美國政治意識形態發現若透過道德基礎區分，自由派與保守派的正義價值有很大的差異，為了深入理解 Haidt 對政治意識形態正義觀的看法，本文後段將採用比較研究法，援引當代政治哲學中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正義觀點與 Haidt 的正義思想進行比較分析，期能掌握 Haidt 的道德基礎理論在規範性層次的參考價值，作為評析其理論價值的依據。



貳、研究架構

本文從 Haidt 對道德的定義出發，區分為兩個主要部分：道德組成以及道德目的。在道德組成的部分，Haidt 在探討道德心理學與建構道德基礎理論時，不斷地在「心理機制 V.S.社會文化」進行交互辯證。他從質疑認知心理學開始探討道德判斷的內在情緒與直覺，同時檢視跨文化的外在道德現象發現道德有其多元化內涵，道德受到文化薰陶的成分頗重，而內在情緒與外在文化交會於「直覺」，亦成為 Haidt 後續建立的「道德基礎理論」的核心內涵。其次，在道德目的方面，Haidt 認為道德源於演化，是為了促進人類社群生活的和諧，因此從群擇的角度而言，道德能抑制私慾並發展出團體感，促進人類團結合作。然而，Haidt 深入團體感的研究之後發現，團體感一方面可以形成道德資本有助於道德社群的建立，例如宗教信仰凝聚人心；另一方面，Haidt 認為團體感將社會區分成不同團體，團體之間由於道德母體不同，經常是社會對立與衝突的開端，例如美國政治意識形態分為自由派與保守派兩大團體，不論在政策立場與議題看法都呈現顯著的道德差異。Haidt 藉由道德基礎理論進一步分析自由派與保守派的道德母體差異，同時，本文亦認為有關正義價值的探討，應當從政治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獲得一些思考與啟發，並且與 Haidt 的思想相互對照，能有效進一步理解 Haidt 所描述的正義觀。因此，本文將以道德組成與道德目的作為兩大構面，探討道德如何運作於我們的心智與人際生活，而後藉由探討正義的價值彙整 Haidt 的多元道德觀點的規範性意義。

本研究將從第三章正式進入理論架構重點，首先討論道德判斷的心理機制，Haidt 探討道德如何從認知發展理論進一步推展到道德多元情緒，而隨著認知科學以及腦神經科學的發展，Haidt 重新塑造並突出「直覺」的角色，並且確認道德直覺作為我們日常道德判斷的關鍵性用。而直覺從何而來？Haidt 採用演化心理學與人類學的觀點，進一步彙整出道德基礎理論，作為道德直覺的必要元素，本章的亦將著重在介紹道德基礎理論的四大主張以及各項道德基礎的內涵及來由，以及道德基礎理論的相關實證領域研究。

第四章將著重在 Haidt 如何將道德基礎理論運用到社群分析中，首先他肯定道德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抑制私利並促進人類團結的需求，因此 Haidt 研究團體感的由

來，Haidt 從社群與宗教儀式的觀察發現團體感的心理機制，團體感如何影響道德判斷；其次，Haidt 發現團體感亦帶來群體間的分裂與對立，他探討美國政治意識型態分為自由派與保守派兩大社群，並以道德基礎理論分析兩大社群有顯著的道德差異，此亦為社會衝突對立的開端，因此本章將以此兩大重點為主，探討團體感帶來的道德凝聚與分裂。

第五章試圖應用 Haidt 的道德理論分析台灣近期的政治與社會議題，包含解讀 2018 年九合一選舉結果、同性婚姻題爭議、以及韓粉現象與庶民凝聚的力量，並且對 Haidt 的道德研究評論其當代意義與反思檢討。

整體來說，本研究從 Haidt 對道德的定義出發，系統化呈現其有關道德心理機制以及道德社群生活的探討研究，從中理解道德基礎理論與正義觀對人類日常生活的影響，並希望藉由道德基礎理論修正我們狹隘的正義觀與正義之心，尋求社會衝突的解決之道。

因此，前開研究架構亦可歸納如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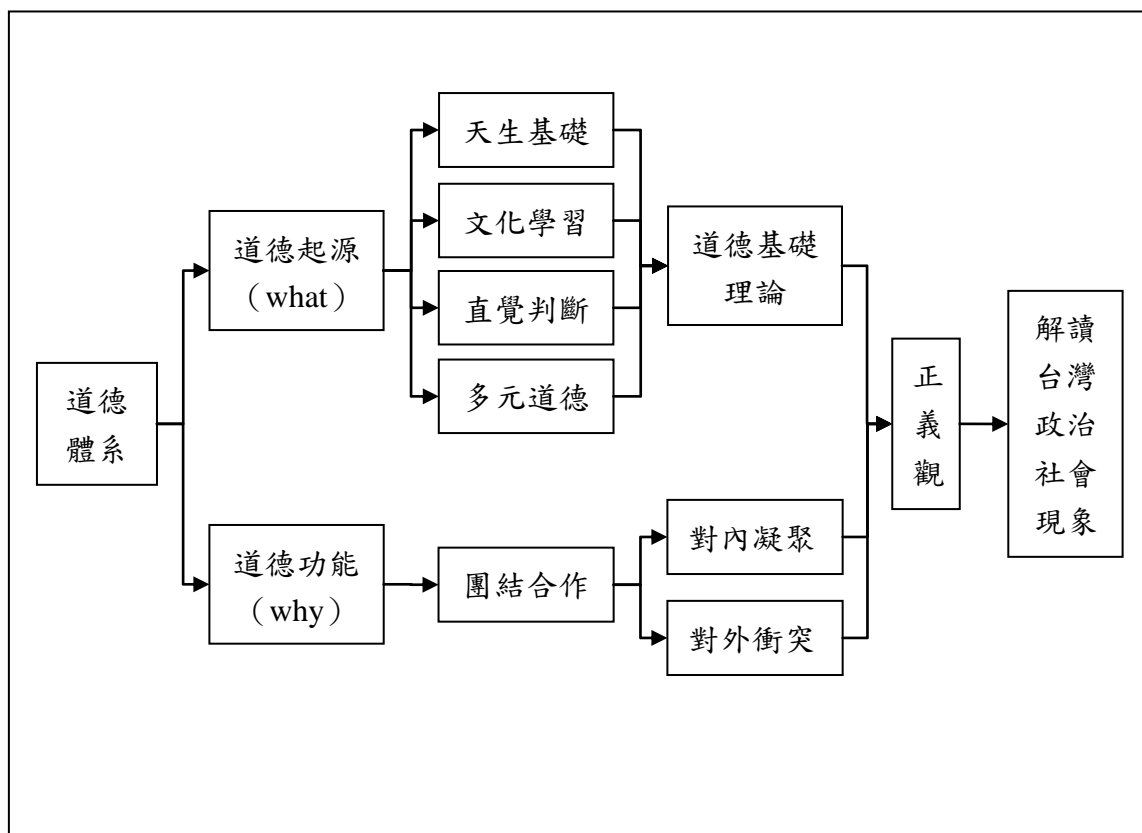


圖 1 研究架構圖

第四節 章節安排說明



本論文共有七章，章節安排及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章「緒論」：本章提出問題意識、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並針對道德心理學與哲學進行文獻回顧與探討，說明研究方法、研究架構與章節大綱。

第二章「Haidt 的學思經歷」：本章擬先簡介 Haidt 的生平，包含學術背景及研究工作，而後就其提出的道德心理學理論所承襲的思想淵源及學者理論進行介紹，主要以 Lawrance Kohlberg、David Hume、Émile Durkheim 等三人為主，以了解 Haidt 理論背後的學思依據及對其建構理論的影響。

第三章「Haidt 的道德之心與道德基礎理論構作」：本章開始進入 Haidt 的道德理論建構脈絡，首先陳述道德心理學的發展脈絡一路從認知→多元→直覺的研究推進過程，Haidt 確認道德直覺為道德判斷的關鍵因素，而後說明道德基礎理論的四大主張，分別是：道德基礎是天生的、道德母體是文化形塑、道德判斷是直覺先行、道德直覺是多元的，並且逐一說明道德直覺六大內涵。

第四章「Haidt 的社群分析與理論應用」：本章將說明道德如何促進社群團結，又如何形成團體衝突，以及個體與群體的心理機制變化，並各以宗教及政治文化的現象進行分析。

第五章「Haidt 道德基礎理論對台灣政治及社會議題的啟示、理論當代意義及反思」：道德基礎理論分析美國政治文化獲得廣大注目，是否對於台灣政治與社會議題的解讀仍具實用性，本章將以此理論從道德的觀點分析台灣近期議題如 2018 年九合一選舉結果、同性婚姻、以及含粉現象與庶民凝聚力等議題，並綜整道德基礎理論的當代意義與反思檢討面向。

第六章「結論與後續研究」：綜整本論文之結論，說明研究主要發現與未來展望。



第二章 Haidt 的生平、思想與主要著作



第一節 生平簡介

壹、成長學習與思想特色

Haidt 是一位猶太人，成長於美國紐約郊區，大學時期因為對生命意義的探索與好奇，進入耶魯大學哲學系就讀，期間亦修習心理學相關課程，也因此於 1987 申請至賓州大學的心理學研究所繼續攻讀碩博士學位，並於 1992 年獲得賓州大學社會心理學博士學位後，並於芝加哥大學跟隨著人類學及文化心理學者 Richard Shweder 展開為期兩年的博士後研究，而後於美國維吉尼亞大學任教長達十六年，並多次獲頒傑出教學獎項，於心理學的教學領域頗受肯定。Haidt 於 2011 年 7 月轉往紐約大學的史登商學院擔任倫理領導學教授迄今。

Haidt 在研究所期間師承指導教授 J. Baron 以及 A. Fiske 教授，J. Baron 擅長研究人類的思考與決策方式，開啟 Haidt 對「道德思考模式」的研究興趣，而 Haidt 在其博士後研究時期跟隨文化心理學者 Shweder 進行研究，使得他專注於道德心理學及跨文化的相關研究，初期他著重探討道德情緒、人類的情緒本能與心智作用，而後轉往社會文化心理學，關注社會現實問題與跨文化的道德差異與衝突、政治意識形態與宗教方面的社會對立議題，近期他也關心美國青少年及道德教育的問題。

Haidt 的種族、家庭以及人生經驗亦為他的理論研究注入了養份。Haidt 從小在自由派的猶太人家庭長大，一方面 Haidt 在耶魯大學的學習過程受到自由校風的影響，使得年輕時期的 Haidt 自承是自由主義與無神論者²⁶，擁護民主黨或左派所稱的進步價值，然而，猶太族群緊密的家庭關係、極高的族群向心力以及重視教育等特色，加上 Haidt 於印度的跨文化研究經驗，使得 Haidt 在往後的研究上逐漸開始關注人類作為一個群體的存在，社群之間彼此的聯繫合作如何建構道德意義，以及道德意義之於社群發展的作用。這也使得他在政治意識形態的研究，逐

漸傾向為保守派說話。

Haidt 自敘他的智識生命敘事有兩個轉捩點，其一為在印度的研究使他成為多元主義者，他曾經自述身為一個自由派無神論者，在印度的研究期間感受到人際關係的挫敗，因為在他非黑即白的世界，在印度的初期是極為不協調的，然而，他試圖拋開自己的想法，發揮同理心站在印度的角度去理解印度社會，發現了逐漸可以接受跟習慣印度的道德觀。並且看見印度社會是一個以家庭（而非個體）為社會基本單位的道德世界，每個成員彼此高度依存，尊重長者、神明、客人，保護地位低下者，履行自己的腳色責任，這才是更為重要的價值。²⁷ Haidt 待在印度期間首度體會社會倫理觀、神聖倫理觀的真義，第一次從自主倫理觀走出來，使他理解道德觀其實是可以重新培養與學習、改變的。他跳脫傳統道德心理學主流理性論的思考，開啟從道德情緒與直覺發展道德理論的契機，並帶來心理學的研究典範開始轉向。

其二為 2005 年閱讀了由 Jerry Z. Muller 負責編輯的《保守主義》（Conservatism）一書，讓他對保守主義有更深刻的理解，保守並非主張反啟蒙、回到中古世紀以宗教為主的社群生活，而是在啟蒙的基礎下，提醒人們先驗理性的不可靠與人性的脆弱，應正視社會體制的外在結構約束的重要性，並尊重直覺及歷史經驗下建立道德社群的秩序生活。²⁸因此，這些保守派的觀點更關注心智之外的協調機制是否完善，例如法律、體制、習俗、傳統、國家等。²⁹如有沒有這些約束，人就容易表現出自私的行為。Haidt 從自身對保守派的誤解經驗，發現人都具有主觀偏見，使得不同群體間相互競爭對立，他認為人們應該多了解道德之心的運作，並跳脫自以為是的正義感，並試圖去理解不同立場的優點，他認為道德多元價值如同陰陽的哲理，是相互共生、不可偏廢，而道德基礎理論可以幫助人們培養道德謙遜，以同理心讓社會多點和諧。

此外，Haidt 在 1996 年曾因為研究工作及教職的複合壓力，面臨一段身心低

²⁶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170-171。

²⁷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163。

²⁸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424-426。

潮並服用抗憂鬱症藥物³⁰，並且確實體會到藥物能有效修復大腦神經元或激素作用以治療心理疾病，人類面臨心智失調的時候，是否能有效因應並重新恢復平衡？這個問題使得他有一段時間致力研究正向心理學領域，試圖尋找人生快樂的解方。藥物的使用經驗，以及他對腦神經科學以及生物構造的認識，也成為日後發展道德基礎理論的重要養分。

在思想基礎上，他深受 David Hume、Émile Durkheim 以及 Charles R. Darwin 演化論的影響。他認同 Hume 所說人類的行為是受情感所驅動，道德也是，他強調主觀經驗、情感以及人際互動的重要性，他認為道德的探討應植基於文化脈絡中，除了人不該被以單獨的個體視之，而是人作為社會網絡中的一環，人際互動、社群相處、彼此的連動及共享意義才是重點。因此，在研究的科學方法上，他重拾 Darwin 的演化論，強調基因決定了很多事，但並非流於宿命，他亦認同後天環境的影響與社會意義的建構，是人類呈現道德多元樣貌的重要因素，因此他發展道德基礎理論作為中介，一方面從演化的角度說明人類道德的共通性從何而來，一方面從社會文化的角度探討人類道德的多樣性與文化差異。

²⁹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428。

³⁰ Haidt, J., 《象與騎象人》，頁 73。



貳、研究經歷與主要事蹟

Haidt 的研究初期主要探討道德心理學以及跨文化研究，他質疑道德心理學傳統理性論的狹隘觀點，而受到人類學及民族誌的啟發，他發現道德與多元文化相呼應，並且更多情緒的證據，因此他採理性相對面——「情緒與直覺」研究道德的心理機制。

1999 年開始他活躍參與正向心理學相關的活動，2001 年獲得「譚普頓正向心理學獎」（Templeton Prize in Positive Psychology），投入更多心力研究正向情緒與道德的關係，並於 2006 出版《象與騎象人》集結這個時期的研究成果，探討傳統古老哲學（如斯多葛學派以及佛教教義）的快樂人生智慧與現代心理學的關係，他將心智運作以「大象、騎象人」譬喻，並提出道德判斷的社會直覺模式，影響此後的社會心理學家對於心智採取類似觀點。。

2004 年開始將道德心理學應用在政治文化的研究，並用道德基礎理論分析政治意識形態的差異，於 2012 年出版《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彙整有關道德基礎理論以及政治跨文化研究的成果，並分析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彼此之間的道德正義觀為何如此大不相同。Haidt 與其學生包含 J. Graham 及 Nosek 共同開發有關道德基礎問卷（Moral Foundations Questionnaire），並成立 ProjectImplicit.org 網站進行研究問卷的收集，而後更成立專屬網站進行大型研究及問卷收集 www.YourMorals.org，道德基礎論的研究持續擴大範圍及修正中。

2011 年 Haidt 轉往紐約大學的商學院任教，開始將道德心理學的應用在商業倫理領域。2013 年他與人共同創立非營利組織 Ethical Systems，致力於為企業提供更廣泛的商業倫理研究。2015 年創立另外一個非營利組織 Heterodox Academy，作為發展觀點樣性、相互理解以及建設性批判的學術研究場域。

Haidt 關注青少年的教育問題，2018 年他與 Richard Reeves 共同編輯出版 John Stuart Mill 的言論自由插畫版 *All Minus One: John Stuart Mill's Ideas on Free Speech Illustrated*，並且出版他與 Greg Lukianoff 的共同著作《美國心靈的焦慮》

一書，表達他對青少年的教育問題以及對當前年輕世代的憤怒及焦慮的憂心。Haidt 近期更著手撰寫一本有關資本主義與道德的書，預計於 2021 年出版。

Haidt 豐富的學術研究經常刊登於紐約時報以及華爾街日報，他被 Foreign Policy（外交政策）雜誌以及 Prospect 雜誌評為「全球頂級思想家」之一³¹。從 Web of Science 引用文獻索引資料庫系統共搜尋到 81 篇 Haidt 於頂尖學術期刊發表的作品，被引用次數至今累計 15,787 次（不含自我引用），平均每年發表 3.24 篇文章，多在綜合心理學、社會心理學以及心理實驗等領域。

³¹ Haidt's profile on Ted.com，網址：https://www.ted.com/speakers/jonathan_haidt。檢索日期：2019/07/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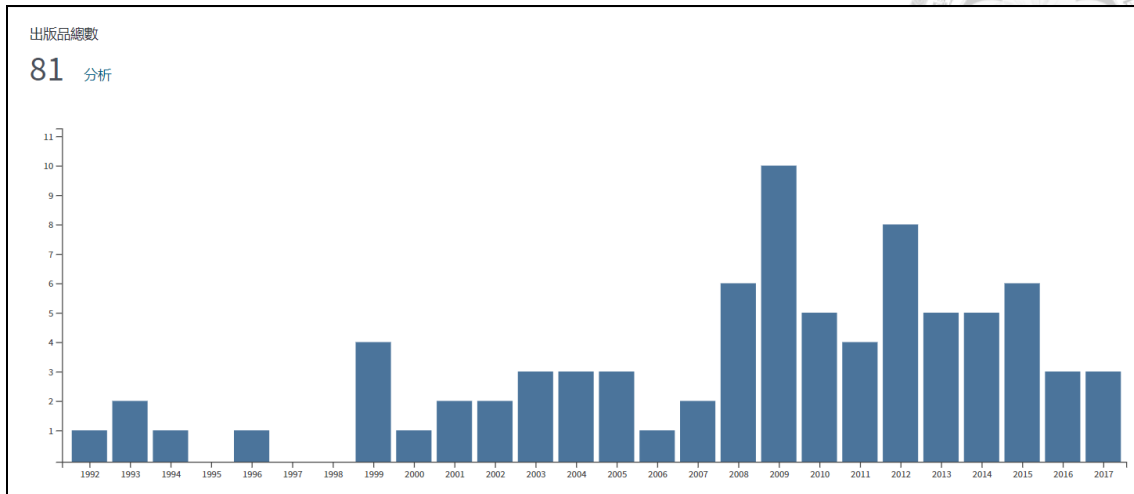


圖 2 Haidt 歷年發表學術文章數（1992~2017）

資料來源：Web of Science 引用文獻索引資料庫系統搜尋 Haidt 相關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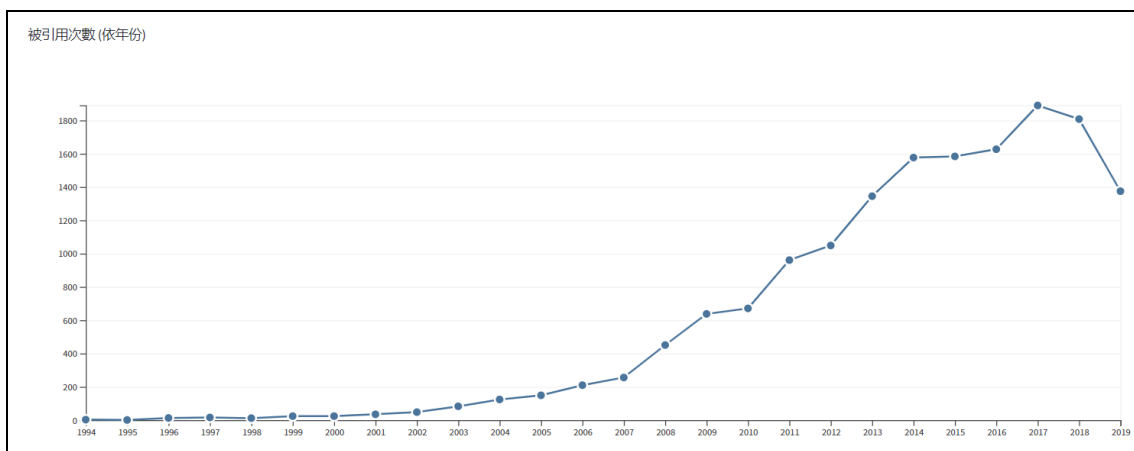


圖 3 Haidt 歷年學術文章被引用次數（1994~2019）

資料來源：Web of Science 引用文獻索引資料庫系統搜尋 Haidt 相關文章。

表 1 Haidt 學術文章最多人引用前十名

標題	引用總次數	每年平均次數
The emotional dog and its rational tail: A social intuitionist approach to moral judgment	3014	158.63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Rely on Different Sets of Moral Foundations	1091	99.18
The new synthesis in moral psychology	914	70.31
How (and where) does moral judgment work?	855	47.5
Individual-differences in sensitivity to disgust - a scale sampling 7 domains of disgust elicitors	828	31.85
Social functions of emotions at four levels of analysis	680	32.38
The CAD triad hypothesis: A mapping between three moral emotions (contempt, anger, disgust) and three moral codes (community, autonomy, divinity)	679	32.33
Affect, culture, and morality, or is it wrong to eat your dog	625	23.15
Mapping the Moral Domain	599	66.56
Disgust as embodied moral judgment	550	45.83

資料來源：Web of Science 引用文獻索引資料庫系統搜尋 Haidt 相關文章。

另外根據 google scholar 學術文章引用統計，Haidt 是道德心理學領域中被引用最多的研究者，在政治心理學、正向心理學以及商業倫理領域文章被引用次數亦是名列前茅³²。他致力於對外傳播他的研究成果，並陸續於 TED TALKS 名人演講頻道發表了四次演說³³。在 2019 年榮獲英國《Prospect》雜誌選為當代 50 大傑出思想家之一³⁴。

表 2 Haidt 於 TED TALKS 演講內容

日期	主題
2008.09	政治自由派與保守派的道德基礎 The moral roots of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2012.03	宗教、演化和自我超越的狂喜 Religion, evolution, and the ecstasy of self-transcendence
2013.01	常見的威脅如何形成共同的（政治）基礎 How common threats can make common (political) ground
2016.11	分裂的美國可以治癒嗎？ Can a divided America heal?

資料來源：https://www.ted.com/speakers/jonathan_haidt。

Haidt 有關道德基礎理論的重點研究成果及相關論文如下³⁵：

1993：Affect, Culture, and Morality, or Is IT Wrong to Eat Your Dog?—為 Haidt 的博士論文，彙整他在美國與巴西進行的跨文化研究，除了進一步證實 Shweder 的看法，道德內容包含更多與傷害無關的議題之外，他更發現道德深受情緒以及文化的影響，而當前的道德心理學主流理論並無法完整涵蓋解釋這些研究發現，

³² Haidt's profile on Google Scholar，網址：

<https://scholar.google.com/citations?hl=zh-TW&user=VafYYacAAAAJ>。檢索日期：2019/07/09。

³³ Haidt's profile on Ted.com，網址：https://www.ted.com/speakers/jonathan_haidt，檢索日期：2019/07/09。

³⁴ 摘自英國《Prospect》雜誌，網址：

<https://www.prospectmagazine.co.uk/magazine/prospect-worlds-top-50-thinkers-2019>，檢索日期：2019/09/15。

³⁵ 摘自「道德基礎理論官方網站」：<https://moralfoundations.org/publications>，檢索日期：2019/07/08。

也使得 Haidt 轉往演化論以及人類學繼續探究更多道德知識。

1994~1999: Haidt 持續研究情緒與道德的關係，發表 The CAD Triad Hypothesis: A Mapping Between Three Moral Emotions (Contempt, Anger, Disgust) and Three Moral Codes (Community, Autonomy, Divinity) — 主要是系統化地挖掘有關情緒影響道德特定領域之間的對應關係，並提出 CAD 三元假說：認為輕蔑、憤怒以及厭惡等三種情緒與個人領域、社群領域、神聖領域的道德觀相呼應。

2001: The Emotional Dog and Its Rational Tail: A Social Intuitionist Approach to Moral Judgment — 以狗與狗尾巴譬喻人類的感性與理性，彙整心理學實驗提出道德判斷的「社會直覺模式」，說明道德判斷源於直覺先行，推理則是其次並且受社會文化影響、具有社交目的，此模式為「道德情緒」奠定重要基礎，亦是後來的「道德基礎理論」的前身。

2004: Intuitive Ethics: How Innately Prepared Intuitions Generate Culturally Variable Virtues — 探討道德直覺的天生特性與演化由來，並從各式美德清單篩選出最具代表性的道德基礎，並說明道德基礎與美德的聯繫關係。初步發展出道德基礎理論的四個道德基礎：遭遇痛苦(suffering)、層級(hierarchy)、互惠(reciprocity)、純潔(purity)，同時也發現內群(ingroup)亦有潛力成為第五項道德基礎。

2007: When morality opposes justice: Conservatives have moral intuitions that liberals may not recognize — 進一步修正道德基礎共五項分別為：傷害／關愛(harm/care)、公平／互惠(fairness/reciprocity)、內群／忠誠(ingroup/loyalty)、權威／尊重(authority/respect)、純潔／神聖(purity/sanctity)，此外，本文更假設政治自由派與保守派對於正義的看法，分別受到這五項道德基礎的不同影響。道德基礎理論的內涵大致成形。

2007: The moral mind: How 5 sets of innate moral intuitions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many culture-specific virtues, and perhaps even modules — 詳細說明道德基礎理論的天生直覺如何與文化互動從而形塑人類的道德觀，有別於傳統強調理性的道德認知發展過程，道德基礎理論更能貼切解釋當前的道德文化差異現象。

2009：Planet of the Durkheimians, Where Community, Authority, and Sacredness are Foundations of Morality—以 Durkheim 的社會事實相關論點闡述何以內群、權威、純潔這三項可以成為道德基礎理論的內容。

2009：Above and below left-right: Ideological narratives and moral foundations—整合應用 Dan McAdams 的人格三層次理論以及道德基礎理論，以解釋意識形態如何透過自我敘事建構而成，如何定義自己是自由派或保守派傾向，並從而證實道德基礎可作為人格特質與政治意識形態的中介變數，藉由人格特質推測個人政治意識形態屬於自由派或保守派。

2009：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rely on different sets of moral foundations—為道德基礎理論的大規模實證研究，證實早先的假設：自由派與保守派各自倚重不同的道德基礎，自由派倚重：傷害、公平兩項基礎，而保守派則是倚重五項基礎，並反映兩者在政策立場與選舉文宣上的差異。

2010：Beyond beliefs: Religions bind individuals into moral communities—探討宗教信仰如何將我們整合進入道德社群，成為團體的一份子。

2012：The Moral Stereotypes of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Exaggeration of Differences across the Political Spectrum—探討政治意識形態的道德刻板印象，以及自由派與保守派對彼此的誤解如何導致彼此對立隔閡。

2012：Moral Foundations Theory: The Pragmatic Validity of Moral Pluralism—對於道德基礎理論的相關研究成果進行系統性彙整，包含理論介紹、假設、實證應用、以及批評等。

2013：Moral psycholo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從道德基礎理論的突破性觀點展望未來道德心理學研究方向與發展。

第二節 思想淵源



Haidt 有關道德心理學與道德研究的思想脈絡，主要受到多位學者理論的影響。首先，在心理學領域有關道德起源的探討主要源於對 Kohlberg 道德認知發展理論的質疑。Haidt 基於對人類學以及社會現象的研究，認為該理論在道德的解釋上很有限，因此，企圖以心理學實驗證明該理論的缺口。其次，Haidt 從理性的對立面出發，試圖從感性的視角探討道德，而其有關情緒主宰道德判斷的看法，則幾乎是沿用 Hume 的名言：理性是感性的奴隸，進而加以實驗證明之，Haidt 更將道德基礎譬喻成五種味覺，亦是受到 Hume 的影響。第三，Haidt 的道德研究試圖拓展道德的範疇，他認為當前道德心理學僅呈現狹隘的西方世界個人主義型式的道德，而有另一種存在於傳統社會、社群主義形式的道德，則是長期被主流研究忽略，Haidt 致力於凸顯這部分的道德內容，而其思想內涵則是大量受到 Durkheim 的社會學理論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Durkheim 以及 Hume 對於社會實存論的看法是幾乎是相反的，前者強調社會客觀存在，後者認為社會是個人心智的產物，卻都能整合於 Haidt 的道德基礎理論中，更說明了 Haidt 的道德基礎理論的整合特色。

壹、Lawrence Kohlberg 一對道德心理學主流觀點之質疑

20 世紀 90 年代以前，心理學中的道德研究主要集中在認知心理學領域。Kohlberg 是美國哈佛大學教育及心理學的教授，在 1969 年承襲並擴張心理學家 Piaget 的認知心理學理論，創立了道德心理學領域影響最深遠的道德發展階段論，並將道德心理學統一為研究兒童對正義的理解及發展過程。³⁶

Kohlberg 的初期研究，挑選美國 50 位 10 至 28 歲的成年男性作為實驗對象，每三年一次對他們進行訪問，連續進行 18 年，³⁷他以「道德難題」的方式設計訪

³⁶ Graham, J., Haidt, J., Koleva, S., Motyl, M., Iyer, R., Wojcik, S. P., & Ditto, P. H. (2013). Moral foundations theory: The pragmatic validity of moral pluralism. In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47, pp. 55-130). Academic Press., 61.

³⁷ Duska, R., Whelan, M. (著)，胡安德 (譯) (1979)，《道德觀念的發展過程》，頁 2，臺北：光啟出版社。

談問題情境，例如：海恩茲的兩難情境³⁸，並觀察受訪者在回答問題的過程，對於贊同或反對各是抱持什麼樣的理由，經過蒐集訪談資料以及分析研究，發現道德發展階段是一套角色認取（role-taking）的過程，並且分為六大發展階段，此六階段理論也呼應了 Piaget 有關兒童認知發展階段，並且形成一套正義的架構。³⁹

Kohlberg 的理論包含三個道德思維時期，每一時期又包含兩個階段，共有六個階段，在同一個階段的人們應有相同的道德思考模式：

（一） 成規前期：道德循規前期

1. 第一階段：懲罰與服從導向。
2. 第二階段：工具性目的和交換導向。

（二） 成規期：道德循規期

3. 相互的人際期望、關係和順從導向
4. 法律與秩序導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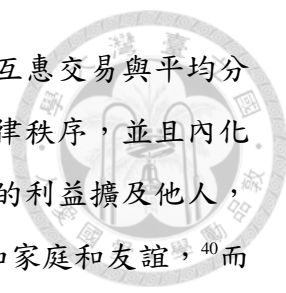
（三） 成規後期：道德自律期

5. 基本權利與社會契約或功利導向
6. 普遍道德原則導向

所謂「成規」是指遵守社會訂定的規則、權威或是符合期望。成規前期指的是兒童尚未理解成規是什麼，在第一序階，兒童遵守規範只是因為理解不好的行為會招致不好的結果，例如懲罰，因此應在行為上遵守規範，在第二序階，兒童

³⁸ 海恩茲的太太得了癌症，醫師宣稱小鎮某藥劑師最近發明的一種鐳元素的藥劑可以治療此疾病，但該藥劑師以高於成本價的十倍販售此藥，海恩茲因藥價昂貴而無法負擔，考量太太的病情亟需用藥，決定去偷藥來治療太太的疾病。提問：海恩茲的該不該去偷藥？海恩茲如果被逮捕的話，法官該不該罰他？Kohlberg 以受訪者的回答來判斷其所處的道德發展階段。

³⁹ Kohlberg, L. (著)，單文經（譯）（1986），《道德發展的哲學》，頁 174，臺北：國立編譯



逐漸發現人與人之間的公平交換對雙方有利，開始理解平等、互惠交易與平均分配作為正義的概念；成規期，兒童逐漸理解社會成規，例如法律秩序，並且內化為自身應當遵守的行為準則，在第三序階，兒童將平等互惠的利益擴及他人，發揮同理心，將正義落實到與切身相關的具體的人際關係，例如家庭和友誼，⁴⁰而第四序階，同理心擴及到更廣泛的社會系統，明白個人與社會的關聯是建立在共享的基礎，正義是為維護社會秩序而建立的原則，而非為個人的道德抉擇而立；⁴¹而到了成規後期，人們進一步理解法律及社會規範制定的背後因素及其所傳遞的普世價值，並且對於遵守法律這件事有了自覺性，對理想的社會藍圖及其相應的法律規範有所想像，在第五序階的核心發展即在致力為「創制法律或規則」尋找合理的途徑，以適應變遷或新秩序，與第四序階的差別在於，第四序階以社會觀點為主，強調維持既有規範，第五序階開始以個人理性觀點思考正義，創造或改變規範成為可能，此階段以社會契約為基礎，由自由意志的社會成員所共同制定並遵守的，強調程序正義，並可能合理的犧牲自我利益以維持整體利益，此階段與 Rawls 正義論的內容類似，強調機會均等的概念。然而，法律所規範以外的道德準則，則是在第六序階發展出來，此階段強調道德獨立於社會之外，應有一套系統化的道德取向，用以界定道德義務，其普世價值即是尊重人權、自由與平等、公民權利等。⁴²由此六階段發展出一套完整的道德認知以及正義的架構。

Kohlberg 於 1981 年及 1984 年先後出版兩本論文集，分別從哲學以及心理學的角度建構其理論。他引用 Socrates 以及 Plato 的觀點指出：美德非「多」而是「一」，而其名稱為正義（justice）。正義就是善，是一項道德原則，並且是具有文化普遍性的行動指導原則，道德的序階發展普遍存在於各文化中，唯一可能的差異，來自個人的發展階段不同而對至善有不同的理解；⁴³學者黃光國認為，Kohlberg 建構其道德發展理論的方式，是把「正義」當作是人類發展的終極目標，再以認知心

館。

⁴⁰ Kohlberg, L., 《道德發展的哲學》，頁 175-178。

⁴¹ Kohlberg, L., 《道德發展的哲學》，頁 178-179。

⁴² Kohlberg, L., 《道德發展的哲學》，頁 180-199。

⁴³ Kohlberg, L., 《道德發展的哲學》，頁 47-48。

理學的角度，將不同的思維發展階段如何理解正義，給予不同評價。⁴⁴

然而道德是否僅限於「正義」？學者 Carol Gilligan 延續著 Kohlberg 的研究，卻提出不同觀點。他研究女性在面臨道德難題時認知與行為的關聯性，發現女性的道德認知發展，除了「正義」之外，更有另一個「關愛」的面向，此「關愛」的面向並不限於女性，也可能發生在男性身上，因此指出傳統的心理學者的發展模式有問題，以往都是以男性的標準衡量女性的道德發展，使得理論解釋性有限及偏頗。⁴⁵Gilligan 的研究獲得後續學者甚至 Kohlberg 本人的認同，也說明了 Kohlberg 道德一元論確有狹隘之處。

Kohlberg 認為這套道德發展階段論具有文化普遍性，不管在哪種情境，處於同一序階的人應當有相同的道德思維模式。然而，後續的心理學者沿用 Kohlberg 的典範進行實證研究卻發現，在第五序階以及第六序階的道德論點，在某些文化並無發現；更多的跨文化研究亦顯示，在非西方社會所蒐集到的道德論點，並不能納入 Kohlberg 的分析之中。⁴⁶

Kohlberg 的理論對 Haidt 而言不足以回答他在傳統社會及部落看到的多元化道德，根本原因在於他認為十九世紀的哲學界受到啟蒙思潮的影響變得更加重視推理和系統化的思考，Kohlberg 擁抱了 Kant 的理性論，認為道德發展只有一個獨一無二的終點，那就是全面了解正義。如此一來，系統化傾向過高而同理化傾向過低。對 Haidt 來說，從心理學的角度要找出道德之心的實際運作方式，而非應然的運作方式。⁴⁷

⁴⁴ 黃光國（1998），〈兩種道德：臺灣社會中道德思維研究的再詮釋〉，《本土心理學研究》，第 9 期，頁 122。

⁴⁵ Gilligan, C.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4-39.

⁴⁶ 黃光國，〈兩種道德：臺灣社會中道德思維研究的再詮釋〉，頁 125-126。

⁴⁷ Haidt, J.，《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189。



貳、David Hume—理性是熱情的僕人

David Hume 被視為英國史上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是經驗主義的代表學者，也是懷疑論者。其主要的哲學理路，採取十七、十八世紀的感性主義，探討正義、道德以及人類情感結構的複雜關聯。Hume 最重要的哲學經典《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內容共分為三卷，第一卷〈論知性〉探討人類知性的結構，以及知識的形成過程，第二卷〈論情感〉探討人類的各種情感，第三卷〈論道德〉則是將前兩卷對於人類天性的原理運用在道德與政治的領域中。⁴⁸

Hume 的知識論體系中，他認為所有的知識都是來自於後天經驗，他否認有理性主義者主張的先天知識。他的主張是：人類的知識來自於經驗，而經驗指來源於我們的知覺（perception）。人的知覺只有兩種：印象（impression）與觀念（idea）。⁴⁹印象又可以進一步被區分為原初的（original）與衍生的（secondary），原初印象或稱為感覺印象（impressions of sensation），指的是「直接由人類軀體、動物本能、或是由接觸對象外在感官」所產生的知覺，包含人類軀體所感覺到的愉悅與痛苦。衍生印象又稱為反思印象（impressions of reflection），他們或由原初印象直接形成，或由原初印象退去之後所留下的觀念所產生。⁵⁰

Hume 強調人類的心智起源於知覺而非理性，因為每個理性觀念都源自於對印象的回應，而印象無論是初始或衍生的，都是透過人體感知自然或對外在世界的接觸，因此理性無法憑空存在，他認為真正決定人的行為動機的是情感，而不是理性，因此 Hume 說出他的名言：「理性是情感的奴隸，理性永遠不能假裝自己並非效勞與服膺情感（Reason is, and ought only to be the slave of the passions, and can never pretend to any other office than to serve and obey them）。」⁵¹

Hume 強調應探索人類的知覺本質，因此在其《人性論》第二卷探討人類的情

⁴⁸ 吳豐維（2016），《正義的激情》，頁 33，新北市：華藝學術出版社。

⁴⁹ 吳豐維，〈正義的激情〉，頁 34。

⁵⁰ 陳建綱（2016），〈以激情解釋民族特性，以效益創造道德對話：休謨政治思想的一個側面〉，《台灣政治學刊》，第 22 卷第 1 期，頁 56。

⁵¹ 吳豐維，〈正義的激情〉，頁 35。

感 (passion) 的種類及作用。他將情感做為幾種區分，第一組區分：強烈的與平靜的情感：對於行為與外在對象的美醜之感覺屬於平靜的情感，而強烈的情感則涵蓋愛與恨、悲傷與歡樂、自豪與羞愧等；⁵²其次他區分直接的與間接的情感：直接的情感是立即地被外在的刺激所激起，例如喜惡、悲歡、希望與恐懼，而間接的情感較為迂迴複雜，例如驕傲與謙遜、愛與恨、野心與虛榮等。⁵³

Hume 特別強調激情與間接的情感。他認為人類社會中的人際交往主要受到愛、恨、自豪與羞愧這四種情感所驅使，其中愛與恨是對他人的感覺，自豪與羞愧是對自己的感覺，間接情感的形成，不僅是以自我為主體在經驗某個對象之後所形成的感受，還必須將自我與他者之間的社會關係納入考量，正因為間接激情所具備的社會性，Hume 特別重視，並以間接激情作為道德心理學的主要要素。例如：我參加一個餐會，對於餐點及聚會氣氛表示滿意而愉悅，同時也對於餐會主人善於辦理聚會感到忌妒並反思自己的不足而自形羞愧，為了安撫這樣的情緒，必須說服自己與主人保持良好友誼，並為他感到驕傲。⁵⁴這是一種忌妒、同理心、同情共感的複雜作用，Hume 的道德心理學情感的流轉會在個體間建立情感的聯繫，每個人的意見與判斷都與社會成員的意見與判斷相互影響，不論是牽涉到個體利益或公共利益，個人不能自外於社會而全然獨立。Hume 將社會秩序的根基，建立在人類本性中對他人意見的在乎。此一本性不僅在人類群體中形成秩序，還逐漸形塑出每一個民族獨有的道德特徵與價值體系。面對各民族在文化與價值上的差異，Hume 認為從人類歷史與經驗中歸納出的效益原則，足以作為調和道德衝突，以展開道德審議的利基點。⁵⁵於此，Hume 不僅探討了個體心理作用層面的個殊性，更探討了社會成員彼此共享的價值觀所形成的普遍性。

Hume 對於情感於人際間流動的看法，使其對正義的論述有別於主流。主流的自然法或契約論原則上都同意正義是天生的，源自於人生性善良而慈善，亦是道德基礎。Hume 卻認為正義是後天的，是人透過自身利益彼此協定合作，以謀求共

⁵² 陳建綱，〈以激情解釋民族特性，以效益創造道德對話：休謨政治思想的一個側面〉，頁 56。

⁵³ 吳豐維，《正義的激情》，頁 35。

⁵⁴ 陳建綱，〈以激情解釋民族特性，以效益創造道德對話：休謨政治思想的一個側面〉，頁 59。

⁵⁵ 陳建綱，〈以激情解釋民族特性，以效益創造道德對話：休謨政治思想的一個側面〉，頁 59。

享的社會利益，例如對國家法律的忠誠義務、謙遜與禮貌等，是一種機巧的效益論。Hume 的論點在當時受到批評，認為其摧毀所有道德根基，並批判 Hume 作為一個懷疑主義者，彷彿所有的是非、對錯、善惡、黑白的區別都不存在。事實上在《道德原理的探究》一書中，Hume 認為世間有是非、善惡、對錯的區別差異，他提出道德主觀主義（moral subjectivism）：道德區別確實存在，但是其基礎在於人的主觀情感。當我們除去了所有好惡的情感，道德區別將會消失不見。沒有情感，我們不可能對於道德區別有所感覺，當一個人喪失了對道德區分的感覺，道德對他就不再有任何行動上的意義。⁵⁶Hume 將道德植基於情感，亦帶來多元化的道德觀與道德科學實然面的觀察。

在道德情緒的哲學基礎，Haidt 受到 Hume 的重要啟發，強調道德源於主觀經驗及情感，是多元的，而在許多理論建構的細節亦看得出兩者的雷同之處，例如，Haidt 建構的道德基礎為一模組化的概念，其中包含激發道德情緒的「原始觸發物以及當前觸發物」，此與 Hume 區分「原初印象與衍生印象」的描述類似；Hume 強調同情共感與社會互動關係，認為效益論最終可以調和多元道德的衝突，亦是 Haidt 的主張。由此可見 Hume 的哲學觀點在理解 Haidt 的理論的重要性。

⁵⁶ 吳豐維，《正義的激情》，頁 33-50。



參、Émile Durkheim—社會團結與脫序

Durkheim 為法國猶太人，也是 19 世紀古典社會學的開創性人物。由於他身處的時代背景，科學方法方興未艾、個人主義興起卻也帶來政治及經濟的動盪與危機，因此，他致力探討社會問題及解決之道，並且投入畢生精力發展以「社會」為研究領域的知識，因而建立了社會學一門學科，並劃定了這門學科的主題範圍。Durkheim 主要有三部社會學著作，包括《社會分工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以及《自殺論》，而其後期將注意力轉移到宗教研究並著有《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⁵⁷。Durkheim 的社會學研究起於對社會危機與社會問題的探討，而其解決之道往往擴及道德與宗教的討論，因此，Haidt 以社會學的角度理解道德的作用，甚至道德、社會團結與宗教的關係，受到 Durkheim 相當大的啟發，特別是 Durkheim 的社會學理論著重外在社會事實的觀點，提供了 Haidt 跳脫心理機制的道德判斷思考，使得其在建構理論過程中能更宏觀地從整體社會觀察道德現象。

Durkheim 的社會學理論最具代表性的著作為《社會分工論》，該書的序言即表明：「我們研究的起點，就是要考察個人人格與社會團結的關係問題。為什麼個人變得越自主，他就會越依賴社會？為什麼在個人不斷膨脹的同時，他與社會的聯繫卻越加緊密？」⁵⁸Durkheim 認為，社會轉型帶來人與社會的關係改變，對於社會轉型過程中所產生的社會問題，如何透過道德或宗教重新恢復社會秩序，有深入的研究。因此，他有關社會分工與團結、集體意識、脫序現象以及道德個體主義等都是他主要探討的議題。

Durkheim 觀察人與社會之間有兩種連結型態，一種是機械團結，另一種是有機團結。前者存在於原始社會，人與人因為同質性很高、差異化很小，所以相同特徵的人聚集在一起，整體社會呈現一致性，形成一種集體意識，個體完全淹沒在集體之中，他稱之為機械團結；而後者則是當社會邁入現代化，勞動分工帶來

⁵⁷ Ken Morrison（著），王佩迪、李旭騏、吳佳綺、國家教育研究院（譯）（2012），《古典社會學巨擘》，頁 179-180，新北市：韋伯文化國際。

⁵⁸ Durkheim, Emile（著），渠東（譯）（2002），《社會分工論》，頁 XLI，新北市：左岸文化事業。

社會分化，也使得個體的差異化與主體性日漸發展，Durkheim 認為「事實上，分工所產生的道德影響，要比他的經濟作用顯得更重要些，在兩人或多人之間建立一種團結感，才是它真正的功能。」⁵⁹Durkheim 認為，分工使得分散的個體形成一種團結感，他稱之為有機團結。

這兩種不同的團結型態源於社會分工程度的不同，而各有其特色。機械團結的個人是直接屬於社會，而有機團結裡的個人之所以依賴社會主要是依賴社會的各個組成成分⁶⁰，而兩者的集體意識亦有不同，Durkheim 對集體意識的定義是：「社會成員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總和，構成了他們自身明確的生活體系，稱作集體意識或共同意識。它是獨立並外在於各體的實際存在，是代代相傳、各個職業都相同，也可以說是一種社會的心理狀態」⁶¹。Durkheim 描述集體意識的特性如下：

1. 具有普遍性和特定性：集體意識是社會成員平均感情的總和，並且內化到每個個體，獲得普遍性的認可。
2. 具有遺傳性：集體意識通常是通過漫長的歷史累積過程而形成，代代相傳，成為社會的傳統權威而不容易受到變動。
3. 是一種中介權威：集體意識的展現通常藉由社會上中介權威作用，例如宗教、律法、鐵腕式人物等，一旦集體意識遭受挑戰與破壞，中介權威會起而捍衛。
4. 具有社會整合作用：由於集體意識的上述三種特性，成為約束社會成員強而有力的力量，達到社會整合秩序的維繫。⁶²

在機械團結的社會裡，集體意識凌駕著每個人，個人沒入集體之中，如果一個行為違反了集體意識，那麼這種行為即是構成犯罪，常以壓制性制裁的方式進

⁵⁹ Durkheim, Emile, 《社會分工論》，頁 16。

⁶⁰ Durkheim, Emile, 《社會分工論》，頁 76。

⁶¹ Durkheim, Emile, 《社會分工論》，頁 36。

⁶² 周修研（2010），〈淺析涂爾幹集體意識理論—以《社會分工論》中的集體意識為例〉，《中國電力教育》，2010 卷 S1 期，頁 241。

行報復懲罰，藉此強化集體意識，集體意識越強則對犯罪的義憤感也越強烈⁶³；而在有機團結的社會中，由於個人意識的增強使得社會更靈活而多元，因而弱化了集體意識的存在，然而集體意識並沒有消失，只是被勞動團體所訂定的行為規範所分化了，因此，雖然整體社會層次仍有一致的基本信仰，但各種職業規範與倫理也扮演一定角色，而對犯罪行為的懲罰採取一種恢復式的制裁。Durkheim 認為社會的發展使得集體意識朝向越來越普遍化、以及模糊化，集體意識發展已經落後於個人意識⁶⁴，Durkheim 認為，宗教、法律、習俗與道德都是集體意識的表現形式，當集體意識日漸弱化，這也使得傳統信仰與文化規範日漸喪失對人的約束力，可能帶來社會脫序。

社會分工論探討集體意識的弱化以及對脫序現象的擔憂。所謂的脫序，即是精神上的敗壞，社會本質的道德力量衰弱，取而代之的是個體的為所欲為、放縱慾望，個人主義的發展使得社會傳統約束力量日漸衰弱，必須重新找到個體與社會的互動方式，才能重新建立一個個體團結的社會⁶⁵。因此，重新回到機械團結的集體意識思考，於此，Durkheim 於其研究生涯後期提出道德個人主義的思想，試圖提出個人重現集體意識的方法作為現代社會的整合團結理論。

Durkheim 在《宗教生活基本型式》中討論有關社會的本質，他認為社會只有在個體意識中並通過個體意識才能存在，社會由人組成，而人是自然界的物質存在，同力量的組合，人類雖然受限於物質型態的侷限，但由於人具有先天的自然正當性、與生俱來的良知，透過節制衝動與慾望等精神層次的提昇，使得突破人性侷限而達到道德生活，而實際的作法往往透過宗教生活持續凝聚這種節制的精神，社會通過儀式不斷地為靈魂注入力量，並灌注到個人主體意識中，宗教能對個體的靈魂進行教化，因此，靈魂是個體與社會的雙重建構，一方面具有個體自主性同時又透過乘載普遍的規範秩序⁶⁶，這種集體意識與道德規範內化深植於個體

⁶³ Durkheim, Emile, 《社會分工論》，頁 36-48。

⁶⁴ Durkheim, Emile, 《社會分工論》，頁 107-113。

⁶⁵ 潘建雷（2009），〈為個人主義奠定社會基礎—讀涂爾幹《宗教生活基本形式》〉，《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6 卷 1 期，頁 85。

⁶⁶ 潘建雷，〈為個人主義奠定社會基礎—讀涂爾幹《宗教生活基本形式》〉，頁 81-85。

並透過個體表現於外即是所謂「道德個人主義」或稱「社會個人主義」。因此，Durkheim 認為社會即道德即宗教，透過對個體意識的改造，使得現代社會團結成為可能，以避免脫序混亂。

Durkheim 用社會決定論來建構個人主義，或是塑造一種社會個人主義，透過宗教生活體現。他的社會學觀點特色是：人是誕生於社會、整體大於局部、社會並非只是個體的總合、應該用集體狀態來解釋個體現象等。⁶⁷

Haidt 的道德基礎理論拓展了道德的內涵，其中有關忠誠、權威、與聖潔這三項道德基礎被他的學生 Graham 歸類為社群連結性 (binding) 的道德基礎，多所存在於原始或傳統社會，與 Durkheim 所描述的集體意識有關，然而，在現代社會中，這三項經常被歸為習俗而非道德，如同 Durkheim 所說，社會越發展分化的結果就是集體意識弱化，道德內涵亦衰敗，這也是為何當代對於這三項道德內涵的看法仍有歧異，Haidt 為了建構理論並解釋這三項道德基礎的有效性，引用了許多有關 Durkheim 的社會分工論中所探討的概念，特別是心理機制的團體感與蜂巢開關的作用，延用了 Durkheim 的社會分工論中社會團結與集體意識的相關論述；此外，Haidt 認為宗教幫助個體融入群體並且可以建立道德社群，與 Durkheim 後期在《宗教生活基本型式》所提出的道德個人主義的看法相似，宗教、社會、道德同屬人類集體意識的實際存在物，宗教訓練人們的道德行為使得社會正常運作，這三者彼此強化，Haidt 學習用 Durkheim 的集體觀點看待個體的道德問題，有效使得他能跳脫自己原先的道德母體去評價事物，因此，他認為當代的社會衝突往往來自於對此三項道德基礎的誤解，然而有效化解衝突的方式乃是以 Durkheim 的集體觀點來解釋個體的道德秩序。本文認為，Haidt 的道德基礎理論將 Durkheim 的集體意識內涵作了具體陳述，而 Durkheim 的社會分工理論也成為 Haidt 往後推廣其道德基礎理論的最佳論證。

⁶⁷ 謝柳芬 (2008)，〈涂爾幹「社會團結」思想解讀－讀《社會分工論》〉，山西青年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1 卷 2 期，頁 94。

第三節 主要著作



壹、《象與騎象人》（The Happiness Hypothesis）

本書是 Haidt 在正向心理學領域研究重點集結，從心理學的解度切入，彙整並挑選世界文明中幾個重要的觀念，濃縮成十個古老哲學經典智慧，以新科學方式進行詮釋與剖析，作者列舉大量的腦神經科學與社會心理學當代研究的成果作為論證基礎，有系統地串連起這十個人類生活智慧成為人生的重要指引，並提出對人生意義與快樂生活的策略性思考相關議題，汲取古老智慧中可應用於當代生活的部分。

全文分為幾個部分，首先從 Haidt 的專長—心理學出發，探討人的心智如何運作。我們的心智包含幾個重要組成部分，彼此雖合作卻也經常產生衝突與矛盾，分裂的心理使我們看不清自己以及身處環境中的互動關係，而理解人類心智運作有助於使我們了解自己並尋求快樂的方法。其次，本書關注人類社群生活方式的描繪，包含人際之間的互動與互惠關係，個體在邁入群體生活中，如何協調自身利益與群體利益，達到和諧共榮的生活。第三部分，正式切入主題快樂究竟從何而來的根源問題，傳統認為快樂來自人的內心，但 Haidt 提出證據說明快樂可能來自外在的生活條件，並進一步探究內心世界如何與外在生活環境協調並取得平衡，是我們達到快樂的重要關鍵。第四部份，探討人類發展與成長需要的條件為何？面對創傷與失意，人該如何從挫折中學習經驗並調整自己，以成就更美好的下一個人生階段。最後，Haidt 提出抽象的人生意義問題，跳脫物質與現實的思考，從精神層面探討人性力求向上的靈性層次發展，藉此作為整體人生的總結。

Haidt 以阿根廷小說家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巴別塔的圖書館》作為本書出版目標的比喻：巴別塔的圖書館是一座浩瀚無邊的圖書館，眾多的館藏書籍中包含著一本圖書館操作使用手冊，但圖書館的館員卻始終苦惱著恐怕無法從一堆藏書中尋找到該本使用手冊。⁶⁸Haidt 認為在我們的周遭無時無刻不充斥著各式各樣的智慧，然而，我們卻始終找不到行動的方向與人生的目標，主要是因為這

些智慧零散地出現，而我們找不到有效使用它的方法，而本書就是一本人生智慧的操作使用手冊，藉由新科學重新詮釋並串連起十個人生智慧重點構面，提供一個系統化的策略思考方向，指引人們一條邁向快樂人生的道路。



⁶⁸ Haidt, J., 《象與騎象人》，頁 11。

貳、《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

本書是 Haidt 闡述其「道德基礎理論」的代表性著作，系統化彙整多年來的道德心理學研究，探討道德之心如何運作、道德的起源以及跨文化的道德差異如何凝聚人心同時又使人盲目，提供 21 世紀道德心理學發展的指引⁶⁹。

全文分為三個部分，分別闡述道德心理學的重要原理。首先，探討道德心智的運作，Haidt 認為心智分為兩個部分，直覺與推理，道德判斷仰賴直覺先行，而策略推理緊跟在後。此部分亦是延續《象與騎象人》一書中關於心智的描述，進一步說明在道德思考的特殊性，直覺與推理如何交互運作，直覺如同大象，而推理是騎象人，騎象人雖然可以指引方向，卻終究只能跟隨大象的步伐前進，我們的道德判斷源於情緒與直覺，而推理只是事後的說詞與合理化藉口，因此理性辯論無法改變原先的道德判斷，反而會導致意見不合與紛爭。其次，Haidt 擴充道德內涵與範圍，將道德延伸到西方世界以外，發現許多傳統部落文化蘊涵更多道德肌理，而這些道德內涵卻是主流道德心理學理論所忽略的，因此 Haidt 強調文化脈絡與道德的相關性，試圖從人類學以及演化的角度，將這些傳統道德內容尋找回來，Haidt 歸納多元的道德並建立「道德基礎理論」作為人類的基本道德模組，並逐一展示各項道德基礎的演化成因與關聯情緒及美德。其三，Haidt 從道德的功能與作用探討道德如何使人團結卻也帶來社會分裂，我們的基因隨著人類社群生活的需要，演化出各種相同或不同的道德母體或道德觀，而這些異同對我們的群體生活帶來什麼樣的作用，我們又該如何理解不同價值觀的群體，藉此突破道德框架與限制，化解彼此的衝突。

道德基礎理論為一新綜合理論，從本書可以看出作者運用不同領域的研究證據，建構其理論脈絡，以及實際應用在政治與宗教的衝突問題，以期更深入分析社會問題並尋求化解衝突之道。Haidt 認為瞭解道德心理學的運作方能培養道德謙

⁶⁹ Haidt, J. (2013). Moral psycholo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42(3),.

遜，不再執著於自己單方價值觀的正義，才能以同理的角度去評斷事物，如此社會將更能達到和諧的可能。



參、《美國心靈的焦慮：何以好的意圖與壞的想法會造就一個世代的失敗》(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How Good Intentions and Bad Ideas Are Setting Up a Generation for Failure)

Haidt 長年致力於正向心理學與道德心理學研究，近來也透過道德基礎理論的廣泛應用，逐步涉入文化心理學領域，觀察人文、社會現象與道德的關係。本書由 Haidt 以及 Greg Lukianoff 共同著作，他們發現美國校園與兒童青少年的教育充斥著一些令人擔憂的現象，例如校園近幾年流行的幾個概念，最熱門的包含「觸發警告」(Trigger warnings)以及「微侵略」(microaggressions)等，廣泛地流傳在美國校園中，⁷⁰「觸發警告」是指針對一些負面、傷害、不恰當的文本進行學習前的警告甚至是篩選過濾學習文本，「微侵略」則是指青少年的社交中越常發現透過言語或肢體接觸無意識地傳達類似歧視、排擠或邊緣化他人的意思。然而，這些現象也反映在近年來層出不窮的美國校園槍擊事件、me too 性霸凌風潮、以及民粹政治人物崛起等社會現象。究竟校園教育出了什麼問題？所帶來的影響為何？以及如何改善？兩位作者透過本書有完整的探討。

本書共分為四個部分，分別解釋近幾年作者觀察到的校園教育與兒童青少年的發展趨勢。首先，作者認為當前的教育充斥著一些看似政治正確、實則有礙青少年長遠身心靈發展的思維及觀念，作者彙整為三個迷思：過度保護的教育氛圍使得孩子們的發展有脆弱的傾向、不成熟的情緒思考往往使得對事實的解釋產生失真現象、善惡對立的二元道德批判使得人們走向極端。Haidt 認為這些思維與觀念其實是一種錯誤，然而卻不斷地在當前的教育環境中傳播，影響孩子們的思考及行為。其次，作者列舉了他們所觀察到的幾種行為，包含校園恐嚇及暴力日漸猖獗，以及獵巫等校園霸凌現象，而這將使得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越難發展出合群共融的人際關係，也將影響未來的工作成就。其三，作者透過一些調查與社會實驗探討社會趨勢與形成這種校園氛圍的關係，其中包含政治意識形態的極端化發展、越來越多憂鬱沮喪等心理疾病、偏頗的家庭教育、玩樂減少、過度重視安

⁷⁰ Lukianoff, G. & Haidt, J. (2018). *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How Good Intentions and Bad Ideas Are Setting Up a Generation for Failure*. New York : Penguin Press.

全保護、以及過分執著於正義的迷思等因素。最後，透過對上述成因的深入檢討，作者並從兒童、大學、以及社會三個層次提出改善的可能方法。

本書起源於 Haidt 以及 Lukianoff 對美國學術自由風氣的觀察，發現美國校園近年來瀰漫著一股學術自由以及講學自由受到審查與限縮的現象，學校會自動審查過濾排除那些不良文本以及對身心有害的學習教材，過份保護學生的同時也抑制了獨立思考，而情緒性思考並未完善受到引導，使得善惡對立增加，加上網路社群媒體的發達更擴散的這個現象。作者從教育問題探討延伸至社會趨勢的問題及隱憂，Haidt 更融入了有關心理學與道德基礎政治意識形態的相關研究，從情緒與道德層面深入研究此問題。Haidt 認為本書是有關於智慧與愚昧的思考，希望提醒人們教育亦可傳播認知失真的價值，而這些影響可以是無遠弗屆，學生必須更有意識地察覺這些線索，而政府等有關單位必須從中省思當前的政策與環境。

本書為 2018 年美國紐約時報年度暢銷書與彭博社推薦年度最佳書籍，並獲選為 2018 年非小說類國家圖書評論家圈獎的決賽入圍者。



第三章 Haidt 的道德之心與道德基礎理論構作



第一節 道德判斷的心理機制

壹、認知 vs. 情緒

在道德哲學領域，探討人類的道德決策如何受理性與感性的影響，主要有兩種爭辯：以 Plato 為主強調理性應當為主宰、Hume 主張理性只能為熱情（情感、情緒）的僕人。1960 年代受到認知革命的影響，道德認知主義者 Kohlberg 開始從道德知識的發展結構與人際互動的經驗觀察，企圖彙整道德的終極知識，從現有的道德評價中找到唯一的客觀道德真理⁷¹，他從 Piaget 對兒童的認知發展階段的觀察，進一步提出道德認知發展階段論，強調道德認知發展過程透過推理以及角色扮演全面理解「正義」的內涵，此一理論而後成為道德心理學的主流理論。

然而 Gilligan 的研究⁷²卻發現，道德真理除了正義之外尚有關愛面向，是屬於情感層面的。對於 Kohlberg 的認知發展階段論最著名的批判，來自其學生 Gilligan，他將 Kohlberg 的道德兩難問題的研究方法，移植到針對女性的研究，從中發現道德除了「正義」之外，還多了「關愛」的面向，Gilligan 懷疑整個認知發展階段論的研究方法是偏頗且狹隘的，道德不純然是理性認知，也可能來自情感因素。

回顧道德哲學的發展有關道德情感的論述，早期 Hume 是代表人物。Hume 有關早期探討道德的起源不外乎兩種爭論：起源於理性或感性？是一種連續的認知推理過程或是一種立即的感覺與內在直覺？是一種普遍的對或錯的知識，或是如同美感或情緒是取決於個人主觀的不同？Hume 在這兩種爭辯模式選擇了後者。他認為對於道德價值的好或壞的評估，必須根源於情感，因此他的名言是：「理性是情感的奴隸，除了服從於激情之外，無法扮演其他角色。」理性不可能是任何

⁷¹ Shweder, R. A., & Haidt, J. (1993). The future of moral psychology: Truth, intuition, and the pluralist way. *Psychological science*, 4(6), 360.

⁷² Gilligan, C., op. cit., p.24-39.

意志行動的動機。Hume 的描述後來也印證了道德心理學的發展方向。⁷³

1980 年代後，更多研究開始重拾道德的情感面向，將 Hume 的感性論結合演化論，開始關注道德情緒的演化發展以及物種設計原理。演化心理學認為情緒是演化而來的防衛機制，長期以來物種面臨經常性的問題與機遇，使人類演化出一種認知適應性以便快速有效地進行反應⁷⁴；Darwin 也認為我們的天生的正負面情緒，使我們面對環境的刺激產生戰逃反應，是一種物競天擇的物種設計，他並發現情緒是物種發展社交的根本，特別關注「羞愧」與「驕傲」的感覺使我們希望維持好名聲，因而演化出人類的道德知識⁷⁵。社會生物學家 Edward O. Wilson 採納天擇的物種設計觀點，認為人類的行為受到天生物種設計的影響，他認為道德的研究應該從人類的情感中心著手，並且認為人類有天生的道德基礎，是源於演化的，應該從生物學的角度致力發掘道德基礎⁷⁶。靈長類動物學亦提出人類道德的起源與情緒有關的研究證據，例如 Frans de Waal 探討人類辨別是非對錯的根源發現道德制度的建構來自眾多情緒，例如同情、恐懼、憤怒、鍾愛等⁷⁷。

有關道德由「情緒」所驅動的科學證據，在當前的腦神經科學以及 fMRI 等腦部造影技術的輔助之下更為確認。認知神經科學領域的研究，Damasio 發現視覺額葉皮質（orbitofrontal cortex）與人類的情緒反應有關，當視覺額葉皮質某些部位受到損害時，病人喪失部分的情緒功能，會影響其作出合理判斷的決策，缺少情緒輔助決策，沒有喜好差異，面對不同的選擇卻沒有選擇的理由，因此經常產生災難性的行動⁷⁸。Anderson 等人的研究發現前額葉皮質（prefrontal cortex）受損的病人也會有明顯的不道德行為，例如偷竊、攻擊別人，並且明顯無悔意，而童年時期前額葉皮質受損的病人，亦會損及其學習正確的道德知識與社會規範的能力，認知推理過程會類似 Kohlberg 所描述的成規前期（preconventional），是懲罰

⁷³ Shweder, R. A., & Haidt, J. op. cit., p.361.

⁷⁴ Graham, J., Haidt, J. et al., op. cit., p.63.

⁷⁵ Jonathan Haidt,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61。

⁷⁶ Haidt, J., op. cit., p.282.

⁷⁷ Greene, J., & Haidt, J. (2002). How (and where) does moral judgment work?.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6(12), 517.

⁷⁸ Greene, J., & Haidt, J., op. cit., p.517-518.

及服從導向的⁷⁹，不容易發展成熟的道德知識。由此可見，有關道德決策與道德認知發展的過程中，情緒佔有重要決定因素。

隨著道德情緒的研究日漸蓬勃，社會心理學家開始關注情緒與特定道德領域的對應關係。早期 Schmidt 和 Weiner 的研究發現「憤怒」的情緒會使個體維護和恢復道德上的公平正義⁸⁰。Haidt 也發現「厭惡」情緒經常會伴隨著道德批判，他與 Rozin 進一步系統化研究情緒與道德的關係，並提出「CAD 三元假說」：他們研究了「譴責他人的道德情緒」（other condemning emotions）即輕蔑（contempt）、憤怒（anger）、厭惡（disgust）三種情緒，結果發現「輕蔑」情緒會影響有關「社群性」道德的判斷，例如對團體忠誠或尊重權威；「憤怒」情緒則是與「神聖性」的道德價值有關，例如潔淨或墮落行為；而「厭惡」情緒則與「個人權利」的道德領域有關，例如傷害或公平等事件。不同的情緒對不同領域道德判斷有對應性與顯著差異性。後續有更多學者投入特定情緒的道德研究，最受關注的是厭惡和憤怒兩種情緒，分別對應「身心純潔」以及「公平正義」領域的道德價值，輕蔑情緒則與「自身職責」有關，內疚和羞愧情緒分別與「侵犯他人」與「自身缺陷」相關⁸¹。情緒與道德的對應關係，相同的情緒反應指向相同的道德內容，而情緒來自人類天生感官作用，說明了人類道德具有共通性，由此推論道德的先天性基礎是可能的。

至此，1990 年代的道德心理學發現傳統的理性認知論的偏狹，並逐步邁向更多情緒、情感相關的研究。

⁷⁹ Anderson, S. W., Bechara, A., Damasio, H., Tranel, D., & Damasio, A. R. (1999). Impairment of social and moral behavior related to early damage in human prefrontal cortex. *Nature neuroscience*, 2(11), 1032.

⁸⁰ Schmidt, G., & Weiner, B. (1988). An attribution-affect-action theory of behavior: Replications of judgments of help-giv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4(3), 610-621.

⁸¹ 文少司、丁道群（2015），〈道德情緒如何影響道德判斷：完全差異化的觀點〉，《心理研究》，8 卷 3 期，頁 19-29。



貳、多元 vs. 單一

有關道德內容的探討，人類學者發現道德有文化差異，然而這是否表示道德是多元價值？Kohlberg 認為道德的差異來自認知發展階段的不同，然而，最終成熟的道德仍指向唯一真理－「正義」，屬於單一論。Kohlberg 的學生 Elliot Turiel 提出「領域理論」，發現社會事件可以區分為「個人事件」、「道德規範」以及「社會成規」三種領域，兒童會判斷及區分三者的差異，特別是會以行為是否有害來辨識「道德規範」以及「社會成規」⁸²，因此於表象之外看似多元，但道德的本質不脫離「傷害」成分，此亦可歸為單一論。然而，Gilligan 針對女性的道德兩難研究，發現道德亦有「關懷」面向，並且是存在於兩性的，Gilligan 的溫和相對論顛覆了單一論觀點，並且 Kohlberg 也同意她的看法⁸³，因此，Haidt 傾向認為道德除了正義以外，應該有更多元的內涵。

從人類學以及民族誌的研究發現，傳統社會及部落裡有更多的道德，是在心理學的研究範圍之外的。人類學家 Shweder 長年蒐集人類使用道德語言的方式，制定出一套道德理論。他歸納人類有三種倫理道德規範：自主倫理觀、社群倫理觀、神聖倫理觀。分別說明如下：

1. 自主倫理觀：目的在保護個人免於傷害，追求個人最大的自主權以及個人目標的達成，強調個人的權利、自由與正義的道德概念。
2. 社群倫理觀：則是個人融入於大型團體之中，如家庭、公司、軍隊、部落、國家等，個人為團體負責，服從並忠於團體，必要時可以犧牲個人利益以保持團體的完整性，強調責任、階層、尊重、愛國等道德規範。
3. 神聖倫理觀目的在於彰顯人的神性，追求心靈的提昇，避免個人耽溺於物質享樂終致道德墮落與淪喪，人應追求如同神一般重視節制與純潔的道德生活。⁸⁴

⁸² Haidt, J., Koller, S. H., & Dias, M. G. (1993). Affect, culture, and morality, or is it wrong to eat your do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5(4), 613.

⁸³ Shweder, R. A., & Haidt, J., op. cit., p.362.

⁸⁴ Shweder R. A., Much, N. C., Mahapatra, M., & Park, L. (1997). The "big three" of morality

Shweder 認為道德研究的主流認知理性論觀點是以西方世界為樣本，只研究了道德的一個子集，僅關注「自主倫理觀」的道德內容，相較於西方世界以外的道德內涵，主流理性論並未觸及⁸⁵。Shweder 長期在印度奧里薩地區進行研究，他發現美國人與印度人的道德觀有很大的差異，美國人認為與傷害相關的行為即是道德，與傷害無關的行為是社會成規，但是在印度，許多與傷害無關、在美國人認為是社會成規的議題，往往也被認為是道德規範⁸⁶。Haidt 後續在巴西與美國的跨文化研究，亦證實了「無害的道德」存在於社經地位較低或巴西非都會區的社會中，社經地位的高低亦影響其所選擇使用三種倫理觀的道德語言，道德內容具有文化差異，而非如同道德心理學所說可以涵蓋於「傷害」、「權利」以及「正義」這幾個面向上⁸⁷。

Shweder 認為道德觀之所以會有文化差異，來自不同文化對人的看法不同，人在思考個體與群體的關係時有兩種模式：一種是個人主義型，以個人為主，社會是用來服務個人；另一種是社會中心型，個體為社會所用，以團體和體制的需求為主，個體居於次要地位⁸⁸。在個人主義型社會的道德主流觀點為自主倫理觀，而在社會中心型則會看到社群倫理觀以及神聖倫理觀的道德規範在其中運作。⁸⁹

Haidt 發現，美國主流的道德價值觀比較類似怪異（WEIRD）文化⁹⁰，而怪異文化的特色在於：「你越怪異，就越會看見世界充滿單獨的個體，而非人際關係」。Haidt 認為在道德的考量上，越是接近怪異文化的人越認同個人主義型的道德規範，而在非怪異文化的社會中，則會看見更多人際關係、團體、制度等，道德觀

(autonomy, community, and divinity), and the “big three” explanations of suffering. In A. Brandt & P. Rozin (Eds.), *Morality and Health*, pp. 119-169. New York: Routledge.

⁸⁵ 劉志，〈道德發展理論的新突破：道德基礎理論解析〉，頁 70。

⁸⁶ Jonathan Haidt, Silvia Helena Koller, and Maria G. Dias., op. cit., p.613.

⁸⁷ Jonathan Haidt, Silvia Helena Koller, and Maria G. Dias., op. cit., p.625.

⁸⁸ Sweder and Bourne 1984。轉引自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38。

⁸⁹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160。

⁹⁰ 怪異文化為心理學家 J. Henrich、S. Heine、以及 A. Norenzayan 等三人針對心理學研究中最常見的一群人所做的研究。這群人共同特性是：西方人(western)、受過教育的(educated)、工業化的(industrialized)、富有的(rich)、民主制(democratic)，第一個字母加起來為 WEIRD(奇異)，故以

會傾向社會中心型⁹¹，此亦符合 Shweder 的研究認為傳統部落社會的道德內涵較西方社會更顯豐富。然而心理學家研究怪異文化發現，怪異文化這群人在整體人口統計上往往都是異常值，是最不典型以及最不具有代表性的一群人，因此，道德有更大的範圍是尚未被主流研究所涵蓋的，道德應該有更多元的面向。

除此之外，道德是維繫社群生活秩序的基礎，人類的道德判斷更多是處於社會關係情境中，從動機來看，Fiske 發現社會互動模式也會影響道德觀的形塑，而產生道德文化差異。Fiske 強調有四種社會互動模式：團結、層次結構、平等、以及對稱性。團結是指齊重一心避免團體內成員受到傷害；層次結構強調尊重社群團體中的上下階層關係，下級階層服從並尊重上級，而上級階層保護下級；平等關係指人人都享有均衡的發展機會、話語權和資源分配；對稱性則是強調勞動和價值相應的獎懲⁹²。

Shweder 以及 Fiske 的研究提供道德多元論的重要啟發，Haidt 認為相較於傳統道德理性論的一元觀點，多元道德論似乎較能描繪整體的道德樣貌，然而，Haidt 為了避免理論流於道德相對主義，在後續的理論發展階段亦試圖從經驗中找出多元文化中的共通特性。

「奇異文化」稱呼這群人的特性。

⁹¹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156-158。

⁹² Rai and Fiske (2011)轉引自《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5，頁 54-55。



參、直覺 vs. 推理

道德情緒研究的發展在認知神經科學發現大腦的自動化系統之後，道德情緒的研究開始轉往認知直覺領域。社會心理學家 John Bargh 發現人的認知過程包含兩種程序：自動化歷程以及控制歷程，前者是立即、快速、無意識的決策過程，而後者則是需要長時間、意識的、語言的、縝密思考分析，由於自動化歷程演化較早、較成熟，人類大部分的心理活動以及日常決策仰賴自動化歷程居多。⁹³

Haidt 進一步描述認知直覺作用，他認為認知作用可以區分為三種，一種是認知推理主義，例如 Kohlberg 強調透過邏輯推理產生客觀的道德知識，第二種是認知自然主義，強調認知來自可觀察以及經驗的知識歸納，第三種認知直覺主義，認為客觀的道德知識並非來自推理或觀察，而是存在於神經系統的一種開放的理性歸納能力，人們的直覺裡存在許多不證自明的道德知識（例如人們一望即知正義、感恩的意義），然而，這種開放能力是與文化脈絡互動而生的，它是道德知識的框架與學習基礎，它能因應不同文化環境而產生多元的道德直覺，它一方面承載著文化歷史，一方面又可以不經思考、快速透過神經系統擷取的。⁹⁴

美國公共政策學者 Margolis 發現，人在判斷問題、解決問題時，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認知程序在進行運作，一種是「明白現象」，另一種是「提出論點」⁹⁵，前者如同自動化歷程，是快速的「直覺」作用，而後者則類似控制歷程，即需要花時間、意識的「推理」活動。大部分的認知活動仰賴快速的直覺作用，而後伴隨而來的是慢速的、思考的推理過程，以確認其直覺⁹⁶。

Haidt 受到 Margolis 的啟發認為道德判斷也是一種迅速明白現象的過程，是一種直覺的認知作用，直覺所處理的資訊，除了情緒之外還包含更多，因此 Haidt 將研究重點轉向至「直覺與推理」，並區分「直覺」與「推理」在道德判斷的先後順序。

⁹³ Haidt, J., 《象與騎象人》，頁 35。

⁹⁴ Shweder, R. A., & Haidt, J., op. cit., p.363-364.

⁹⁵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75-78。

⁹⁶ Shweder, R. A., & Haidt, J., op. cit., p.364.

推理是另一種大腦認知歷程，是意識控制的、深思熟慮的、需要耗費時間的，推理仰賴語言的作用，從演化的過程觀察語言的發展，Dunbar 認為語言是人類發展群居生活的重要社交工具，為了傳遞訊息以及建立彼此的關係，從生存觀點來看，消息靈通的人總是佔有優勢，人類使用語言多半是用來討論別人的事、說人長短或是維護自己的名聲等目的⁹⁷；而 Hom 關於流言的研究發現人們很愛傳遞流言，流言所探討的多半是道德敗壞的事為主，人們透過流言的方式說人長短、破壞別人名聲，讓人時時警惕敗壞道德所帶來的風險，因此流言是一種道德武器，用來維持社會秩序與進行社會教化⁹⁸。人類道德推理的語言作用，即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進行各式策略性社交目的，例如為自己辯護、或是合理化行為，而不是闡述真正的道德真理

Haidt 顛覆了主流道德心理學的理性認知觀點，提出道德判斷的社會直覺模式 (Social Intuition Model)：道德的認知過程為兩階段，首先，道德判斷是直覺先行，直覺處理情緒的資訊並立即做出道德判斷，而後透過策略推理達到社交目的，例如：說服別人、為自己辯解、獲得名聲與尋求支持同盟等。Haidt 認為我們的「直覺與道德判斷」運作有點類似 B. Skinner 或 I. Pavlov 等行為學派所主張的「刺激與反應」的行為學習過程，要改變行為或道德判斷應該從改變刺激或直覺著手，例如佛陀以靜觀腐屍的方式來改變人對肉體的耽溺⁹⁹。

Haidt 曾以「感性的狗和牠的理性尾巴」來描述社會直覺模式的心智作用，而後又以「象與騎象人」來譬喻，大象代表「直覺與自動化歷程」，騎象人代表「推理與控制歷程」，騎象人在大象背上只能提供事前的最佳指引以及事後的完美理由，但終究無法代替大象做決策，此外，騎象人與大象的身形懸殊，也說明了 Haidt 強調情緒直覺佔人類決策因素的影響比重，因此，唯有兩者和諧、方向一致，人才會表現出聰慧的行為。

⁹⁷ Haidt, J., 《象與騎象人》，頁 94-95。

⁹⁸ Haidt, J., 《象與騎象人》，頁 96-97。

⁹⁹ Haidt, J., 《象與騎象人》，頁 38-41。

第二節 道德基礎理論



壹、道德基礎是天生的

學者們對人類行為的解釋大致有兩種爭辯：演化論（還原論）以及文化建構論¹⁰⁰。Haidt 從不同文化中發現道德有時是相似的、有時卻又如此不同，從演化心理學的觀點，他認為道德情緒源自演化，而人類學多元的道德內容使他確信道德同時深受文化環境的影響。Haidt 認為，演化心理學與人類學交會在「直覺」，即是他所謂的「道德基礎」，用以解釋人類的道德觀如何形成。

社會生物學家 Wilson 認為人類有天生的道德基礎是來自演化的過程，而靈長類動物學者 Franz de Waal 也認為人類的心智並非生來就空白，而是存在一定的人類基石作為道德學習基礎，並且是與情緒機制相關¹⁰¹，Haidt 從雙胞胎的研究發現，人類的個性特質很大程度決定於先天的基因，例如我們的智力高低、內向或外向、膽怯或勇敢、信仰程度、以及政治傾向、喜愛的音樂類型或討厭的食物等不同的特質，幾乎生下來就決定大部分發展傾向，基因是個人特質養成的獨家配方¹⁰²，雙胞胎的研究顯示，個人平時的心情愉悅的程度有百分之五十到八十可歸咎於基因，而非生活經驗¹⁰³。Haidt 認為我們的道德之心如何發展，最剛開始的基因已經為我們劃定範圍。

道德基礎理論的第一個假定：道德基礎是天生的。人類生來具有一些直覺，作為人類共同的道德基礎，而這些直覺是基因形式寫進人的神經組織中，藉此發展人類的道德觀。他引用 Marcus 的比喻，形容心靈如同同一本書：「大自然提供初稿，然後經驗編輯...」初稿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在於經驗之前就存在的¹⁰⁴。道德基礎跟成熟的道德觀不同，它是心理的預備狀態，讓具備的人容易學習某些道德，

¹⁰⁰ Graham, J., Haidt, J. et al., op. cit., p.62.

¹⁰¹ Haidt, J., op. cit., p.282-284.

¹⁰² Haidt, J., 《象與騎象人》，頁 63。

¹⁰³ Haidt, J., 《象與騎象人》，頁 63。

¹⁰⁴ Graham, J., Haidt, J. et al., op. cit., p.63.

而不具備的人則學習困難¹⁰⁵。道德基礎如同心靈初稿，是先於個體經驗存在，是個體發展道德的起源，也是個體學習社會道德規範與行為模式的指引基礎。隨著長時間演化，人類發展出共享的道德基礎，說明了人類生存以及道德生活的共同特性。

Haidt 借用「模組化理論」的概念來描述人類的道德基礎。認知人類學家 Dan Sperber 提出了模組化理論，認為思想充滿許多小的訊息處理機制，當人類經常處理特定類型的刺激與輸入資訊之後，會演化出該特定的認知模組，以加速對刺激的反應。Sperber 的描繪如下：

「祖先環境有各種現象會帶來問題或機會，生物適應後就會演化出認知模組，例如蛇類偵測器、臉孔偵測器...，認知模組的作用是處理特定類型的刺激或輸入，例如蛇或人臉。」¹⁰⁶

道德基礎以模組化的方式共同協作，以指引人類對類似訊息與刺激即時做出回應，道德基礎是由適應性難題、觸發物或偵測器、情緒、美德等加總起來的組合，是人類的道德學習基模，我們透過道德基礎發展出個體獨特的道德觀，以偵測外部環境、觸發情緒與美德行為等連鎖反應。

¹⁰⁵ Haidt, J., op. cit., p.290.

¹⁰⁶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192-193。



貳、道德母體是文化形塑

Haidt 將道德基礎比喻為初稿，然而初稿並非一成不變，經驗以及文化環境可以對初稿進行編輯，形成我們多元的道德母體或道德觀。假使沒有初稿，那麼可以發明烏托邦的道德觀，所有道德知識都可以經由學習獲得，世界上不會有不道德，相反地，假使初稿不能透過文化學習編輯，那麼初稿成為定案，不同文化之間應該沒有道德差異。¹⁰⁷事實看來，這兩種情況並非能單獨存在，因此，勢必兩者有連結關係，共同作用。

Haidt 將道德基礎比喻為建築物的地基，框定了建築物的施工範圍，他又以五種味覺比喻道德基礎，人類僅有五種味覺（酸、甜、苦、鹹、鮮），卻能嘗遍世界成千上萬種佳餚，這五種味覺歷經不同飲食文化的洗禮，創造出多元的飲食喜好¹⁰⁸。道德基礎也是如此，我們天生下來的心智就有道德基礎，然而道德基礎會依據不同文化去發揮作用，以發展出多元的、異質的道德觀。

道德基礎是一種模組化的概念，道德模組會依其所處文化特定的道德觀，將行為與道德進行連結，例如關於父母體罰小孩這件事，崇尚自由派文化的人會聯想到殘酷和壓制，而保守派的人則會認為是在教小孩規矩以及尊重父母。¹⁰⁹相同的行為因為文化的差異各自激發了道德基礎（權威／顛覆）的不同詮釋，因此，同一件事可以形成如此對立的看法，在 Haidt 看來則是人類紛爭的根源。

例如：人類普遍具有「權威／顛覆」的道德基礎（學習模組），印度教家庭的孩童長期被要求以鞠躬來表達對長者、客人以及神的尊重，因此發展出對於權威尊重的具體道德知識，而美國孩童的成長過程中可能會因為沒有類似的文化環境與經驗，使得在相同的道德基礎之下無法發展出關於尊重權威的相關道德知識，尤有甚者，若其長期處於反獨裁的價值觀洗禮之下，在同樣的道德基礎之下可能

¹⁰⁷ Graham, J., Haidt, J. et al., op. cit., p.64.

¹⁰⁸ Graham, J., Haidt, J. et al., op. cit., p.64.

¹⁰⁹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193-194。

發展出顛覆權威的道德知識。¹¹⁰

人類學家 Shweder 同時也是文化心理學家有句名言：「文化和心理相輔相成」，我們的心智唯有在文化脈絡中運作方有意義，而一方面外在社會亦由心智所創造¹¹¹。道德依據社群生活的方式與價值觀建立共同規範，因此道德是蘊含文化脈絡，因此也可能反映出文化差異。例如雙胞胎姊妹在美國以及印度的家庭長大，對於服從權威與敬神的禮儀認知，可能有顯著的差異。

¹¹⁰ Graham, J., Haidt, J. et al., op. cit., p.64-65.

¹¹¹ Graham, J., Haidt, J. et al., op. cit., p.65.



參、道德判斷是直覺先行

心理學家 Wundt 及 Zajonc 都強調「情感優先」，認為我們看到的每樣事物的當下心中會立即浮現微小的好惡情感左右我們的思緒¹¹²；而 Bargh 也認為自動化歷程（及直覺）決定了人類大部分的日常決策。Haidt 認同道德判斷應該如同 Hume 所言是情緒驅動的，並且推理的影響有限，因此，提出道德判斷的社群直覺模式（Social Intuition Model）。Haidt 認為道德判斷心理機制的運作過程如下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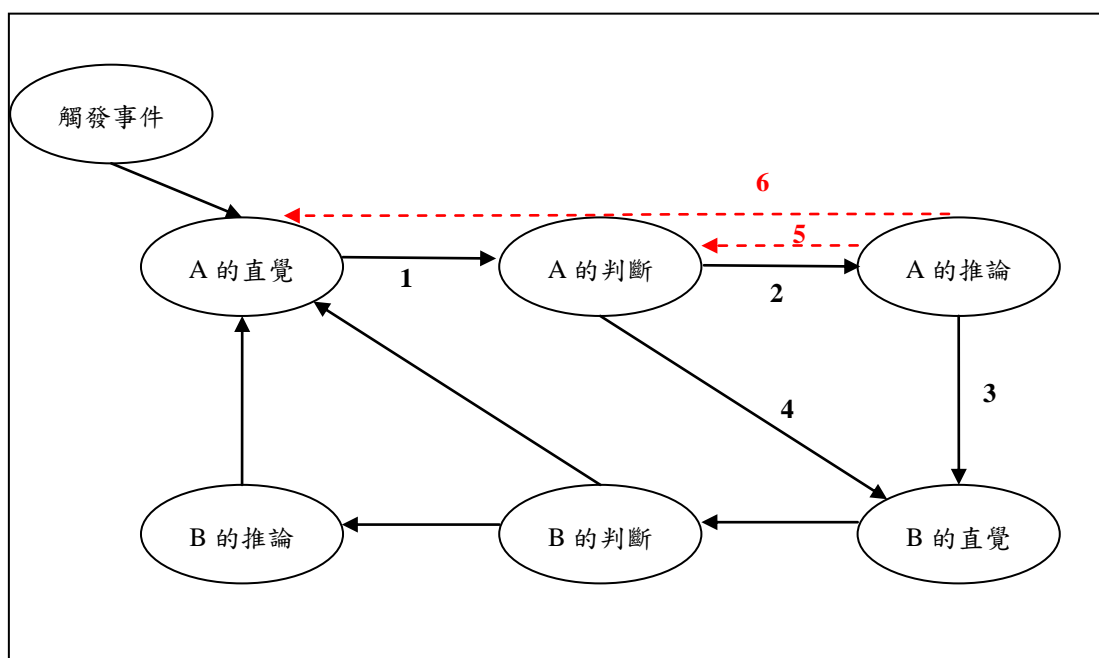



圖 4 道德判斷的社群直覺模式

資料來源：Haidt, J. (著)，姚怡平 (譯) (2015)。《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83。臺北：大塊文化。

上述的模型共區分為幾條不同路徑，代表我們與他人在面對事件發生時的道德反應與人際互動的影響，其中 1 至 4 為主要的連結，而 5 至 6 為可能發生但較少發生的連結，主要說明道德判斷由直覺產生，而直覺可以受他人的推論所影響，進而啟動新一輪的道德判斷，然而，就自身而言，要從理性推論反思或修改自己原先的判斷或直覺，是比較少見的情況。依序說明如下：

1. 直覺判斷：特定事件發生時，會觸發我們的直覺迅速作出第一個道德判斷。
2. 事後推理：我們依據道德判斷進行合理的推論、找理由與對外說詞。

- 
3. 理性說服：我們的推論有時可以影響他人的直覺（反過來說我們的直覺也可能被他人影響），進而產生新的（或修改原先的）道德判斷。
 4. 社群說服：指的是社群影響力，例如別人喜歡或不喜歡某個人，有時候甚至不需要知道理由也會影響我們對這個人的直覺看法。社群影響也可以說明我們很容易受到網路風向的影響而選擇支持或反對某個議題，儘管我們都還沒清楚認識該議題細節。
 5. 理性判斷：從推理過程產生道德判斷，這也是傳統理性論的觀點，然而 Haidt 認為此種模式較發生。
 6. 個人反思：指個人經過理性思考後修正改變的直覺，然而，我們的推論通常是服膺原先的判斷與直覺而運作，因此反思的情況雖不可能，卻是極少見。

Haidt 後續與 Wheatley 進行了一項實驗也證明了社群直覺模式。第一階段的實驗，他們將受試者分成兩群並且進行催眠，使得各自對「收取」或「經常」這兩個關鍵字產生厭惡感，而後提供六則故事請受試者進行道德判斷，故事的設定與道德相關，並且故事的陳述中含有「收取」與「經常」這兩組關鍵字，例如：收取菸業遊說團體的匯款、菸葉的遊說團體經常賄絡，而實驗結論如同預期，如果故事中包含了受試者的催眠關鍵字，受試者會認為該故事比較不道德。類似的方法在第二階段實驗中，改以與道德無關的故事內容進行測試，例如阿丹「試著收取教授和學生都偏好的主題以利討論」或「經常挑選的主題」等文字，實驗結果發現雖然大部分受訪者認為阿丹的行為沒問題，但仍有 1/3 的受試者因為受到催眠關鍵字的影響而對阿丹的行為進行譴責，受試者仍會提出譴責的理由，儘管理由可能是荒謬的。¹¹³ 受試者對催眠關鍵字的直覺影響了道德判斷，儘管題目本身無關道德爭議，受試者仍可為做出道德判斷並為其找理由。

Haidt 曾經做過研究觀察受試者對於「與傷害無關」的道德問題會做出甚麼反應，例如他詢問受試者對「雙方同意下的亂倫」或是「褻瀆國旗」等行為有何感想，多數人都不能接受這類行為，但不一定能馬上說出理由，他稱之為「道德錯

¹¹²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96-113。

¹¹³ Wheatley and Haidt 2005 轉引自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

愕」現象¹¹⁴。Haidt 認為道德判斷就跟審美觀一樣，我們觀賞表演或聽故事的時候，通常可以立即的感覺到我們喜歡或不喜歡，這些感覺是充滿著情緒的評價，是無意識的，不需要透過思考或證據就可以立即做出結論¹¹⁵。如同先前提到的「道德錯愕」，我們有時候無法用語言去解釋直覺上知道的事情，以致啞口無言，即便沒有理由我們仍可迅速地作出道德判斷，因此推理是在道德判斷之後發生，而事後編造的一些理由，通常是為了尋找支持自身道德判斷的論述，為自己的直覺進行辯護。

我們的心智是複雜的組成，然而我們通常只會注意到意識的、語言表達的、理性思想的部分¹¹⁶，因此我們以為可以透過理性辯論、推理說服別人改變其判斷，然而，通常事與願違。我們沒有理解到，道德判斷是直覺的、情感的、自動歷程的瞬間過程，感覺來得太快了而我們並不自知，當我們意識到理性作用時，直覺已經決定了，而理性在直覺之後才開始找辯護理由，因此，改變道德判斷要從改變直覺做起，而非語言推理的爭辯。

裂》，頁 93-94。

¹¹⁴ Haidt, J., 《象與騎象人》，頁 77。

¹¹⁵ Greene, J., & Haidt, J., op. cit., p.517.

¹¹⁶ Haidt, J., 《象與騎象人》，頁 46。



肆、道德直覺是多元的

對多元化的看法，Haidt 原本是悲觀的，他區分兩種多元化的概念：人口多元化與道德多元化，人口多元化使得西方世界在許多價值觀趨向解放擴大，以涵蓋多元的範疇，然而，道德多元化本質上就是 Durkheim 所形容的失序：一種對道德規範與價值缺乏共識的狀況。多元化道德不是道德議題，而是個人品味¹¹⁷。他為多元道德最終將無法成為共同遵守的規範，會帶來失序，如同西方世界一般，解放了道德價值。就理論而言，道德多元若走向道德相對論，亦無用處。因此他以演化的共同基礎以及模組理論試圖尋找多元化的最小公因數，他否認單一道德價值可以涵蓋解釋所有道德現象，因此他採多元論點，試圖找出「不可簡化的基本要素」¹¹⁸，也是他理論的特色之處。

Haidt 基於演化心理學以及人類學的相關研究，試圖建構一道德基礎理論，用以解釋普遍的道德思維模式與多元的道德文化差異。他與 Joseph 組成研究團隊，採新綜合理論的方式提出道德基礎理論（Moral Foundations Theory）。

Haidt 與 Joseph 的道德基礎理論整合了 Shweder 的三元倫理觀、Fiske 的社交關係四種模式、以及 Brown 以及 Franz de Waal 有關人類道德心理的共通性以及人類道德基石的清單等內容，試圖蒐集道德的可能樣貌，對於不同的社會情境，人類可能有的道德評價，以此作為基礎，再透過研究設計找出演化心理學家常使用的社交生活適應難題，將這些難題與不同文化進行連結，發掘出相關的美德，¹¹⁹接著再透過模組化的方式，將適應難題、觸發物、情緒以及美德等項目串起關聯性，彙整成一個個的模組，成為道德基礎。

他們發現從這些道德樣貌的蒐集可以歸納出最顯著的生活適應難題分別是：保護與照顧幼童、建立互惠的夥伴關係、建立聯盟、建立層級機制、遠離傳染性

¹¹⁷ Haidt, J., 《象與騎象人》，頁 283。

¹¹⁸ Graham, J., Haidt, J. et al., op. cit., p.59.

¹¹⁹ Graham, J., Haidt, J. et al., op. cit., p.62.

疾病威脅、以及對霸凌與壓迫的抗拒等六項¹²⁰，每一組道德基礎由對立的善與惡二元道德評價組成，模組內容分述如下：

1. **關愛/傷害**：哺乳類動物都會面臨著照顧脆弱的後代的適應性難題，靈長類尤其需要花費更多時間與心力在照顧幼兒，因此人類演化出母職的道德基礎，容易偵測到孩子的痛苦、憂傷或需求等跡象，並對其做出同情、關愛或憤怒等道德反應，歷經長時間的演化，人類對可愛娃娃、卡通或動物也受到類似的激發而產生道德作用。在此一模組中，減少他人的痛苦為善，而引發傷害為惡，道德情緒是慈悲或憤怒，相關美德為仁慈或關愛。
2. **公平/欺騙**：動物的社群生活面臨與他人相處的各種型態，從中經驗到相互合作或是自私行為所帶來的後果，因而演化出對於互惠公平的道德基礎，我們偵測到別人與我們的互動若是信任互惠的，便會產生愉快的感覺，若是偵測到欺騙與利用，則會產生憤怒與厭惡。在此一模組中，平分享是善的，而不公平的剝奪是惡的。道德情緒是感恩、生氣或罪惡，相關美德為公平、正義、信賴等。
3. **忠誠/背叛**：觀察黑猩猩會以建立團隊的方式提升群體競爭的優勢，而人在面臨群體競爭的適應難題中，亦演化出團隊意識、效忠團隊的道德基礎，我們會偵測個體對團體的態度，若是個體對展現對團隊的忠誠為善，個體試圖破壞團結或背叛為惡，團體可能是任何社群團體、政治團體、運動代表隊、國家等。道德情緒為自豪或憤怒，而相關美德為忠誠、愛國、自我犧牲。
4. **權威/顛覆**：觀察許多動物的演化過程會發展出群體生活層級化的特色，上級對於下級有保護與責任，而下級對上級表現服從與尊重，彼此各司其職為群體生活帶來最大利益，因此，發展出對合法權威的統治或順從的道德基礎，我們偵測對於權威的態度，敬畏或景仰是善，敵對或顛覆

¹²⁰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194、260。

是惡，象徵權威的事物可能是警察或司法等合法性制度，或是父母、專業人士、領導人等。道德情緒為尊重或恐懼，相關美德為服從。

5. **聖潔/墮落**：人類是雜食性動物，什麼都可以吃，但是在探索新食物的過程中，必須有謹慎的態度確保食物的安全，人類一方面喜歡新事物又恐懼新事物，吃了不乾淨的東西導致傳染性疾病，是人類生存的一大難題，因此發展出一套聖潔的道德基礎，透過厭惡情緒偵測並遠離那些帶病原體或污染源的東西，例如排泄物、屍體、腐敗食物等，又稱為行為免疫系統。聖潔的道德基礎演化至今也拓展了範圍，人們對於新移民的排斥以及宗教或象徵性事物的神聖感，都與此有關。而髒亂汙穢是惡。道德情緒是噁心、厭惡，相關美德是禁慾、虔誠、潔淨。

6. **自由/壓迫**：此項道德基礎是對公平/欺騙、權威/顛覆等兩項道德基礎的概念再釐清，後續的研究者針對「公平」的涵義，除了互惠之外，更有人解釋為「地位不平等」，特別是在不合法的權威透過壓迫、霸凌、限制的方式欺壓弱小，會激發受壓迫者的道德基礎做出反抗。原始觸發物為霸凌和暴政，演化至今任何自由受到脅迫之事都會激起人們的道德感。基此，公平/欺騙的道德基礎中所謂的公平，Haidt 修正為「符合比例原則」的公平，亦即希望自己的付出獲得合理的報償且不被利用。

Haidt 與 Joseph 歸納出六項道德基礎（如表 1），藉此說明我們的道德感來自道德基礎的運作，提供我們道德判斷與評價，例如我們看見人焚燒國旗，啟動忠誠/背叛的模組評價此行為不愛國，同時可能也會啟動神聖/墮落模組激發厭惡情緒並評價這是墮落的行為，但對某些人來說焚燒國旗無關傷害與公平，認為此行為與道德無關。行為與道德基礎的連結方式，不同文化之間有其差異，構成多元化的道德母體與價值觀。

表 3 修正後的六大大道德基礎


	關愛／傷害	公平／欺騙	忠誠／背叛	權威／顛覆	聖潔／墮落	自由／壓迫
適應 難題	保護及關愛 兒童	收互惠之利	組成團結的 聯盟	在各階層打 造有益的關 係	避免污穢物	避免團體中 有人一有機 會就想統治、 霸凌及 限制他人
原始 誘因	某人的小孩 表現出受 苦、憂傷或 貧窮	欺騙、合 作、瞞騙	團體面臨的 威脅或難題	統治和歸順 的跡象	排泄物、死 人	嘗試統治、 壓迫的跡象
現存 誘因	大象寶寶、 可愛的卡通 人物	忠誠的婚姻 關係、壞掉 的售賣機	運動代表 隊、國家	老闆、受敬 重的專業人 士	禁忌的信念 (共產主義、 種族歧視)	專制、強權 (納粹主義、 集權主義)
專屬 情感	慈悲	氣憤、感 激、愧疚	群體自豪 感、對叛徒感 到氣憤	尊重、恐懼	反感	義憤、抗拒
相關 美德	關愛、仁慈	公平、正 義、可靠	忠誠、愛國 心、自我犧牲	服從、聽從	禁酒、禁 欲、虔誠、 潔淨	自由、正義

資料來源：彙整自 Haidt, J. (著)，姚怡平 (譯) (2015)。《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195、257-264。

Haidt 認為道德基礎理論只是剛開始，道德基礎尚待更多研究修正或擴充，道德基礎或許也並非僅限於目前的六項，至於符合成為一項道德基礎須具備甚麼條件，Haidt 亦給出五個原則，凡能充份彰顯下列原則的道德項目，即具備發展成為道德基礎的潛力¹²¹：

1. 對於第三者的規範性評價具有共同意向：道德的發展源自於社群生活發展出「共同意向」，同一社群內若發展出共同的規範框架，並使得我們據此作為評斷第三者道德優劣的準則，例如社群間經常討論別人八卦的那些道德問題，則此共同意向或規範框架則具有發展成為道德基礎的潛力。
2. 自動情感評估：道德基礎理論是一種直覺主義理論，若某項道德議題或準則能迅速激發我們的情緒與直覺反應，則亦具備道德基礎的特性。

¹²¹ Graham, J., Haidt, J. et al., op. cit., p.91-95.

- 
3. 廣泛的文化特徵：道德基礎雖然源於先天，卻可以透過文化學習後天改造，文化經由歷年的演化重新被基因採納適應，道德基礎是由基因與文化共同演化，因此道德基礎越能彰顯特定文化特徵的項目，越具有成為道德基礎的條件。
 4. 先天預備的證據：道德基礎對於先天的假定，使得當行為或能力越是能呈現與生俱來的天賦，越能符合道德基礎的要求，特別是在人類嬰幼兒時期，尚未經過社會化或學習，就能從其行為看出部分道德特性。
 5. 演化基因自我適應優勢：道德基礎源於天生基因並與文化共同演化，以演化的觀點，必定是具有進步與優勢的基因方得在生存競爭中被採納並且流傳下來，因此沒有帶來基因適應優勢的項目，則無法符合道德基礎的要求。

第三節 理論的實證研究



Haidt 提出道德基礎理論之後，更開發了道德基礎問卷（Moral Foundations Questionnaire）作為理論應用的工具，累積更多實證研究，主要焦點關注在道德基礎與心理特質、政治意識形態、群體間的文化差異以及個人態度預測等面向。

道德基礎問卷由 Graham、Haidt 以及 Nosek 共同開發，主要測量每個人的道德基礎運作方式，依據五項道德基礎內容分別設計題目，並分兩階段問題，第一階段詢問「當決定是非對錯時，下列因素是否為重要考量因素？」，第二階段則是針對不同的陳述句，詢問是否贊同或反對。五項道德基礎各以六個問題方式穿插詢問，例如詢問「對方是否殘酷」（與「關愛／傷害」基礎有關）、「是否不尊敬權威」（與「權威／顛覆」基礎有關），最後分別依五項道德基礎加總得分，藉此評估受測者的道德基礎組成與倚重程度。

有關心理特質的研究，Haidt 應用並整合 Dan McAdams 人格三層次理論與道德基礎理論，探討個人如何建立政治意識形態傾向。人格三層次理論認為人格是由天生特質、社會適應、以及自我敘事三種層次所構成，Haidt 認為六項道德基礎如同第二層次的社會適應，可以做為人格特質與政治意識形態之間的中介因子，亦即與生俱來的特質影響了所倚重的道德基礎類型，進而影響其自我敘事的政治意識形態是傾向自由派或保守派¹²²。其他研究更發現具有特定人格特質仰賴特定道德基礎的傾向更明顯，例如：高內疚傾向的人會對關愛／傷害較為重視¹²³，而精神病態人格的人則對關愛及公平較不敏感¹²⁴。

Haidt 運用道德基礎理論去分析政治意識形態的研究頗豐富，他首先證實了政

¹²² Haidt, J., Graham, J., & Joseph, C. (2009). Above and below left-right: Ideological narratives and moral foundations.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2-3), 110-119.

¹²³ Ent, M. R., & Baumeister, R. F. (2015).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guilt proneness affect how people respond to moral tradeoffs between harm avoidance and obedience to authori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74, 231-234.

¹²⁴ Glenn, A. L., Iyer, R., Graham, J., Koleva, S., & Haidt, J. (2009). Are all types of morality compromised in psychopath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23(4), 384-398.

治自由派與保守派的對立衝突往往來自其各自對道德基礎的倚重程度不同，這也反映在自由派與保守派的政策立場與選戰訴求的差異¹²⁵；此外，他更發現自由派與保守派之間對彼此的刻板印象，當評價對方的道德時，自由派的人對保守派有較多的誤解¹²⁶；而 Haidt 更試圖以道德基礎理論來建立新的政治意識形態劃分方式，他成功劃分了四種政治意識形態態樣，分別是世俗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宗教左翼以及社會保守派¹²⁷，相較於傳統以左右光譜的簡易劃分，Haidt 認為透過道德基礎理論的方式能更細緻描繪出政治意識形態最起碼有這四種集群的差異。整體而言，Haidt 以道德基礎理論提供政黨或候選人在政策辯護與選戰訴求時的策略分析，獲得廣泛關注，也證實道德基礎理論在深入分析問題的實用價值。

有關群體間的文化差異的相關研究，Graham 在 2011 年的研究，他發現從功能主義的角度又可以將五種道德基礎區分為兩類：個體自主型的道德基礎（individualizing foundations）以及社群連結型的道德基礎（binding foundations），前者如關愛／傷害、公平／互惠，重視個體權利的保護或尊重，後者如忠誠／背叛、權威／顛覆、聖潔／墮落，屬於個體與群體之間的歸屬、互動或連結的關係。Graham 的跨文化研究發現東方文化（東亞、南亞、東南亞）在忠誠／背叛、聖潔／墮落這兩項道德基礎的倚重程度顯然高於西方文化（美國、加拿大、西歐），西方文化較重視個體相關的道德基礎¹²⁸。此外，Graham 在 2012 年的研究也發現，病原體流行率可以用來預測該文化的道德基礎是傾向個體自主型或社群連結型，病原體流行率較高的地區顯然有較高的社群連結型道德基礎¹²⁹。

在個體態度預測方面的研究，Haidt 在 2012 年透過道德基礎問卷收集分析受

¹²⁵ Graham, J., Haidt, J., & Nosek, B. A. (2009).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rely on different sets of moral found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6(5), 1029.

¹²⁶ Graham, J., Nosek, B. A., & Haidt, J. (2012). The moral stereotypes of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Exaggeration of differences across the political spectrum. *PloS one*, 7(12), e50092.

¹²⁷ Haidt, J., Graham, J., & Joseph, C. (2009), op. cit., p.110-119.

¹²⁸ Graham, J., Nosek, B. A., Haidt, J., Iyer, R., Koleva, S., & Ditto, P. H. (2011). Mapping the moral domai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1(2), 366.

¹²⁹ Van Leeuwen, F., Park, J. H., Koenig, B. L., & Graham, J. (2012). Regional variation in pathogen prevalence predicts endorsement of group-focused moral concerns.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測者的道德基礎傾向，並以此預測其對 20 個爭議議題的態度是贊同或反對，例如同性婚姻、墮胎等，發現相較於年齡、性別、宗教和政治立場，不同道德基礎的得分更能預測其態度。在關愛／傷害項目得分較高者，確實對涉及暴力或殘忍的議題較敏感，在忠誠／背叛項目得分較高者更重視避免褻瀆國旗，其中也發現聖潔／墮落此項道德基礎則最具態度預測性¹³⁰。道德基礎理論提供一個深入分析問題的工具，並且讓我們了解有時候針對類似的問題我們可能有截然不同的態度，例如墮胎、安樂死、死刑都是牽涉到生命議題，但通常在解釋一個人為何反對墮胎及安樂死，多半會與「聖潔／墮落」的道德基礎有關，而反對死刑的人則是以「關愛／傷害」來解讀較為貼切¹³¹。道德基礎理論提供了更細緻化多重的分析視角。

Haidt 開發了道德基礎問卷作為一種自我陳述調查方法以測量道德基礎，另外更有其他學者以隱含性測量方法、心理生理學以及腦神經科學方法、以及文本分析法去測量一個人所具備的道德基礎架構，多元的方法以及綜合學科不斷證實並修正道德基礎理論，使得道德基礎理論與方法論在未來發展將共同進化。¹³²

33(5), 429-437.

¹³⁰ Koleva, S. P., Graham, J., Iyer, R., Ditto, P. H., & Haidt, J. (2012). Tracing the threads: How five moral concerns (especially Purity) help explain culture war attitude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6(2), 184-194.

¹³¹ Graham, J., Haidt, J. et al., op. cit., p. 78.

¹³² Graham, J., Haidt, J. et al., op. cit., p.69-70.

第四節 理論的批判



道德基礎理論主張道德的先天性、文化學習性、直覺性與多元化的四個觀點，並提出 6 項道德基礎包含關愛、自由、公平、忠誠、權威、聖潔，使得道德範圍重新被界定。道德基礎理論雖然受到廣泛的注意與運用，也引發不同的批評。學者針對此理論的批評主要聚焦於理論的四大主張。

首先多數學者質疑道德的先天基礎，Suhler 和 Churchland 認為任何「天生論」的說法都必須透過嚴格的遺傳學證據檢驗，甚至提出腦神經迴路等相關的基因序列，他們認為 Haidt 必須更具體說明道德基礎如何天生，而非只是拼湊演化的故事¹³³；其次，針對文化學習能編輯道德基礎的主張，大體上並沒有人反對這種說法，然而針對跨文化為何呈現出不同的道德，Turiel、Killen 和 Helwig 等學者站在認知發展的角度認為幼兒是透過角色扮演學習自我道德建構，不同文化提供的學習情境與角色不同，使得幼兒的認知發展停留在不同階段，不同階段的認知發展才是主要道德差異的原因，他們認為 Haidt 誇大了文化學習的影響力，而忽略了個體有意識的學習發展過程¹³⁴；其三，對於道德直覺先行的批評，Greene 認為理性不總是居於情緒之後，道德判斷應該有兩種路徑，為認知與情感各自競逐的結果，而 Narvaez 也認為推理與直覺應該是相互合作的，我們的直覺作用可能是來自長期以來意識推理的累積而成的捷徑，因此，探索直覺也不可忽略意識發展過程¹³⁵；最後，則是對道德多元論的批評，Gray 等人以及其他道德單一論者認為所有的道德基礎最終都可以歸為「關愛／傷害」，他們認為任何道德問題都可以找到「加害者與受害者」等二元模組去衡量該道德問題確實與「關愛／傷害」有關，因此多元論是不必要的，Harris 則認為應該提出更具規範性的觀點以指引人類最大幸福，而合理衡量道德價值的方式就是以「關愛／傷害」作為道德判斷基準。¹³⁶

此外，有些人也分別針對各項道德基礎是否能完整涵蓋道德內容提出質疑，

¹³³ Graham, J., Haidt, J. et al., op. cit., p.86.

¹³⁴ Graham, J., Haidt, J. et al., op. cit., p.87.

¹³⁵ Graham, J., Haidt, J. et al., op. cit., p.87.

¹³⁶ Graham, J., Haidt, J. et al., op. cit., p.88-89.

Janoff-Bulman 提出一個 2X3 的道德矩陣，將道德動機區分為趨近、迴避，並將道德情境分為個人、人係關係、群際關係，認為 Haidt 的道德基礎理論無法完整對應此矩陣，陸續有其他學者提出各式各樣的道德基礎包含效率／浪費（Efficiency／Waste）、誠實／欺騙（Honesty／Deception）等。

Haidt 對於批評均抱持著歡迎的態度，並持續修正調整道德基礎理論的內容，他也認為在個體發展道德的過程、意識推理的運用、以及各項道德基礎的差異與影響，都是可以再進一步研究探索的議題。

第五節 小結



Haidt 認為道德心理學的理論發展脈絡是沿著認知→多元→直覺的理路前進。90 年代以前由 Kohlberg 的認知發展理論主宰道德心理學研究領域，而後開始有學者從演化心理學探討道德情緒，人類學亦發現更多社會文化有更豐富的道德態樣與內容，於是，開啟道德心理學轉往情緒、多元道德的研究路線，而腦神經科學以及認知科學提供直接的生物構造證據證明情感之於道德的重要作用，透過大腦認知科學進一步區分為直覺以及推理兩種認知程序，這兩種程序都對道德判斷起著不同作用。

Haidt 認為道德最初與情緒有關，是屬於直覺領域的，又從人類學領域看見道德價值的多元文化意義，他認為探討道德應該同時關注這兩個領域，而匯聚的關鍵在於「直覺」，因此，他提出「社會直覺模式」，強調道德判斷是直覺優先、推理其次，顛覆主流看法為道德心理學研究邁入下一個里程碑。為了進一步拓展直覺理，他融合文化心理學、社會學的內容，將社會直覺模式提升成為「道德基礎理論」，主張人類的道德起於直覺判斷，而直覺源自於天生的道德基礎，這些道德基礎是多元的，並且可透過文化學習型塑個人的道德觀。

Haidt 進一步提出共六項道德基礎內容，詳述每一個項目作為道德基礎的理由、演化由來、關聯的情緒以及美德，作為分析描繪個人道德觀的實用工具。Haidt 開發道德基礎問卷並持續性地將道德基礎理論應用在跨文化以及政治意識形態的研究，依據研究結果持續修正理論內容，此理論也成為道德心理學與政治心理學重要理論。

第四章 Haidt 的社群分析與正義觀

Haidt 的道德基礎理論說明了人類道德的由來與多元樣態（what），而人類為何需要道德（why）？又該如何道德（how）？Haidt 從功能主義的角度定義，他認為道德有其工具性目的，主要為抑制私慾並達到團體合作的目的，然而，Haidt 更發現團體的形成卻也容易帶來對立與衝突，他從跨文化研究發現，即便人類因為共同的道德價值而群聚成團體，然而，對於人與社會的關係每個人看法各異，形成不同的團體正義觀，團體在互動的過程也容易因為正義價值的差異產生摩擦與衝突。人類希望透過道德成就合群生活，卻往往在實踐過程中背離其目的，究竟原因為何？Haidt 試圖從團體心理、道德差異與多元正義價值分析衝突的根源，並從道德心理學思索社會衝突的化解之道。

第一節 道德使自私的人類變得團結

壹、人是自私的卻又相互合作

一、個體層次的道德作用

個體是自私的。演化論的角度認為，基因是自私的，我們的行動為了有利於基因的散布，因此人類會採取各種利己的策略性手段以提升自己的利益。

策略性手段中，有時候會包含利他的行為。人際互動中，我們有兩種類型的利他行為，一種是對於親族的慷慨，一種是對於陌生人的互惠。前者基於演化論的親擇，近親基因的散布也是有利於個體，後者則是基於人類長年的社群互動所發展的，對待別人好，別人也抱以相同的回報，能增進自身利益。¹³⁷因此，這兩種選擇性的利他，本質上還是自私。

然而，人際的互動並非總是如理想中的公平及互惠，有些人採取「一率給予」的策略會遭人利用，有些人卻「只拿不給」成為揩油者，為了抑制這種情況發生，

¹³⁷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221。

於是發展出道德。¹³⁸

道德使得我們理解到互惠利他是公平的，違反規則就會遭受別人的閒言閒語，而我們又如同 Glacon 所言極為在乎表面名聲，因此在行為上就受制於道德。這種道德作用，Haidt 稱之為「開明的自私」¹³⁹，是一種選擇性、策略性的、有限的利他行為，本質目的還是利己，道德用來確保每個人都採取公平及互惠的方式交流，也是大部分道德心理學所闡述的內容。

二、群體層次的道德作用

然而，道德能不能造就可靠或普遍性的利他行為？成為真正不求回報的德行之人？觀察生物界，蜜蜂或白蟻都有一種犧牲自我以保護群體的行為產生，Haidt 關注社會事實，他更重視團體生活之中的道德作用。Haidt 在美國 911 事件發生後親身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強烈愛國情操，使他發現人在特定情況下會很想加入團體，可以為了團體勝出而不惜犧牲自己利益。人類原來也有類似生物界的「團體感」心理機制。

Haidt 引用 Darwin 的「群擇」理論說明團體感的運作，當個體一旦合作成為團體，團體之間的競爭會發生群擇作用，團體感、向心力較強的群體較有機會打敗那些由自私的個體組成的群體。¹⁴⁰

然而，Darwin 也發現若從天擇的觀點來看，群擇的論點有其矛盾處。群體能勝出，仰賴較多的犧牲自我的個體基因，而這些容易犧牲的個體在缺乏後代繼承的情況下，群體又將如何存在？反之，群體中的自私個體（揩油者 free-rider）容易在個體競爭間勝出，那群體又該如何產生團體感及向心力以提升獲勝機率呢？¹⁴¹

Darwin 而後提出多層次選擇（multilevel selection）理論用以解決揩油者問題，他認為人類的組成包含多個層次，例如染色體、細胞、有機體、群體、社會等，

¹³⁸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212。

¹³⁹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285-286。

¹⁴⁰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290。

¹⁴¹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288-290。

每個層次都會發生競爭與天擇，與道德相關的兩個層次為個體與群體，Darwin 認為人如果有辦法抑制自私基因，則個體層次的選擇會弱化，一旦個體沒入入群體，群擇開始發揮作用¹⁴²，因此團體感、向心力勝出的團體則佔有競爭優勢。

Darwin 認為人類的團體感的演化步驟依序如下：人類的直覺認為群居有利於生存，而人際交往若採互惠方式能帶來最大好處，因此發展出道德以抑制指油者的自私，並進一步透過宗教文化或集體儀式的作用，將這種抑制私慾的道德神聖化成為一種團體精神¹⁴³，至此，一報還報的互惠互利不再是道德的最終目的，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自我奉獻以及團體精神的彰顯，道德也從開明的自利，變成一種普遍性、不求回報的利他行為。

Darwin 敘述道德演化的來源：「最終，我們的道德或良知變成一種高度複雜的情感－基於社群直覺，泰半以同胞的讚許進行引領，再用理性、自利及之後的深切宗教感受加以控制，最後用教導和習性加強之。」¹⁴⁴

道德是一種情感直覺，我們在乎名聲，不斷地感受來自別人對我們的評價，不斷地抑制自私的行為，雖然與自利的基因相衝突，但藉由宗教或集體儀式引領與提升作用以及習慣之後內化成我們的行動，成為外在展現出道德。就是群體有關的生存適應機制。

¹⁴²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289。

¹⁴³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290-291。

¹⁴⁴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292。



貳、團體感與集體意識

Haidt 發現人類的團體感展現在特殊的集體儀式作用之下，例如美國大學生的足球運動，成千上萬的學生彼此不認識的情況之下，透過參與賽前儀式、酒精催化、穿特殊服裝、唱歌、同步移動、以及比賽結束後的集體歡慶或哀悼等行為，創造一種團體感，在當下個體的行為已經無關足球的物理運動，而是展現出一種現象：單一個人無法被看見，但群體可以¹⁴⁵。群體大於個體的加總。

團體感是一種特別的集體情緒，可以抑制自私、弱化個體層次的天擇作用，人是如何從個體進入到群體的過程，Haidt 認為 Durkheim 的雙重人論點可以引為參考。Durkheim 從社會學的觀點描述人有兩種層次的社群情感運作：第一個層次是我與其他個體之間的情感連結落實在日常生活關係中，例如，我們感受到對彼此的感覺是尊敬、鍾愛、恐懼等；第二個層次是把我連結至整個社會實體，我只是整體的一小部份，行動必須以整體為依歸。我們的社群情緒在這兩個層次游移，第一個層次仍保有我的人格自主，第二個層次則是打開蜂巢開關而關閉了自我。¹⁴⁶Durkheim 認為，當「集體亢奮」的情緒出現之後，人會打開蜂巢開關進入神聖領域，自我會消失，會以集體利益為主。

Haidt 認為人類大部分的生活時間裡，我們就像黑猩猩一樣是自利的個體，但人類也有 10% 的可能性成為蜜蜂之類的合作群體，他以「蜂巢開關」來形容我們的「團體感」心理機制，一個個蜂巢猶如社會的多元團體，一旦我們進入蜂巢即成為團體的一部份，就是蜂巢開關打開之際，人會從世俗領域進入神聖領域，變得在團體內不自私、更有愛。

團體感能帶來什麼好處？如何使群體更有競爭力？McNeill 研究軍隊訓練以及戰場士兵時提出「強健型連結」（muscular bonding）假說，認為士兵同步化、有節奏移動的訓練方式，將「我」變成「我們」是種強健型連結，可以讓人忘記

¹⁴⁵ Graham, J., & Haidt, J. (2010). Beyond beliefs: Religions bind individuals into moral communiti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4(1), 140.

¹⁴⁶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338。

自己，彼此信任，以一個單位運作，擊敗那些缺乏向心力的團體。¹⁴⁷

生物學以及社會神經學發現，當人類進入這種忘記自我、變得無私、更有愛的狀態，與生理上大腦分泌催產素以及鏡像神經元系統的作用極為類似。催產素是一種賀爾蒙及神經傳導物質，通常是脊椎動物讓雌性做好母性的準備，例如分泌乳汁或是觸摸照顧後代等，其他深入的研究發現，催產素會產生信任感、強化同理心以及提高向心力，使人更願意融入群體。¹⁴⁸人類的鏡像神經元系統能使人透過鏡射別人的動作就能感受到彼此的痛苦和喜悅，例如我們看見別人微笑，就能刺激微笑時的部分神經元，即使我們不微笑，也能感到快樂。Singer 的研究發現，我們的鏡像神經元作用是有選擇性的，我們選擇與我們喜好的、相近的人有同步感受¹⁴⁹。因此，Haidt 認為這也說明我們並不是盲目地打開蜂巢開關，我們更有可能跟道德母體類似的人產生鏡像反映，產生同情共感的移情作用。¹⁵⁰

團體感能帶來強健連結、信任感、向心力、凝聚力，團體成員在團體內貢獻熱情、效忠與尊敬，形成一種社會資本¹⁵¹，使得團隊更具競爭力。例如猶太鑽石商因為彼此的信任降低了交易成本並提升貿易效率，使得他們的商業競爭力強。

Graham 將道德基礎理論分為兩個群組，關愛／傷害、公平／欺騙為個體自主型群組，而忠誠／背叛、權威／顛覆、以及神聖／墮落為社群連結型群組¹⁵²，Haidt 認為社群連結型的道德更能促進團體感，而藉由道德所引領的團體感優勢，Haidt 稱之為道德資本。Haidt 將道德資本定義為：「維持道德社群的資源」、「在社群裡，環環相扣的價值觀、德行、規範、常規、認同、體制、技術，跟演化的心理機制搭配運作，使社群因此能抑制或控制自私行為，並落實合作。¹⁵³」一個社會有許多蜂巢（團體）組成，團體內彼此建立強連結、同理心與凝聚力，而個體歸屬於多元團體，使得這些道德資本交錯建立，將社會更緊密連結並堅固。

¹⁴⁷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333。

¹⁴⁸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348。

¹⁴⁹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350-351。

¹⁵⁰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351。

¹⁵¹ 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ism) 根據 R. Putnam 的定義，指的是一種個體之間的社交關係，以及因社交關係而形成的互惠信賴規範。引自 R. Putnam (2000) 《單人保齡球》(Bowling Alone)。

¹⁵² Graham, J., Nosek, B. A., Haidt, J., Iyer, R., Koleva, S., & Ditto, P. H., op. cit., p. 366.



參、宗教信仰與道德社群

Haidt 認為集體儀式能產生集體意識、一種團體感，使個體沒入群體，展現出一種抑制私慾、犧牲奉獻的道德力量，以此強化社群的連結。這種集體儀式所產生的道德力量，最常見於人類的宗教信仰活動。

對於宗教信仰的研究，911 之後的美國社會開始興起一股無神論者的反宗教情結，許多學者出書探討這些標榜聖戰的自殺炸彈客受宗教指引而做出毀滅行徑的背後動機，Haidt 稱之為新無神論者，包含神經科學學者 Sam Harris 以及生物學家 Richard Dawkins 等人。他們認為宗教是一種對超自然代理人的信仰，而這種信仰是一種謬論或妄想，他們把信徒看成單一個體，認為宗教信仰是一種「信仰→行為」的單一單向過程，錯誤的信仰產生錯誤的行為，帶來恐怖攻擊與毀滅，這是理性推理錯誤的使然。¹⁵⁴ Dawkins 從演化的觀點認為，不同的宗教亦歷經了長時間的競爭與演化，並達到對環境的適應而生存，他認為上帝是一種有害的幻象，宗教的適應模式猶如寄生蟲，人是宿主，寄生蟲使宿主作出有害自己的事而有利自身生存，宗教正是弱化人類的自私本能、終至自我毀滅，例如自殺炸彈客，因此人類應該遠離宗教¹⁵⁵。

然而事實上宗教卻是長久存在於人類的歷史中，Haidt 認為過去心理學者或是無神論者關於宗教的研究著重在個體的信仰，亦即犯了理性論者從個人主義的道德觀出發的錯誤，然而，若從更廣泛的道德基礎理論的觀點來看宗教，會發現宗教具有團結與凝聚向心力的社會性功能，而社群型連結包含忠誠、權威、以及聖潔有助於解釋此社會性功能。

許多宗教敘事和教義通常是創造和維護一個群體、教會或國家，強調忠誠的道德義務，特別是要求群體內的個人負有更高的道德義務與自我犧牲，而對他人的同情和公平的態度也僅限於內部群體。從個人主義型的道德觀來看，這種排他性的作法違背了關愛與公平的基本道德，但若從社群連結的角度，內群體的約束

¹⁵³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430。

¹⁵⁴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370-372。

¹⁵⁵ Graham, J., & Haidt, J., op. cit., p.147.

力卻是強化彼此的向心力¹⁵⁶。

世界上的主要宗教對於道德的指導，教導人必須表現出對權威人物的正確尊重，遵守規則和誠命，履行職責一個人的社會角色，尊重傳統和宗教團體的機構。例如猶太教包括誠命以紀念父母、基督教也反覆要求順服上帝的命令等。¹⁵⁷

對於聖潔的要求，許多宗教對於飲食、衣著與性行為都有相當的規範與限制，例如可蘭經要求在敬拜之前先淨化自己，在醉酒或不潔淨時禁止禱告；新約聖經特別關注耶穌及其追隨者的淨化等，透過這些禁令與限制，傳遞出具有廣泛共同意義的宗教習俗，這些規範也將社會秩序轉變為神聖的秩序。¹⁵⁸

若將道德定義為個人型道德基礎的關愛與公平，則忠誠、權威與聖潔都將被視為人類惡行的根源，然而我們可以看到宗教教義與經典直到今日仍然傳遞這些價值，仍有許多部落社會或非西方國家甚至美國政治保守派仍在宣揚這些價值的美好，宗教能彰顯這些道德價值，這也表示道德應該更具包容性，應該從社群層次的觀點去擴大理解其內涵¹⁵⁹。Haidt 從對宗教的論述印證了道德應該包含更多傷害與公平以外的價值。

Haidt 認為，宗教的研究不單純只是個體「信仰→行為」的單向過程，從社會群體層次來看，宗教是一種「信仰 VS 歸屬感 VS 行為」交互雙向影響的複雜過程¹⁶⁰。許多研究證實有宗教信仰的人的確比較快樂，Brooks 更發現實際的參與宗教儀式及練習（religious practice）相較於單純的信仰（religious beliefs）帶來更多快樂¹⁶¹，Durkheim 認為個人猶如被鑲嵌在社會中，社會提供個體意義與幸福感，當個體對宗教與社群的參與程度越高，則自殺率越低。Haidt 認為透過宗教的練習與參與能創造集體意識，提供一種共享的道德社群意義，從道德基礎理論而言，透過宗教將忠誠、權威、聖潔的道德基礎神聖化，使得自我降級並沒入整個道德群

¹⁵⁶ Graham, J., & Haidt, J., op. cit., p.144.

¹⁵⁷ Graham, J., & Haidt, J., op. cit., p.144.

¹⁵⁸ Graham, J., & Haidt, J., op. cit., p.144.

¹⁵⁹ Graham, J., & Haidt, J., op. cit., p.144.

¹⁶⁰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372-373。

¹⁶¹ Brooks, A. C. (2008).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why happiness matters for America--and how we can get more of it. New York: Basic Books.

體，這種自我控制與自我規範的行為，呼應 McCullough 和 Willoughby 所說自我調節理論，而這種自我調節是社交性的團體儀式或實踐，也是個體達到幸福快樂的根源¹⁶²。

Haidt 引用 Durkheim 對宗教的定義：「具有信仰和習俗的統一系統」把「成員統合成單一的道德社群」，印證了 Darwin 的認為群擇促成道德部落的興起，Darwin 也印證了 Durkheim 認為人是雙重人的說法，人是在個體層次以及群體層次之間游移。他認為宗教儀式與人類的信仰基因是共同演化，一方面有利於維繫道德的宗教能活存長久，一方面人的群擇層次對宗教信仰有需求¹⁶³，因此人無法單靠理性擺脫宗教，而站在社會集體層次來看，宗教也不必然是壞的。宗教在演化之下日趨重視道德，宗教能引領團體歸屬感、信任感、凝聚向心力等有利於群體作用，使得宗教能促進道德社群的產生，道德社群能帶來道德資本，有利於群體競爭力。

¹⁶² Graham, J., & Haidt, J., op. cit., p.145.

¹⁶³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383-384。

第二節 多元道德社群帶來對立與衝突



壹、主觀偏見與團體正義感

Haidt 認為多元的道德基礎構成我們對正義的看法，因此每個人因為道德基礎的差異，所形成的正義看法亦是不同，對 Haidt 而言，正義是主觀的道德價值選擇，然而心理學上的研究證據顯示主觀價值卻經常是帶有偏見的。Haidt 認為人容易耽溺於自己的主觀經驗而變得自以為是，他從心理機制探討人類這種自以為是的特性主要有三種論點：我們會為自己的意見辯護、我們帶著玫瑰色鏡子看自己、以及素樸實在論。

Haidt 從道德推理的研究發現，我們的推理往往是為了道德判斷找理由，他以「辯護律師」形容人類的推理機制，律師往往只是為客戶辯護而非事實的真相。心理學家 D. Perkins 有關日常推理思考的研究亦發現，通常人會先選擇立場，再來找出支持立場的證據；而有關特定動機推理思考的研究也指出，人們會一面倒地只尋找支持自己的證據。¹⁶⁴

許多心理學的實驗研究發現，在評估自我的時候，我們對別人的評估通常都很精準，但對自己的評價卻常扭曲真實，例如 N. Epley 以及 D. Dunning 在一項研究大學生慈善捐款的自我評估實驗中發現，學生通常會過分高估自己的善行，在判斷別人時，我們會依據對方的行為，然而在評估自己的時候，卻無法察覺到自己的行為其實是表裡不一¹⁶⁵，我們總是過分美化自己、自我感覺良好，其實是因為我們帶著玫瑰色鏡子看自己。

人都有主觀偏見，然而大部分人卻抗拒面對。E. Pronin 及 L. Ross 曾經企圖幫助人們克服偏見，卻發現人們對自己的評價經常容易自我膨脹，即便了解自己的偏見，卻仍然不願意改變評價，他們稱之為「素樸實在論」（naïve realism）：我所看到的世界就是真實世界，別人也應該跟我有一樣的想法，如果不是這樣，

¹⁶⁴ Haidt, J., 《象與騎象人》，頁 112-113。

¹⁶⁵ Haidt, J., 《象與騎象人》，頁 115-116。

這代表別人是錯的、是別人沒有認清事實、是別人的偏見所導致看法不同。¹⁶⁶

Haidt 認為每個人的眼裡都有自己看不見的梁木，使得我們對多元的道德基礎有不同的看法與選擇，一旦我們做出選擇支持或反對某項道德價值，表示選擇了加入某種價值陣營，而當相同價值的人聚集在一起形成團體，根據群擇理論，團體競爭是一種狹隘利他論，亦即團體的道德規範使得我們對內凝聚，然而，團體間也會因為競爭關係而加深隔閡與偏見，形成團體間彼此對立與社會衝突。

¹⁶⁶ Haidt, J., 《象與騎象人》，頁 121-122。



貳、團體正義感的多元衝突

道德基礎理論認為，人與生俱來擁有基本五項道德基礎（後增為六項）作為培養道德觀基本能力，然而，Haidt 認為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們對這五項道德基礎的重要性與排序也開始轉變，我們的正義感也因為所選擇倚重的道德基礎不同而分歧。

歐洲社會從中古世紀邁入現代化國家之後，隨著財富、流動性、技術、教育和文化的多樣性發展，賦予越來越多個體自主能力選擇，而削弱集體的社會約束力以及人們與歷史的依存關係。在許多現代化的社會中，我們會發現道德的培養越來越重視關愛、公平等前兩項道德基礎，而關於忠誠、權威、聖潔的道德則是日趨沒落¹⁶⁷。

Haidt 將關愛與公平道德基礎歸類為「現代化」以及「個人自主型」的道德基礎，而將忠誠、權威、聖潔歸類為「傳統的」以及「社群連結型」道德基礎，他認為現代與傳統的道德衝突若以道德基礎理論來看，可以區分為「兩項基礎」與「五項基礎」所組成的道德觀之間的衝突¹⁶⁸。這種道德觀的衝突在跨文化研究以及美國政治文化的研究都可以明顯看到。

在跨文化研究上，Shweder 早期在印度的研究發現，從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來看，大致可以區分為「個人自主型社會」以及「社會中心型社會」，個人自主型社會仰賴自主倫理的道德語言，倚重關愛、公平的道德基礎；而社會中心型社會仰賴社群倫理以及神聖倫理的道德語言，更顯著倚重忠誠、權威、聖潔三項道德基礎。Haidt 在比較巴西與美國的跨文化研究亦有類似發現，來自怪異（WEIRD）文化的人傾向個人自主型社會的道德基礎，而來自非怪異（WEIRD）文化的人則倚重更多社會中心型社會的道德基礎，更關注人際關係、群體和制度。

¹⁶⁷ Haidt, J., & Graham, J. (2009). Planet of the Durkheimians, where community, authority, and sacredness are foundations of morality.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bases of ideology and system justification*, 383-384.

¹⁶⁸ Haidt, J., & Graham, J., op. cit., p.384.

美國政治文化研究上，自由派與保守派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亦與「兩項」與「五項」道德基礎的正義觀衝突有關，Haidt 發現自由派主要倚重關愛、公平這兩項道德基礎，而保守派倚重全部五項道德基礎¹⁶⁹，然而，政治的分歧有更複雜以及多面向的因素，例如自由派的人也可能在環保議題重視潔淨的道德基礎，儘管如此，政治上現代與保守的道德衝突存在。Haidt 認為我們無法將人的正義觀進行明確分類，然而，透過「兩項基礎」與「五項基礎」的道德觀衝突仍可以提供一個基本的切入觀點，了解現代與傳統道德的差異¹⁷⁰。

在道德研究上，我們不會太在意不同文化之間的道德差異，反而是同一社群文化內的群體道德差異則是我們更該關注的目標，因為內群文化裡的道德差異更容易產生衝突，例如美國政治文化自由派與保守派的歧異與衝突，Haidt 更進一步透過道德基礎理論分析探討美國政治對立的原因。

¹⁶⁹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236-272。後續新增「自由／壓迫」的道德基礎則為兩大陣營共同注重的項目。

¹⁷⁰ Haidt, J., & Graham, J., op. cit., p.384.



參、美國政治自由派與保守派對立

政治的意識形態主要描述對於社會秩序的維持與目標抱持著一種信念，粗淺區分為左右兩派，主張要維持目前的秩序屬於保守派，稱為右派，而主張要改變秩序則是自由派，稱為左派。Haidt 認為人類的意識形態最源頭來自先天性的基因，並歷經三步驟形成當前的意識形態¹⁷¹：

1. 基因製造大腦：對威脅的敏感程度、對經驗的開放程度，會初步構成我們的自由派或保守派態度。屬於天性使然。
2. 情境適應性：上述的基因天性依循著後天環境、文化脈絡與情境因素改變並調整我們的行為與價值觀。屬於依情境而調整的適應性措施，然而這個調整範圍仍不脫離其天生基礎。
3. 自我敘事：綜合的生命故事敘述，從對自己與他人陳述的過程中建構屬於自己的政治意識形態樣貌。

Haidt 以 McAdam 的人格三層次理論說明意識形態的產生方式，並進一步研究證實道德基礎理論做為上述第二層次的調節因子以影響個人政治意識形態建構確有關聯，他認為傳統探討政治意識形態的差異主要研究人格特質作用，然而這種方式乃侷限於個人主義觀點，應該加入社會共享意義與社會認同的觀點，去看待不同政治意識形態的差異，透過道德基礎理論的剖析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美國政治文化分為兩大群體：自由派與保守派。一般而言，自由派崇尚自由主義，重視自由與平等，關心個體權利以及政府行使公權利以促進社會資源平等分配¹⁷²；相對來說，保守派就顯得難以定義，人們普遍認為保守主義起源於對自由主義提倡變革的因應，因為不同的社會而有很大差異，使得保守派的內涵也不同，整體而言保守主義的特色不外乎維持現狀，維繫長久存在的既有體制、規範與傳統，對於人性的不信任與悲觀，使其相信強大社會體制的約束與限制是必要的¹⁷³。

¹⁷¹ Haidt, J., Graham, J., & Joseph, C., op. cit., p. 110-111.

¹⁷² Haidt, J., & Graham, J., op. cit., p.385.

¹⁷³ Muller, J. Z. (1997). What is conservativ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Conservatism: An anthology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from David Hume to the present*, 3-31.

在美國有許多種自由派與保守派的涵義，然而，政治兩極光譜仍然提供一個大致的區別。多數人都認為，自由派看似合乎道德，為了和平、少數族群、弱勢權益可以走上街頭，而代表保守派的共和黨往往支持戰爭、大企業、種族歧視、福音教會的黨派，自由派的人不明白為何理性的人會自願擁抱邪惡的黨派¹⁷⁴，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

長期以來這兩大群體在政策立場各有相異的觀點而彼此對立，Haidt 發現這類文化戰爭其實源自於兩大群體在道德基礎的不同，也因為這些差異形成各自的正義價值觀，Haidt 試圖以道德基礎理論說明了差異的根源，並提供化解歧見的方法。

Haidt 與 J. Graham 在 2007 年透過道德基礎問卷，初步蒐集美國政治自由派與保守派兩群人的道德相關性測量，發現政治意識形態分別為極端自由派與保守派的人，在進行道德判斷時分別倚重不同的道德基礎，在初步的道德基礎項目中，自由派的人傾向以「關愛」、「公平」作為道德價值判斷的依據，並認為「內群」、「權威」、「聖潔」與道德的相關性較低，而保守派則是認為五項道德基礎幾乎同等重要並且影響其道德判斷（圖 5）¹⁷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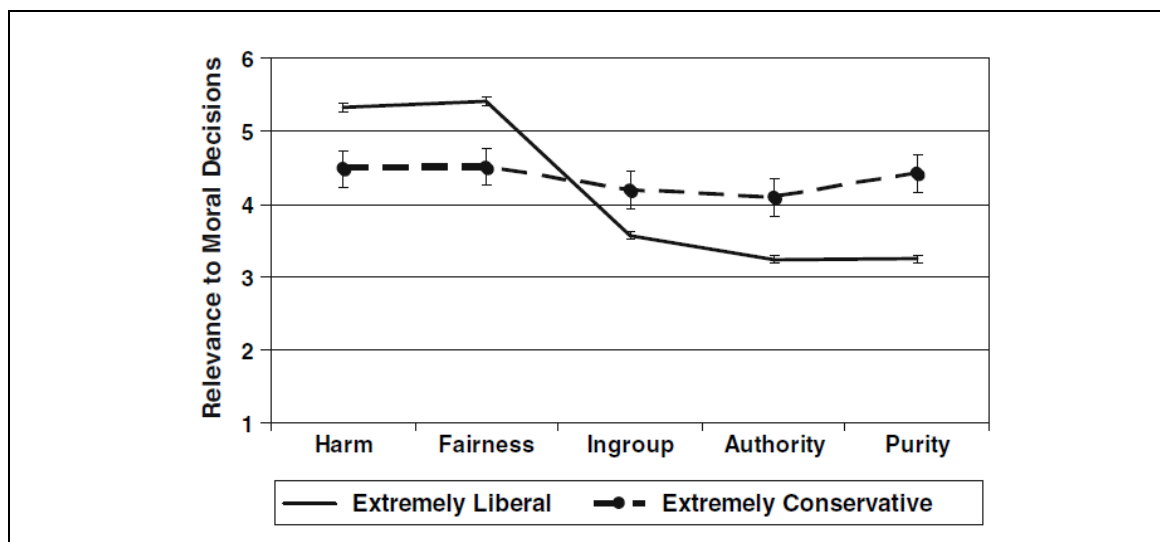


圖 5 極端自由派與保守派的道德基礎傾向與相關性分析

資料來源：Haidt, J., & Graham, J. (2007). When morality opposes justice: Conservatives have moral intuitions that liberals may not recognize.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0(1), 98.

¹⁷⁴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171。

¹⁷⁵ Haidt, J., & Graham, J. (2007). When morality opposes justice: Conservatives have moral intuitions that liberals may not recognize.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0(1), 98-116.

Haidt 與 J. Graham 以及 Nosek 後續進行更大規模的問卷蒐集與研究¹⁷⁶，並於 2009 年證實上述的看法。首先進行道德相關性測量，發現如同先前的預測，可以看到不管政治意識形態是傾向自由或保守派，大致都同意「關愛」、「公平」都是影響自身進行道德判斷的依據，然而，最上方這兩條線的趨勢是往下的，意即自由派相較於保守派更重視此兩項道德基礎，而另外三條線則是往上的趨勢，代表保守派除了在乎「關愛」、「公平」之外，也很重視「內群」、「權威」、「聖潔」這三項道德的表現，反之，越是傾向自由派的人對這三項道德基礎的倚重程度越低。因此，我們可以說自由派的道德觀由兩項道德基礎構成，而保守派則為五項，這兩群人最主要的差異則來自「內群」、「權威」、「聖潔」這三項道德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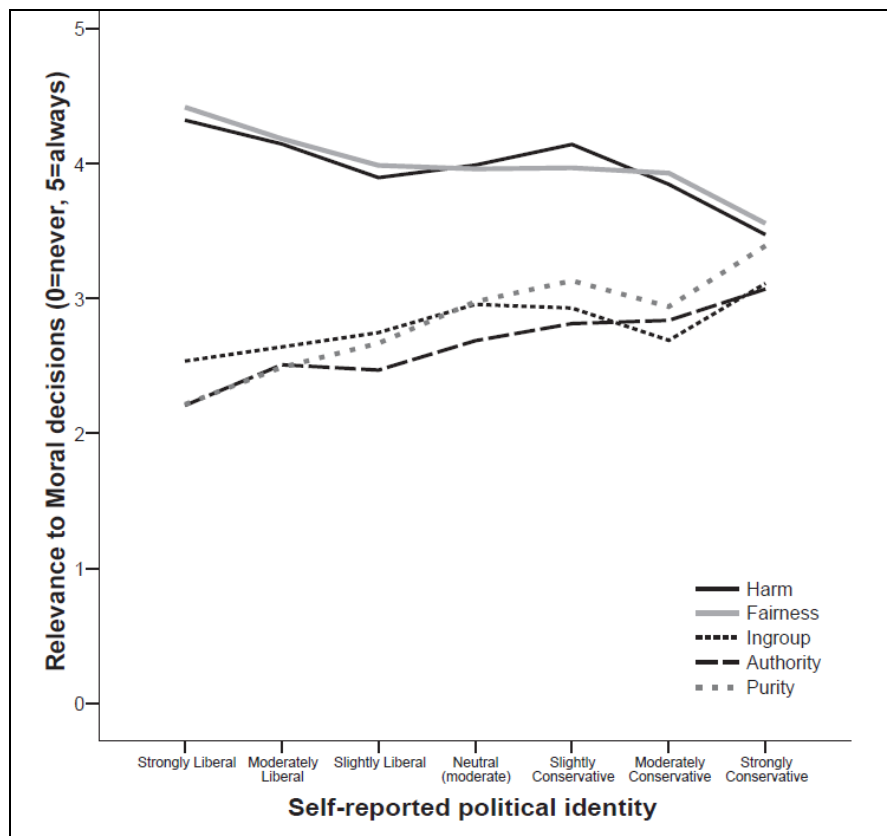


圖 6 道德基礎與政治認同傾向的相關性分析

資料來源：Graham, J., Haidt, J., & Nosek, B. A. (2009).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rely on different sets of moral found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6(5), 1033..

¹⁷⁶ Graham, J., Haidt, J., & Nosek, B. A., op. cit., p. 1029.

Haidt 同時進行另外的測量發現，當提出一些道德問題給受測者並詢問其「是否同意此論述與道德有關」時，會發現大部分人都同意與「關愛」、「公平」相關的是道德議題，而越傾向保守派的人越能廣泛地認同「內群」、「權威」、「聖潔」的議題也是屬於道德議題¹⁷⁷，顯然保守派關注的道德議題更廣泛多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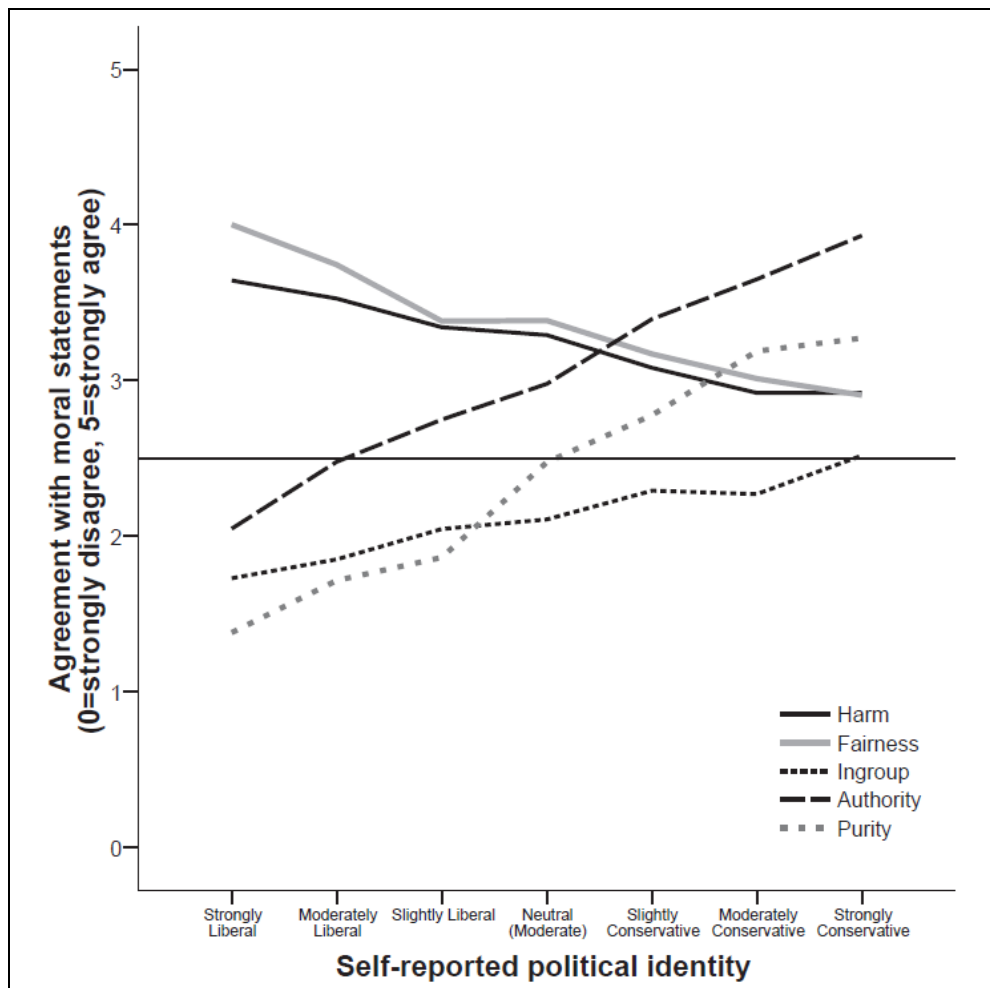


圖 7 道德基礎贊同程度與政治認同傾向的相關性分析

資料來源：Graham, J., Haidt, J., & Nosek, B. A. (2009).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rely on different sets of moral found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6(5), 1036..

¹⁷⁷ Graham, J., Haidt, J., & Nosek, B. A. , op. cit., p.1029.

另一項有關違反道德禁忌的測量，若以金錢衡量願意違反道德禁忌的代價時，受測者會針對不同的道德項目有怎樣的開價程度？結果顯示大部分人通常不願意輕易違反有關「關愛」、「公平」的禁忌，然而，越傾向自由派的人則認為若要他們違反「內群」、「權威」、「聖潔」相關的禁忌並沒有太大的困難¹⁷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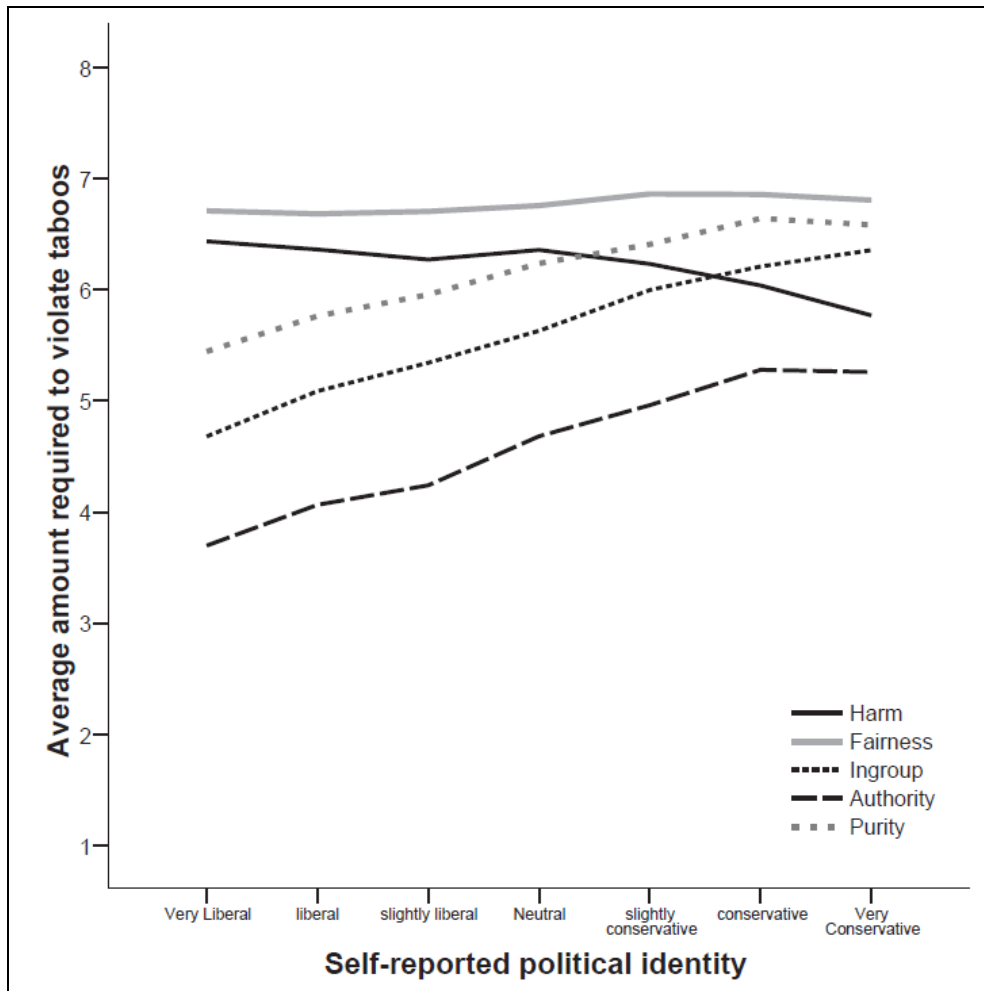


圖 8 違反道德禁忌的代價與政治認同傾向的相關性

註：受測者願意違反道德禁忌的開價金額，測量尺度 1=免費、2=10 美元、3=100 美元、4=1,000 美元、5=1 萬美元、6=10 萬美元、7=100 萬美元、8=多少錢都不願意。資料來源：Graham, J., Haidt, J., & Nosek, B. A. (2009).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rely on different sets of moral found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6(5), 1038..

¹⁷⁸ Graham, J., Haidt, J., & Nosek, B. A. , op. cit., p.1029.

總結上述的測量，政治意識形態自由派與保守派顯然在道德基礎的運用上有不同看法，自由派的道德觀倚重兩項道德基礎：「關愛、公平」，而保守派則倚重五項道德基礎，自由派的道德觀傾向個體自主型，而保守派的道德觀則多了社會連結型的道德基礎成分¹⁷⁹。Haidt 持續改善道德基礎問卷的內容，並建立網站（www.YourMorals.org）蒐集來自世界各地的問卷調查，截至 2011 年底已經蒐集了多達 13 萬受訪人次的資料，呈現出的結果亦與先前的測量雷同¹⁸⁰。

傳統研究社會正義的學者往往將正義視為公平，若以此觀點來看待，自由派的道德觀有一半屬於正義的成分，而保守派更廣泛的道德觀反而稀釋了正義成分而僅剩五分之一，這也是為什麼人們經常認為保守派所認同的價值與政策立場經常顯得不是那麼正義，並且很難受到自由派認同¹⁸¹。

自由派關注「個人自主型」的道德基礎，原因來自其認同的社會願景是符合 J. Mill 的社會契約模式，想像社會是一個由個體協約所組成的團體，所有個體都是平等、自由並尊重彼此的權利，而社會契約如同 J. Mill 在《自由論》（On Liberty）所寫：「唯有在避免他人受到傷害的前提下，方能有正當的理由對文明社會的任一成員（在違背其意願下）行使權力。」¹⁸²因此，自由派的社會道德觀只倚賴「關愛、公平」，會對殘忍不公的行為感到困擾並試圖解決。

保守派的道德觀多了「社群連結型」的道德基礎，則是因為其認同的社會願景是符合 Durkheim 所敘述的社會共同體，想像社會是由階層分明的家庭、團體、以及其他社會制度所組成，個體一出生即處於這些框架約束之中，這些約束同時也是依附，Durkheim 認為人類有所約束與依存正是守護人類避免脫序危機的重要關鍵，個體生存於一個穩定的社會網，節制自我、重視義務並忠於團體，才是實踐理想社會的方法¹⁸³。因此，保守派除了倚賴「關愛、公平」維繫社會之外，還需仰賴「內群」、「權威」、「聖潔」的道德基礎來支撐整體社會秩序。

¹⁷⁹ Graham, J., Haidt, J., & Nosek, B. A., op. cit., p.1029.

¹⁸⁰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244。

¹⁸¹ Haidt, J., Graham, J. op. cit., p.98-116.

¹⁸²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250。

¹⁸³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251。

Haidt 與 J. Graham 以及 Nosek 後續的研究，使用道德基礎理論來檢驗自由派與保守派如何看待對方所持有的道德觀，發現不管是自由派、中立派、保守派，均呈現態度比實際誇大的成分，亦即各派在判斷對方時會因為誇大而形成刻板印象，只是誇大程度有所不同，並且自由派的誇大程度比保守派多，相對來講保守派對自由派的印象較接近實際¹⁸⁴。兩派的差異來自對「忠誠」、「權威」、「聖潔」三項道德基礎有不同的看法，自由派想解放，從權威、法律與傳統中解放，為底層受壓迫的人發聲；保守派想維持秩序，即使必須犧牲部份底層的人也在所不惜，因為他們理解秩序要建立不容易，要打破卻很簡單¹⁸⁵。

此外，有關「公平」的道德基礎，Haidt 在後續的研究進一步釐清自由派與保守派的不同看法。每個人都在意公平，卻分為兩派，在自由派眼裡，公平往往意味著平等，但是在保守派眼裡，公平意味著比例－獲得的報酬依據貢獻的比例。即使按比例肯定會造成收入不平等，還是依該按照比例¹⁸⁶。自由派的平等除了互惠之外更重視對抗階級的不平等與壓迫，因此 Haidt 後續修正道德基礎理論，納入第六項道德基礎為「自由／壓迫」，而將「公平／欺騙」的內涵調整為比例式平等。如此，自由派所重視的道德基礎可歸納為三項：「關愛」、「公平」、「自由」，而保守派所重視的道德基礎則為六項全部。

整體而言，道德基礎理論描繪區分美國自由派與保守派的正義觀點，Haidt 發現道德心理學者大多是自由派，很少宣稱自己是保守派，因此很容易誤解或低估保守派的道德價值觀，並且將他們的行為動機看成是出於潛意識的恐懼¹⁸⁷。至於 Haidt 如何評價其各自的正義觀優缺，下一章將從當代政治哲學的正義理論爭辯提供更多觀點。

¹⁸⁴ Graham, J., Nosek, B. A., & Haidt, J., op. cit., p.e50092.

¹⁸⁵ Haidt's speech on TED TALKS (2008), 〈The moral roots of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網址：https://www.ted.com/talks/jonathan_haidt_on_the_moral_mind?language=zh-tw。檢索日期：2019/4/16。

¹⁸⁶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213。

¹⁸⁷ Haidt, J., op. cit., p.291.

第三節 Haidt 的正義觀



Haidt 闡述的正義觀很大程度是為保守派的正義觀進行辯護。他分析認為美國的政治自由派僅仰賴關愛、自由、公平三項道德基礎，保守派仰賴全部六項道德基礎，¹⁸⁸保守派擁有更多的道德基礎是自由派所欠缺的，也使得自由派對於保守派有較大的誤解，因為在自由派的社會契約裡，無法理解社群連結型道德的意義，他們把保守派重視的階級、認同傳統權威、限制個人自主等行為看成是可憎的¹⁸⁹，並認為代表保守派的共和黨往往支持戰爭、大企業、種族歧視、犧牲弱勢、福音教會的黨派。

然而，Haidt 試圖為保守派的正義觀平反，他主要釐清兩個觀念：其一，傳統主流的道德價值認為正義即公平，而保守派的道德基礎公平僅是構成其正義觀的五分之一內涵，自然比不上自由派看似正義，一旦我們從多元的角度看待道德、放寬道德的界線，對於保守派我們就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同理，這也是他極力拓展多元道德的主要重點；其二，Haidt 他區分了保守派與傳統保守主義的差異，過去他曾經以為保守派即保守主義，亦等同正統主義、宗教信仰、否定科學等價值，然而，他藉由 Jerry Muller 的《Conservatism》（保守主義）一書重新了解保守主義不必然等同守舊作風或反啟蒙，特別是當代的保守主義也可能是站在啟蒙的根基上更務實、科學地批評啟蒙資產，保守派與自由派同樣都希望讓世界變得更美好¹⁹⁰。

基於此，他大量沿用 Durkheim 的社會學觀點，重新理解保守派關於忠誠、權威、聖潔的道德基礎相關意涵。Durkheim 說：「社會並不是由個人累加而成，個人也不是帶著固有的道德走進社會裡。正因為人生活在社會裡，他才會成為一種道德的存在，而道德是由群體團結構成的，也伴隨著群體團結的變化而變化，假如所有社會生活都蕩然無存了，那麼道德生活也會跟著一同消失，因為他再也沒

¹⁸⁸ Graham, J., Haidt, J., & Nosek, B. A., op. cit., p.1029.

¹⁸⁹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251。

¹⁹⁰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425-426。

有依託的物件了。」¹⁹¹，Haidt 也認為人是鑲嵌於社會之中，人類的繁盛仰賴社會秩序的維繫以及共享意義，因此，團結的根源即道德，個體透過外在的社會事實包含宗教、習俗、法律、家庭等規範達到利他與自我控制，使得團結的社會秩序得以維繫，唯有社群存在才有道德與正義可言，Haidt 認為「忠誠、權威、聖潔」這三項道德基礎正是在社群凝聚向心力的過程中扮演關鍵作用¹⁹²。

Haidt 也肯定保守派多元的道德基礎能帶來好處，他認為保守派關注的社群連結型道德基礎（忠誠、權威、聖潔）能產生較多的「強健型連結」與道德資本，亦使得在選舉過程中更能團結支持者，而保守派因為有更廣泛的道德基礎，使得選舉時保守派能運用六項道德基礎分別對選民進行訴求，相較於自由派僅只能在「關愛」、「公平」議題上進行選舉訴求操作，使得越來越多西方世界的選舉更容易發現保守派的候選人越來越佔有優勢¹⁹³。

自由派主張的社會傾向對傳統規範的解禁與開放以平等包容不同的社會團體，而保守派主張個人與社會群體相互依存密不可分，我們應該努力維繫社會的共同價值與認同，然而兩派各自有其優缺點：自由派的缺點是忽略道德資本，例如：提倡移民和族群的多樣化、消除界線，然而這些做法卻也減少社會資本，使得自由派的改革常常造成反效果；而保守派強調傳統體制的外在規範引領社會秩序的重要性，較能從所建立的道德資本獲利，但重集體卻容易忽略弱勢的個體受到掠奪的問題，不願意承認體制需要與時俱進及創新。¹⁹⁴

Haidt 認為道德應以建立共同道德秩序為目標，至於何種道德秩序才是最佳，Haidt 的理論並無從提供答案，而這一規範性問題，Haidt 建議可以從傳統規範理論義務論與效益論來思考，Haidt 認同效益論較能解釋多元道德的主張，只是在尋求最大福祉的時候，除了個體利益之外，應該納入 Durkheim 的社會觀點，一併思考群體的效用。¹⁹⁵

¹⁹¹ Durkheim, Emile, op. cit., p.317.

¹⁹²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398-400。

¹⁹³ Haidt, J., & Graham, J. op. cit., p.98-116.

¹⁹⁴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431。

¹⁹⁵ Haidt, J.,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400。

Haidt 對道德的提問始於道德之於維繫社群的目的，也是將道德視為工具，以問題導向的方式地尋求道德解方，而最終他認為透過效益論計算整體社群的幸福作為達到社群共識的方法，自始至終都不難看出啟蒙理性後的自由主義思想對 Haidt 的重要影響。然而，對於多元道德的理解，包含為美國保守派的辯護，Haidt 採納 Durkheim 的社會團結論觀點，認為保守派對「忠誠、權威、聖潔」傳統道德的堅持帶來了社會凝聚力與穩定性，增加有形的社會資本，如：建立更緊密的網絡、義務、信任以及社群訊息流通；無形的社會資本：如身份的建構、人類生命的意義等¹⁹⁶，而關鍵來自於個體對群體無私的犧牲奉獻。

學者曾國祥關於社群主義學者 Sandel 的研究指出，當代的社群主義最關切的問題不是在證成社群的最高價值，而是在指出人類行動性的完整展開，必須重視社群或傳統的培基（empowerment），如同 Michael Oakeshott 關於哲學保守主義的描述，他認為這是一次保守主義的轉向，過去保守主義強調應該保留社會的基本規範，通常是表現在權威、忠誠與傳統，由社群統攝並決定所有人的善觀（concepts of good），個人服從於權威決定的善觀，並致力扮演好社群成員的角色義務，而當代的社群主義主要是反思檢討啟蒙資產所帶來的問題，批判西方世界過分強調個人主義、自由、理性與民主治理等，社群主義的批判相較於自由主義，多了歷史文化社群的背景脈絡，是一種歷史性個人主義的觀點，強調反思個人與權威、忠誠或傳統的聯繫關係隨著歷史而改變，個體如何透過 Aristotle 的實踐智慧達成善與德行。¹⁹⁷

本文認為，曾國祥對於 Sandel 的評論用來描述 Haidt 為保守主義的道德基礎所做的辯護，似乎也是可行的。Haidt 認為五項道德基礎全部都是用來促進社群的和諧生活，而社群連結型的道德基礎展現了個體自我控制的最高美德¹⁹⁸，Haidt 為美國保守派辯護，並非藉此證明社群主義優於自由主義，而是藉此彰顯個體的道德價值與意義透過在社群中的自我規範方能彰顯。

對於正義，傳統的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爭，凸顯了個體自由與社會共同體

¹⁹⁶ Haidt, J., & Graham, J., op. cit., p.397-398.

¹⁹⁷ 曾國祥（2003）。〈論沈岱爾之行動性理論：一個哲學保守主義的重塑〉，《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6 期，頁 70-73。

的相互重要性，自由主義的精神在於個體自由解放與理性，社群主義的要義在於社會的共享意義與整體秩序，Haidt 以道德基礎分析美國自由派與保守派的正義觀，再次凸顯了這兩種正義觀點各自的重要性，Haidt 將道德直覺的內在心理機制分析運用在外在道德社群的生活方式，重視個體的先天性基礎，同時也強調群體的社會意義建構，並且在群體中展現個體無私奉獻的道德情操，Haidt 的正義觀正是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綜合呈現。

¹⁹⁸ Graham, J., & Haidt, J., op. cit., p.145.

第四節 小結



雖然 Haidt 起初質疑道德心理學理性論的主張開始他一連串的道德基礎理論研究，然而，他從功能主義的角度定義道德，亦延續著理性論的框架，認為道德不再是美德清單或是品味，道德有其工具性目的，是為了抑制私慾以促進人類和諧的群體生活。就演化理論而言，人類基因是自私的，但團結需要犧牲奉獻，人類如何又自私又無私？道德即為關鍵。傳統的道德理性論認為道德可以確保互惠互利的個體合作，表面上是利他，本質卻是自私，而形式上則是將人視為單獨的個體存在於社會；然而，Haidt 卻發現，道德有更深入的集體層次作用，當個體融入群體時，人類可以做到真正的無私奉獻，從而產生道德資本，道德資本作為一種強健型連結，並凝聚向心力，有助於為群體帶來利益。其中，宗教信仰的歸屬感，即是啟動團體感並達到個人無私奉獻的過程。

然而，團體感對內產生凝聚，對外卻產生排斥及對立，當我們選擇進入團體，團體感所帶來的無私奉獻利他精神是僅限於團體內的，是一種狹隘利他，而團體間的競爭使得我們與外部團體處於敵對狀態。

人的主觀意識以及多元道德使得我們彼此擁有不同的道德觀並形成多元的團體，然而，正義是一種多元道德價值的選擇，我們一旦我們加入團體、選擇信仰特定價值的時候，團體感的凝聚作用會使我們的道德觀更鮮明與純粹，另一方面也使得自己著迷於自己的正義觀，很容易變成一種自以為是，並帶來與其他價值的對立與衝突。

Haidt 發展道德基礎理論拓展了道德內涵，同時又以美國政治意識形態探討道德價值的基本差異，傾向個人自主型的自由派與社群連結型的保守派，因為各自倚重不同的道德基礎，使得在政策立場上的價值互異甚至形成政黨對立衝突，Haidt 認為各自陣營都認為自己的道德觀代表終極正義正是社會衝突的來源，而差異在於對社群型道德基礎的誤解，因此他致力於為其辯護，重申傳統道德價值的道德資產，正義不該是侷限特定的道德價值，而是拓展多元道德視野，並透過個體自由與社群團結同時展現出來。

第五章 Haidt 道德基礎理論對台灣政治及社會議題的

啟示、理論當代意義及反思



第一節 對台灣政治及社會議題的啟示

壹、解讀 2018 年九合一選舉

2018 年的九合一縣市長選舉，民進黨以中央完全執政之姿在地方選舉大敗，傳統的政治評論及分析都認為，民進黨因為多項政策爭議與執政不力，才會使得失望的支持者以選票教訓的方式表達不滿，就選舉投票分析而言，回溯型的投票策略固然是影響選民投票的因素之一，然而，本文認為，參考 Haidt 的道德基礎理論以及他對美國政治分析的一些看法，從道德面向來看，這次選舉綁了十項公投議題，在某種程度亦影響了選舉結果。

Haidt 分析認為美國自由派倚重 2+1 項道德基礎（關愛、公平、自由），而保守派倚重全部 6 項（關愛、公平、自由、權威、忠誠、聖潔），這使得保守派在選舉策略上可以運用 6 項工具對選民進行議題的訴求，而在選舉上容易佔有優勢，而實際上，美國共和黨川普的當選也印證了這個推論。

台灣這次的選舉是公投法修正之後的第一次大選綁公投，因為條件的放寬使得各利益團體紛紛加入提案。公投議題這次共有 10 案，討論度與爭議最高的同性戀議題（包含同性婚姻以及同志教育納入國民教育）就佔了 5 項，大致上，反同派以宗教團體為主，護家、愛家為口號，訴求維繫文化傳統以及婚姻家庭倫理價值，其不反對同性戀者相愛，而是反對修改現行的民法的婚姻定義，認為此舉將裂解婚姻、破壞傳統家庭倫理秩序，在宗教信仰上亦是違背了教義，並且同性婚姻無法繁衍後代將危及人類永續生存，整體而言，重視維繫傳統、倫理秩序、家庭忠誠以及宗教信仰等訴求，在在都指向社群連結型的道德基礎。另一方面，贊成同性婚姻平權的團體則訴求個體有平等相愛的自由，亦是憲法保障的權利，因此婚姻不應該因為相愛對象的性別而在法律上有差別對待，反對歧視壓迫、保護弱勢及少數、以及個體的自由平等權利，則反映出個人自主型的道德基礎。

對於性平教育上，反同派則是站在保護兒童的立場，認為應該為兒童篩選育內容，避免過早接觸有爭議的同志教育，表現出一種家長式的權威指導，對於兒童自主能力則是消極不信任，傾向保守派的道德基礎；另一方面，贊成性平教育納入同志議題的一方則是認為提供給兒童正確的性別教育則有助於其對性別平等的認識、更能自我保護，反映出一種對兒童的關愛對兒童自主能力的積極信心，傾向自由派的道德基礎。

比較國內兩大政黨國民黨與民進黨在公民投票有關同性婚姻議題的立場，國民黨多數的黨政要員與民意代表表達與反同團體意見一致，並在選舉過程中積極透過文宣以及各種管道對選民進行反同訴求，而這些訴求內容中，他們並非反對基於自由與平等的個體相愛權利，而是表達對維繫傳統家庭倫理價值所做的努力，在道德基礎上，除了關愛與公平之外，更多了權威、忠誠、聖潔的運作，使得較容易觸及選民的需求，而民進黨支持同性婚姻的立場，僅能從關愛與公平對選民進行道德訴求，這也使得民進黨在這次的公民投票選戰策略中顯得消極。

Haidt 指出我們的道德感是來自情緒，而在移情與投射的作用之下，對我們議題的態度也會影響到我們對於政黨態度甚至個別候選人，最終反映在選票上。由此分析，本文提出道德觀點解讀 2018 年的大選結果民進黨大敗，公民投票的選戰策略操作影響了道德基礎與道德情緒，也間接影響了民進黨各選區候選人在獲取選民的支持上相對困難。此外，台灣的政治光譜傳統上以統獨、藍綠區分，並沒有如同美國自由派與保守派的截然二分法，但直觀上我們會認為民進黨通常代表改革進步價值，而國民黨則是代表維繫傳統秩序與保守價值，這次公民投票議題的操作，從 Haidt 的道德基礎理論分析兩黨的道德語言，亦印證了我們的直觀觀察。

總結而論，自由派相較於保守派有較少的道德基礎，也使得在選舉上議題訴求的運用上較為不利，本文從道德基礎理論推論台灣 2018 年的縣市長選舉代表自由派的民進黨大敗原因，推論上似乎可行，然而實際是否真如推論所說，更需要相關數據佐證，然而，無論如何道德基礎理論提供了一個實用的觀察工具藉以評估彼此的道德差異，同時，也提醒我們不可忽視道德在政策與選舉上所帶來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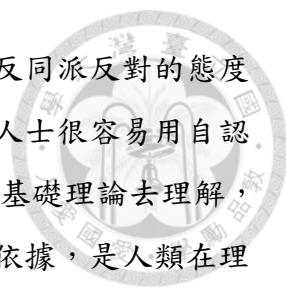
貳、國內同性婚姻議題爭議

台灣的同性婚姻平權法案在同運團體的爭取以及民進黨在國會多數的支持下完成立法，然而從公投結果來看，社會對同性婚姻的看法分歧並未消散。Haidt 認為社會的分歧與衝突往往是來自道德觀的差異，本文試圖從道德基礎理論檢視同性婚姻的正反兩方立場及各自的道德觀。

綜觀前陣子台灣社會有關同性婚姻的爭論，若從贊同的一方來看，同運人士訴求的是婚姻平權、相愛自由等價值，認為性向天生，反對少數及弱勢受到歧視與壓迫，他們認為自己是在爭取自己應有的權利，並不影響其他非同性戀者，不明白為什麼要受到其他非同性戀者的反對與禁止，呈現出關愛、公平、自由的個人自主型道德基礎，此外，在有關社群的道德基礎面向上，他們爭取結婚的權利，是一種進入婚姻的概念，一旦結婚就必須對伴侶忠誠、對家庭負起義務，理論上與反同派的異性戀婚姻維繫家庭倫理價值並無二致，為什麼卻招致反對？

就同性婚姻議題而言，反同派是多數，因此對於議題立場的表達也相對主動積極並且屬於施加壓力的一方。反同派的立場認為，同性可以結合，但必須是另立制度以區隔而不是納入現行的婚姻制度與法律，因為一旦共用制度，對他們來說就是權利受到影響，而這個影響來自於重新定義婚姻，等同裂解婚姻的傳統價值。同性戀與異性戀婚姻究竟有何不同？對反同派來說，這個議題的討論最終會回到傳宗接代、繁衍後代的能力。

從道德的角度思考繁衍後代的議題，本文認為 Haidt 有關潔淨／墮落的道德基礎可以提供一些思考觀點。Haidt 從演化論探討人類為什麼會有聖潔道德基礎的原因發現，人類的對於骯髒的厭惡情緒以及對潔淨的需求，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人類為了區別人跟動物的不同，動物會死亡、腐壞，因此人類致力於尋求長生不死、永續生存的方法，然而人類肉體上終究會死，因此將不死的精神投射在宗教信仰上關於來世的看法上，而本文認為傳宗接代亦是一種出於永續生存的投射作用，這也解釋為什麼東方傳統觀念總是對於傳宗接代的議題如此看重。聖潔的道德基礎屬於社群連結型道德基礎，這也解釋為何反同派的人總是認為沒有生兒育女的婚姻如同沒有約束一樣，是脆弱而不穩定的。



筆者的個人經驗是，在同婚議題的爭論上，我們常會覺得反同派反對的態度是堅定的，然而說出的理由卻總是薄弱而無邏輯性，因此同運人士很容易用自認的理性邏輯去反駁這些反同派的論點，然而，若從 Haidt 的道德基礎理論去理解，許多看似毫無邏輯的道德論述，卻有其深層的情緒機制及演化依據，是人類在理性層次無法意識及理解的。因此 Haidt 認為唯有了解更多道德心理學，方能讓自己站在道德制高點去看待一切，就不會執著於自己侷限的道德觀。對於同性婚姻的議題，Haidt 的理論提供一個更開闊的思考方式與啟發，本文認為值得台灣社會在思考爭議議題時參採。



參、韓粉現象與庶民凝聚的力量


近年來的網路社群媒體發達，網紅政治的興起，有越來越多政治人物紛紛經營起臉書與直播頻道凝聚其支持者，形成網路政治粉絲團，透過網路上的互動發揮影響力。網路的特性使得訊息流通大量且快速，集結容易，並且在同溫層的效應之下，網路政治粉絲團的凝聚力顯得越來越高。Haidt 的道德研究指出，團體層次的道德作用，將使得我們更願意犧牲自我來成就團體，而使得團體更具有競爭力，然而他也指出，這種團體感是狹隘利他論，當我們對內越凝聚，對外就越敵對，這也使得團體之間彼此競爭發展更劇烈與極端。

Haidt 的團體道德觀察，在台灣近期的政治上似乎也得到印證。2018 年的縣長選舉，韓國瑜以黑馬之姿勇奪民進黨長期執政的高雄市，帶起一股韓流旋風，也培養出一群死忠的「韓粉」。隨著 2020 年的總統大選到來，在韓國瑜連續舉辦造勢活動之下，再次成功凝聚韓粉，並將自己推向 2020 的總統選舉之路。

本文認為，韓國瑜的成功，韓粉的高凝聚力與團結扮演著重要角色，可以看到在連續造勢的場合韓粉的高度參與，而在總統初選民調上，韓粉號召在家固守電話，亦催生出有利的民調結果。從網路的集結號召化為實際的行動，提升韓國瑜的競爭優勢，使其在國民黨的總統初選中勝出。然而，如同 Haidt 所說，團體能產生凝聚也能帶來外部對立，隨著韓國瑜的參選、韓粉的壯大，社會輿論化約為挺韓與反韓二股水火不容的勢力，引發不少爭議，例如對於反韓的政治人物或名嘴，韓粉除了號召網路留言謾罵之外，更以寄恐嚇信件的方式進行威脅，而商家也因為挺韓或反韓的政治立場受到韓粉的攻擊挑釁，社會氛圍隨著這種二元極化對立的現象而日漸衝突。我們發現在各個政治粉絲團之中，又以「韓粉」展現出的凝聚力與戰鬥力最為強大。

Haidt 的道德基礎理論區分出個人自主型與社群連結型道德，社群連結型道德有助於我們進入團體、對團體忠誠，而他更指出，在傳統社會、低社經階級或是保守派的人，越具有這樣的道德特性，使其更能忠於團體、與團體產生連結。

本文並無具體數據說明韓粉的組成特性，然而，筆者認為仍可以從國瑜的選戰訴求以及新聞評論大致描繪出韓粉的組成結構。我們發現，韓國瑜的支持者，



固然有一批不滿年金改革的退休軍公教，然而，更關鍵的是，韓國瑜一路從高雄選戰到總統初選塑造出的庶民政治與權貴政治鮮明對比的形象，其從北農總經理的角色出發，自稱「菜販」、關心農產品銷售，吸引了傳統農業縣的務農人口，而後他強調「一碗滷肉飯、一群礦泉水」打選戰，打著「莫忘世上苦人多」的口號吸引社會中低階層的勞工人口，特別是在他經常舉辦的造勢場合中，國瑜夜市的幾位攤商更是韓粉的代表性人物。有媒體形容韓國瑜現象代表的是一種「小人物出頭天」的投射作用。

本文認為，韓粉的組成中，退休軍公教是所謂保守派，而這些小人物則是代表中低社經階級，對照 Haidt 對這群人的道德基礎描述，認為其相較於自由派或知識精英份子，這些人更具有社群連結型道德基礎，這也不難解釋為何韓粉的凝聚力如此強大鮮明。

第二節 當代意義



Haidt 的道德基礎理論一方面重視個體心理機制的運作，另一方面藉由觀察外在社群的道德生活解釋當前的社會現象，前者的重點在於他發現了道德情緒與直覺與道德判斷的重要關係，喚醒了我們對理性認知以外的道德世界的認識，後者的重點在於他發展了道德基礎理論，作為一個量測工具，測量團體與人際互動之間的道德差異，當我們更精確地知道差異根源，就有可能化解歧見。

壹、對道德教育、人工智慧心靈的啟示

Haidt 的道德心理學研究始於對道德理性論的質疑，而從感官經驗的角度深入研究道德源自先天的情緒與直覺，並提出道德基礎理論，將道德的研究連結人類大腦及生理結構，理論建構的參採資料逐漸朝向生物學、腦神經科學等學門邁進，使得道德的心智研究有越來越具體化的趨勢。如同 Wilson 所預言，道德的研究將融入更多生物學與演化論。

Haidt 認為道德判斷的起源是先有情緒與直覺認知，而後才產生道德語言及推理，然而，我們通常僅認知到意識推理的層次而忽略了感官知覺的影響，他認為要改變一個人的道德判斷可以從影響感官情緒著手，這也提供未來道德教育的另類思考。當前我們的公民教育或通識教育著重道德知識的教導，是一種道德心理學傳統的認知發展論，然而，Haidt 的研究認為理性的學習道德不一定能帶來道德行為，而鼓勵道德教育不應該只是強調知識傳遞而是加入更多情境體驗與實作，透過親身經驗喚起感官知覺的作用，透過實踐練習道德，也符合 Aristotle 的美德實踐智慧。

心理學上認為人類的心靈（mind）是一種認知作用，包含意識與感覺，相較於意識的自主，感覺通常較難以自我控制，這也是為何憂鬱症病人常需要借用藥物控制情緒，Haidt 也曾經罹患憂鬱症，並藉由服用抗憂鬱症藥劑百憂解（paxil）達到良好的控制，這使他體悟到藥物確實能改造心靈變成更理想的狀態，如同對心靈進行美容。面對一個全新更好的自己固然值得歡喜，然而，Haidt 也質疑，這樣的改造過程否定人原先的人格與天賦，那麼我們存在的價值為何？究竟人生的意義是成為一個更理想的人（精進自己即便是利用藥物手段），或是充分發揮自

己原先的天賦（追求真理）¹⁹⁹？

當道德的探討從意識轉入感覺、生理結構的探索，是否也可以透過控制心靈進一步控制道德行為？當前人工智慧的發展結合大腦控制理論與資料理論對人類心靈進行深入探索，當共感技術、複製意識與感覺成為可能的時候，是否也可以複製心靈、創造出機器人心靈？當心靈數位化之後，人格與記憶可以任意複製、竄改與控制，我們又該如何認知自我？

Netflix 熱播的英國影集《黑鏡》第四季中的《暗黑博物館》，劇情描寫一座博物館裡面收藏著各式犯罪的遺物，其中一項是有關同步知覺的腦部儀器，能讓醫生同步感覺病患的痛苦，以便診斷病因與治療，然而這種共感技術卻引發對痛感上癮，造成醫生殺人與自殘的悲劇；另一項是有關意識移轉的醫學技術，透過手術可以將人類意識移轉到其他人或物體上，意識離開了原本的肉體不斷轉移宿主，人還能是人嗎？

《黑鏡》影集有更多諸如此類關於未來科技與道德反思的故事，當未來科技化為晶片植入我們大腦，原先的立意是科技輔助生活，希望藉此提高腦部效能、開發人類潛能，然而影片結局往往是挑戰道德禁忌與悲劇。

許多人認為觀賞《黑鏡》影集總是沉重，這正是因為它完美呈現了 Haidt 道德情緒研究，我們直覺感受到情緒並先一步做了道德判斷，即便我們仍不明白具體的原因是什麼，而 Haidt 的道德情緒與直覺研究將心理學推向更具體的生物科學與腦神經科學，將有助於我們重新認識心靈與大腦潛能之間的關係，在人工智慧如火如荼發展之際，也提供很好的啟發。

¹⁹⁹ Haidt, J., 《象與騎象人》，頁 73-79.

貳、將政治心理學推向新興的政治神經科學

Haidt 的道德基礎理論被學者稱為新綜合理論，揉合了演化論、生物學、認知科學、腦神經科學、人類學以及文化社會學等研究成果，其將道德基礎理論應用在美國政治文化的分析，探討自由派與保守派的道德差異在於對「權威」、「忠誠」、「聖潔」的社群型道德基礎的認知不同，更運用道德基礎理論解釋選舉策略差異與預測投票結果，同時他指出團體感的心理機制能夠使不同陣營的團體加深敵對，這也解釋了他所觀察到美國政治朝向極端化發展的現象。

道德基礎理論源於道德情緒研究，運用演化論以及更多腦神經科學證據將道德推進至更具體的生理結構探討，甚至運用在政治文化與社會衝突的分析，引起學界與政治界的關注，而當前有越來越多的研究亦從神經科學、心理學探討政治行為，成為新興的「政治神經科學（涉及政治科學，心理學和認知神經科學的跨學科研究）」，引起了學者以及大眾的興趣。

有學者指出，政治神經科學的研究到目前為止，關注在下列幾個領域：（1）種族偏見和群體間關係；（2）黨派偏見和積極的政治認知；（三）政治取向左右分歧的性質；（4）政治態度的維度結構。儘管這些主題是政治心理學家眾所周知的，但是神經科學中的模型和方法的應用已經重新引起了人們對它們的興趣，並產生了新穎的見解²⁰⁰。

在台灣以這種腦神經科學的方式來探討分析政治行為仍屬少見，道德基礎理論介於政治心理學與政治神經科學之間，本文試圖以其探討台灣的近期政治社會現象，亦發現有很好的解釋力與啟發，因此本文認為在政治神經學有更多研究成果之前，道德基礎理論能提供一個實用的、另類的分析工具，亦展現了其當代價值。

²⁰⁰ Jost, J. T., Nam, H. H., Amodio, D. M., & Van Bavel, J. J. (2014). Political neuroscience: The beginning of a beautiful friendship. *Political Psychology*, 35, 3.

第三節 反思檢討



關於道德與正義哲學的探討，Sandel 認為當代的道德內涵與過去 Aristotle 的時代有很大的差異，過去重視美德是追求政治社群的共善，社會應當先決定什麼是值得推崇的美德，每個人能適才適所地發揮專長與特質，正義是人人各得其應得。然而，當代的道德在啟蒙理性之後，從十八世紀的 Kant 到二十世紀的 Rawls 都認為正義不該建立在特定的美德上，而是尊重人人對良善的自主選擇，因此自由成為一種客觀中立的正義原則²⁰¹。自由主義者追求普遍客觀法則，在道德探討上有效益論與義務論的爭辯，無論道德行為是為了追求最大利益或是為了符合善意志，道德了變成達成特定目的的工具，而非目的本身。Haidt 在蒐集多元的道德語言時，也比較了 Aristotle 時代的多元傳統美德與當前主流的狹隘道德觀，他認為理性論者從道德兩難的問題情境設計實驗去研究道德，使得道德只存在於特殊情境，而追根究柢，Haidt 的這層思考其實與 Sandel 的想法類似，道德脫離了本身的目的而成為工具，Haidt 其實是批判這種將道德工具化的狹隘限縮觀點。

然而，即便 Haidt 的道德基礎理論拓展了道德的內涵，但他從演化論的觀點建構道德理論，使得他的道德研究無法脫離一種目的性工具的存在：道德是為了社群的和諧生活。

多元要達成和諧必須靠建立共識，對自由主義來說，共識是透過客觀正義的普世原則所形成的社會契約決定，而對社群主義來說，共識是存在於既定的社會事實，例如法律、規範、習俗、宗教等歷史文化長年發展的脈絡。Haidt 雖然避免提供道德上的規範性意見，但在尋求政治政策共識的考量上，他認為帶有 Durkheim 色彩的效益論是可行的方式，意即在加總個體最大利益的同時必須一併考量社會成為一個整體的利益，並且對「忠誠」、「權威」與「聖潔」等凝聚向心力的道德基礎抱持著開放的態度²⁰²。

本文認為，Haidt 的提問與解答帶有啟蒙理性自由主義的色彩，認為道德最終

²⁰¹ Sandel, M. J. (著)，樂為良 (譯) (2003)，《正義：一場思辨之旅》，頁 15-16。臺北市：雅言文化。

²⁰² Haidt, J.，《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頁 400。

作為社群達成共識的工具，以促成社會穩定和諧發展，或許他沒有明確知道共識如何可得，但他的道德基礎理論卻提供一個實用的分析工具，讓我們理解彼此的共識到底還差距多遠。

Haidt 對美國政治文化的分析明確示範了兩派之間共識的距離。保守派特有的社群連結型道德基礎（權威、忠誠、聖潔）一方面為保守派帶來道德資本的優勢，二方面卻形成自由派難以跨越的隔閡，Haidt 認為唯有兩相同理才能消彌差距，因此，他一方面推廣多元的道德，二方面鼓勵個人能加入多元的團體、政黨之間的跨黨派互動等做法，以分享互動拓展視野、培養道德謙遜並建立道德社群。

從 Haidt 提供的解決方案我們可以發現，他認為道德仍應以社群共同生活為目的，但在做法上肯定了個體建構道德社群的自主能力，個體將自我鑲嵌在不同的團體裡，在社群裡透過「自我規範」以抑制私慾、成就集體利益的過程，展示的是一種社群生活與個體自主性的共融，如同前述曾國祥對 Sandel 的評論，當代的社群主義是歷史性的個人主義，反思個人與傳統社群價值的關係隨著歷史而改變，在社群生活中亦可實踐 Aristotle 的美德智慧。

本文認為這段話開啟了當代的另一個重要的道德議題的探討：當前的網路社群興起，當我們花費越來越多的時間在虛擬社群上而取代實際的社交活動的時候，反思個人與虛擬社群的關係，我們該如何定義虛擬社群之於個體的價值意義？如何透過虛擬的社群生活培養道德謙遜與尋求道德共識，並且以 Aristotle 的實踐智慧達到善的目的呢？特別是當 Aristotle 認為美德必須靠實踐與日常的熟能生巧，而非只是知識理解，我們又如何能在虛擬的網路世界中養成或實踐道德？

網路與科技的發展讓我們更容易進入一個又一個的社群關係，我們與社群的關係不再是被動依附鑲嵌，更多是主動創建、選擇與加入，虛擬社群的互動也與實體社群有很大的不同，我們可以關注或封鎖特定對象，而透過分享功能與他人建立強連結的社交網絡，社群媒體的演算法機制在加權計算之下，我們更容易接觸到跟自身相似的訊息，同溫層效應之下與他人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大。

近期 Haidt 對於社會的觀察²⁰³以及其新書：《美國心靈的焦慮：何以好的意圖

²⁰³ 搜尋 Haidt 近期 twitter 訊息：<https://twitter.com/JonHaidt>。檢索日期：2019/09/15。

與壞的想法會造就一個世代的失敗》（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How Good Intentions and Bad Ideas Are Setting Up a Generation for Failure），也反映著對虛擬社群衝擊道德生活的關心與擔憂。他觀察到社群媒體的使用與誘發青少年的憂鬱症與自我傷害傾向有關，而社群媒體複雜的社交動態使得我們更難發現事情的真相與正義，政治團體受到社群媒體的同溫層效應而往兩極化發展，而這樣的政治氛圍在每個層面影響著美國社會必且加深社會的對立衝突。

社群媒體與虛擬社群生活對於 Haidt 所描述「跨越道德母體、培養道德謙遜與建構道德社群」，在在都是挑戰，Haidt 透過其道德心理學的研究持續關注這個議題，也值得後繼的學者深入研究。



第六章 結論與後續研究

本文闡述了 Haidt 的道德基礎理論與道德心理學研究並試著以其理論分析近期的台灣政治議題。

Haidt 認為道德判斷源於情緒與直覺，而情緒來自於演化的生理機制，因此主張人類有天生的道德直覺基礎，並且在後天文化學習的影響下發展成完整的道德觀，他進一步從人類學拓展多元道德直覺的內涵，認為人類內建的道德基礎應該包含關愛、公平、忠誠、權威、聖潔與自由等項目，道德觀由此組成，並隨著個人的差異而有不同，由此建構出一套「道德基礎理論」。

關於道德的社會性功能，Haidt 認為道德的演化目的是為了促進社群和諧生活，從演化論延伸至個體與群體雙重層次的道德探討，個體層次的道德行為通常是基於互惠的選擇性利他，然而，群體層次的道德行為卻可以無私的普遍性利他，後者的道德有助於強化群體的凝聚力，在傳統部落社會更容易觀察得到。然而，隨著社會現代化發展與個人主義興起，群體層次的道德式微。Haidt 認為道德發展面臨傳統與現代化的衝突，從道德基礎理論觀之，傳統道德重視全部的道德基礎，而現代化的道德僅重視傷害與公平，這種道德差異與衝突持續存在於跨文化與美國政治文化之中，並且隨著團體感的心理機制作用而加劇衝突與隔閡，Haidt 稱此為自以為是的正義，也是社會對立與衝突的根源。

為了調解道德衝突，Haidt 站在多元道德的思考，為美國保守派的道德觀辯護，他認為社群連結型的道德有助於建立道德資本，強化團體向心力與競爭力，與其說 Haidt 是為保守派辯護，不如說他是在為逐漸消失於道德舞台上的社群連結型的道德（忠誠、權威、聖潔）重新站上舞台，他認為這些道德內容應該如同其他道德內容一樣受到重視，並具體落實在我們的道德社群之中。

Haidt 的道德基礎理論作為一個描述性理論，縱使沒有提供規範性的作法建議，仍使我們更具體了解道德判斷的心理機制作用，以及不同群體彼此之間的道德差異，理論的發展與應用也持續在進行中，Haidt 期待透過道德心理學的學習，我們能夠對於道德情緒與直覺有所察覺醒悟，並且拓展原本狹隘的道德觀，同理他人的道德並培養道德謙遜，以促進更和諧的社群生活。

本文也將 Haidt 的道德基礎理論延伸應用分析台灣近期的政治與社會議題。2018 年的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囊括三分之二的地方首長席次，而民進黨大敗，以道德基礎理論觀之，本文認為選舉結果亦受到公民投票議題操作的影響；而台灣社會關於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爭議不斷，以及網路興起的韓粉現象與庶民政治，本文亦運用 Haidt 的道德基礎理論試圖解析其間的道德差異與衝突。

Haidt 的道德基礎理論與心理學研究的當代意義，在道德情緒的部分，Haidt 提供我們另類的道德教育啟發，使我們理解道德不僅僅是知識的傳遞，透過情境體驗與感官實踐或許更能培養道德行為，而道德心靈的探討結合當前的人工智慧科技，對未來人類心靈的改造提供了一些想像；在政治學研究的部分，道德基礎理論提供了新的政治行為解析途徑，並提示了未來政治神經學的發展方向，值得關注。

總結來說，本文認為 Haidt 的道德心理學特色在於不單只是研究個體，更應用在群體及社會文化分析，不單只是研究道德理性哲學，更提出了道德感官生物學的證據，而使得道德研究更具體可隨。本文認為當前的科技發展逐漸改變人類的生活型態，Haidt 的道德感官情緒以及道德的社群功能研究，對於當前的社會現象提供一些思考啟發，而未來的網路科技與人工智慧的發展，人類在科技的輔助協作之下，道德生活又會呈現何種樣態，是否將能發現更多道德基礎的天生證據以支持 Haidt 的理論假設，值得後繼學者深入探究。

參考文獻



壹、中文

- 文少司、丁道群（2015）。〈道德情緒如何影響道德判斷：完全差異化的觀點〉，《心理研究》，8期3卷，頁19-29。
- 朴珉洙（2015）。〈西方哲學中多元文化主義的幾點理論模式－泰勒、金裏卡及巴巴〉，《哲學與文化》，42卷5期，頁21-36。
- 吳豐維（2016）。《正義的激情》。新北市：華藝學術出版社。
- 李淳禾（2018）。〈羅爾斯與桑德爾之人性論〉，《萬能學報》，40期，頁1-9。
- 李彥儀（2008）。〈沈岱爾對羅爾斯的「道德主體」之批評〉，《鵝湖月刊》，392期，頁56-60。
- 貝淡寧、林曉欽、胡全威（2007）。〈社群主義對自由主義的批判〉，《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23期，頁1-45。
- 洪子偉（2016）。〈化解社會對立？海特的認知模型及其批判〉，《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58期：129-173。
- 祝愛武、馮建軍（2008）。〈當代西方社群主義與和諧社會道德教育〉，《比較教育研究》29卷4期，頁31-35。
- 姚大志（2008）。〈何謂正義：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和其他〉，《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48卷1期，頁45-51。
- 陳建綱（2016）。〈以激情解釋民族特性，以效益創造道德對話：休謨政治思想的一個側面〉，《台灣政治學刊》22卷1期，頁51-87。
- 徐平、遲毓凱（2007）。〈道德判斷的社會直覺模型評述〉，《心理科學》，30卷2期，頁402-405。
- 張夢圓、苑明亮、寇彧（2016）。〈論西方道德心理研究的新綜合取向：道德基礎理論〉，《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53期，頁50-59。
- 張明貴（1997）。〈自由主義評介〉，《哲學與文化》，24卷11期，頁1027。

梁灼婷（2009）。〈諾齊克對洛克權力理論的發展〉，《理論觀察》，2009 卷 4 期，頁 52-54。

黃光國（1998）。〈兩種道德：臺灣社會中道德思維研究的再詮釋〉，《本土心理學研究》，9 期，頁 121-175。

曾國祥（2003）。〈論沈岱爾之行動性理論：一個哲學保守主義的重塑〉，《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6 期，頁 65-114。

葉勝超、嚴建雯（2014）。〈雙加工理論下道德判斷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寧波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36 卷 3 期，頁 14-19。

趙正國（2002）。〈查爾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現代認同的形成》〉，《哲學門》，3 卷 2 期，頁 213-216。

劉志（2018）。〈道德發展理論的新突破：道德基礎理論解析〉，《外國教育研究》45 卷 335 期，頁 68-80。

潘建雷（2009）。〈為個人主義奠定社會基礎—讀 Durkheim《宗教生活基本形式》〉，《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6 卷 1 期，頁 81-87。

謝熹瑤、羅躍嘉（2002）。〈道德判斷中的情緒因素：從認知神經科學的角度進行探討〉，《心理學進展》，17 期 6 卷，頁 1250-1256。

謝柳芬（2008）。〈Durkheim「社會團結」思想解讀—讀《社會分工論》〉，山青青年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1 卷 2 期，頁 93-95。

謝遠筍（2019）。〈從當代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論牟宗三政治哲學〉，《哲學與文化》，46 卷 8 期，頁 171-185。

龔群（2003）。〈書評：阿拉斯代爾·麥金太爾《德性之後》〉，《哲學與文化》，30 卷 8 期，頁 175-178。

道德基礎理論網站：<https://moralfoundations.org/>。2019/1/20 檢索。

Durkheim, Emile（著）渠東（譯）（2002）。《社會分工論》。臺北縣新店市：左岸文化事業。

Duska, R., Whelan, M.（著），胡安德（譯）（1979）。《道德觀念的發展過程》。

臺北：光啟出版社。

Haidt, J. (著)，姚怡平 (譯) (2015)。《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臺北：大塊文化。

Haidt, J. (著)，李靜瑤 (譯) (2007)。《象與騎象人》。臺北：網路與書出版。

Kohlberg, L. (著)，單文經 (譯)，(1986)。《道德發展的哲學》。臺北：國立編譯館。


Ken Morrison (著)，王佩迪、李旭騏、吳佳綺、國家教育研究院 (譯) (2012)。《古典社會學巨擘》。新北市：韋伯文化國際。

Sandel, M. J. (著)，樂為良 (譯) (2003)，《正義：一場思辨之旅》。臺北市：雅言文化。





貳、英文

- 
- Anderson, S. W., Bechara, A., Damasio, H., Tranel, D., & Damasio, A. R. (1999). Impairment of social and moral behavior related to early damage in human prefrontal cortex. *Nature neuroscience*, 2(11), 1032-1037.
- Ent, M. R., & Baumeister, R. F. (2015).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guilt proneness affect how people respond to moral tradeoffs between harm avoidance and obedience to authori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74, 231-234.
- Graham, J., Haidt, J., Koleva, S., Motyl, M., Iyer, R., Wojcik, S. P., & Ditto, P. H. (2013). Moral foundations theory: The pragmatic validity of moral pluralism. In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47, pp. 55-130). Academic Press.
- Graham, J., Nosek, B. A., & Haidt, J. (2012). The moral stereotypes of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Exaggeration of differences across the political spectrum. *PloS one*, 7(12), e50092.
- Graham, J., Nosek, B. A., Haidt, J., Iyer, R., Koleva, S., & Ditto, P. H. (2011). Mapping the moral domai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1(2), 366.
- Graham, J., & Haidt, J. (2010). Beyond beliefs: Religions bind individuals into moral communiti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4(1), 140-150.
- Graham, J., Haidt, J., & Nosek, B. A. (2009).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rely on different sets of moral found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6(5), 1029-1046.
- Glenn, A. L., Iyer, R., Graham, J., Koleva, S., & Haidt, J. (2009). Are all types of morality compromised in psychopath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23(4), 384-398.
- Greene, J., & Haidt, J. (2002). How (and where) does moral judgment work?.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6(12), 517-523.

Gilligan, C.(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pp. 24-39,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idt, J. (2013). Moral psycholo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42(3), 281-297.

Haidt, J., & Graham, J. (2009). Planet of the Durkheimians, where community, authority, and sacredness are foundations of morality.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bases of ideology and system justification*, 371-401.

Haidt, J., Graham, J., & Joseph, C. (2009). Above and below left–right: Ideological narratives and moral foundations.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2-3), 110-119.

Haidt, J., & Graham, J. (2007). When morality opposes justice: Conservatives have moral intuitions that liberals may not recognize.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0(1), 98-116.

Haidt, J., Koller, S. H., & Dias, M. G. (1993). Affect, culture, and morality, or is it wrong to eat your do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5(4), 613.

Jost, J. T., Nam, H. H., Amodio, D. M., & Van Bavel, J. J. (2014). Political neuroscience: The beginning of a beautiful friendship. *Political Psychology*, 35, 3-42.

Koleva, S. P., Graham, J., Iyer, R., Ditto, P. H., & Haidt, J. (2012). Tracing the threads: How five moral concerns (especially Purity) help explain culture war attitude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6(2), 184-194.

Lukianoff, G. & Haidt, J. (2018). *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How Good Intentions and Bad Ideas Are Setting Up a Generation for Failure*. New York : Penguin Press.

Muller, J. Z. (1997). What is conservativ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Conservatism: An anthology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from David Hume to the present*, 3-31.

Shweder R. A., Much, N. C., Mahapatra, M., & Park, L.(1997). The “big three” of morality (autonomy, community, and divinity), and the “big three” explanations of suffering. In A. Brandt & P. Rozin (Eds.), *Morality and health*, pp. 119-169. New

York: Routledge.

Shweder, R. A., & Haidt, J. (1993). The future of moral psychology: Truth, intuition, and the pluralist way. *Psychological science*, 4(6), 360-365.

Schmidt, G., & Weiner, B. (1988). An attribution-affect-action theory of behavior: Replications of judgments of help-giv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4(3), 610-621.

Van Leeuwen, F., Park, J. H., Koenig, B. L., & Graham, J. (2012). Regional variation in pathogen prevalence predicts endorsement of group-focused moral concerns.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33(5), 429-437.

